

第五届现代汉语语法国际学术研讨会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Grammar (ICCCG5)**

# 会议资料

- 一、 会议日程.....1  
二、 大会报告与分组报告.....2-9  
三、 论文摘要汇编.....10-117

主办单位：香港理工大学

协办单位：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暨南大学、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香港

2009年11月

## 一、会议日程

时间			活动	地点
11月 27日	白天		与会学者报到	N001
	晚上	20:00-21:00	预备会议：主办、协办单位、秘书组会务组负责人	海逸都会
11月 28日	上午	09:00-09:40	开幕式	N001
		09:40-10:00	合影	平台台阶
		10:00-10:20	休息茶叙	平台
		10:20-12:20	大会报告	N001
	中午	12:20	午餐	南北小厨自助餐文康楼四楼
	下午	14:20-16:05	小组报告	N112\113\114
		16:05-16:25	休息茶叙	平台
		16:25-18:10	小组报告	N112\113\114
晚上	18:10	晚宴	李嘉诚楼14层	
11月 29日	上午	09:00-10:30	小组报告	M106/107/109
		10:30-10:45	休息茶叙	平台
		10:45-12:30	小组报告	M106/107/109
	中午	12:30	午餐	李嘉诚楼14层
	下午	14:20-15:20	小组报告	M106/107/109
		15:20-15:40	休息茶叙	
		15:40-17:25	大会报告	N001
		17:25-18:25	闭幕式	N001
晚上	18:25	晚宴	海逸都会酒店	
11月 30日	早上	09:30	集合去考察	海逸都会酒店
	上午		考察海洋公园	
	中午	12:20	旅行社安排午餐	海洋公园内
	下午		考察海洋公园	
	晚上	18:30	南北小厨套餐	理工大学内
12月1日			自由活动	
12月2日			离开香港	

说明：

- 1、 与会代表报到时请交三份参会论文给会务组人员，其余论文在发言时自行分发（届时我们会安排工作人员协助分发）；
- 2、 早餐请代表自行安排，会议中间的茶叙有点心供应；
- 3、 紧急求助电话（会务组）：赵春利 67167401 陈惠美 92169176

## 二、大会报告与分组报告

**2009年11月28日（星期六）上午**

**(1) 开幕式：地点：N001**

时段	内容
09:00-09:40	礼仪主持：金晶（介绍嘉宾） 主席团：香港理工大学副校长、黄居仁院长、陆俭明、徐烈炯、沈家煊、邵敬敏、石定栩； 主要程序：致开幕词： 致欢迎词：

**(2) 合影与茶叙**

时段	
09:40-10:00	集体合影
10:00-10:20	休息茶叙

**(3) 大会报告 地点:N001**

**主持：李行德、尹世超**

时段	报告人	论文题目	单位
10:20-10:35	陆俭明	汉语句法语义研究的新思考	北京大学
10:35-10:50	沈家煊	语法研究借用认知心理学的知识	社科院语言研究所
10:50-11:05	蔡维天	从“这话从何说起？”说起	台湾清华大学
11:05-11:20	顾阳 郭洁	汉语差比句结构的若干问题	香港中文大学
11:20-11:35	徐杰 李莹	论“谓头”语法位置的特殊性	华中师大/澳门大学
11:35-11:50	潘海华 孙天琦	再谈汉语不及物动词带宾语现象	香港城市大学
11:50-12:05	张谊生	“极尽”的构式化表达及其双重副词化的功能、演变与分化	上海师范大学
12:05-12:20	邢福义 (匡鹏飞代读)	“X以上”格式在现代汉语中的演进	华中师范大学

## 2009年11月28日（星期六）下午

### 分三组报告

第一组地点：N112

第一段主持人：王红旗、刘街生

时段	报告人	论文题目
14:20-14:35	宋文辉	三类动补结构形式限制的决定因素：韵律还是事件的概念结构？
14:35-14:50	王红旗	名词性成分所表达的性质
14:50-15:05	萧国政 李 圃	祈使行为、祈使结构及祈使句
15:05-15:20	刘街生	范式对立和汉语使动句
15:20-15:35	赫 琳 吴 迪	副词“别”的语义指向及其计算机识别研究
15:35-15:50	姚占龙	表祈使的否定副词“少”及其语法化
15:50-16:05	玄 玥	汉语动结式的补语是一种内部体——“完结短语” 假设对动结式结构的解释

16:05-16:25	休息茶叙
-------------	------

第二段主持人：吴为善、赵春利

时段	报告人	论文题目
16:25-16:40	周 燕	“NL+V1+V 趋+NP”类隐现句式 V1 出现的制约条件
16:40-16:55	赵春利	状位情感形容词与述位动词结构同现的原则
16:55-17:10	朱文文	状补句位意义及其对形容词的语序选择
17:10-17:25	祁 峰	单音节形容词与名词组合的语义选择机制——基于定量统计的形容词“小”的个案分析
17:25-17:40	刘 杰	施事主语的空间性与工具性——以动词的概念结构为视角
17:40-17:55	吴为善	粘合定中结构“N 双 + N 双”的整合度高低及其层级分布
17:55-18:10	洪 爽	单音节副词及其重叠形式与动词搭配时的韵律问题

**第二组地点：N113**

**第一段主持人：张豫峰、周守晋**

时段	报告人	论文题目
14:20-14:35	陈晓蕾	论“来 <sub>2</sub> ”基于交互主观性的语法意义
14:35-14:50	张豫峰	现代汉语使动句致使意义的实现
14:50-15:05	程璐璐	语境与副词“倒”的交互主观性
15:05-15:20	杨海明	数轴标记的泛化与汉语量度范畴
15:20-15:35	周守晋	增量与否定：副词又、也、还的主观意义及其表达
15:35-15:50	陈勇	从程度副词“半”的产生看重新分析这一机制
15:50-16:05	沈威	“句管控”理论在分词和标注中的应用

16:05-16:25	休息茶叙
-------------	------

**第二段主持人：陈昌来、方绪军**

时段	报告人	论文题目
16:25-16:40	方绪军 尹文香	“A在X”构式语义及话语功能分析
16:40-16:55	周娟	“一量VP”构式分析
16:55-17:10	苏丹洁	关于含有“V起NP来”的构式
17:10-17:25	完权	释“美国的介入”——语篇中的“参照体—目标”构式
17:25-17:40	郑娟曼	试论构式语法中的不可推导性
17:40-17:55	匡鹏飞	论“过(了)+时间词语”之类格式充当时间分句
17:55-18:10	陈昌来 张长永	“从来”的词汇化历程及其相关问题

**第三组地点：N114**

**第一段主持人：宗守云、崔山佳**

时段	报告人	论文题目
14:20-14:35	田 源	言说动词语法化类型的跨语言研究
14:35-14:50	宗守云	试论补语“透”语义的泛化和虚化及其历时依据
14:50-15:05	崔山佳	“数量结构+形容词”历时考察
15:20-15:35	张先亮	“可不是”的话语分析及语法化
15:35-15:50	孙雁雁 高精鍊	“小句+X不X”中“X不X”的虚化
15:50-16:05	王圣博	论“(N <sub>1</sub> ) +把+N <sub>施</sub> +VP”句式的演化与发展

16:05-16:25	休息茶叙
-------------	------

**第二段主持人：李铁根、岳中奇**

时段	报告人	论文题目
16:25-16:40	岳中奇	当事介词短语的生成及其构句机制
16:40-16:55	郭 洁	级差结构和汉语程度副词
16:55-17:10	颜力涛	复合被字句中的“所”与“给”及相关的焦点标记问题
17:10-17:25	李文浩	作为构式的“都XP了”及其形成机制
17:25-17:40	李铁根	“V了O”述宾短语的功能研究
17:40-17:55	张庆文 邓思颖	现代汉语的两种不同保留宾语句
17:55-18:10	王宜广	“A到Q”结构的语义类型及认知模式

2009年11月29日（星期日）上午

分三组报告

第一组地点：M106

第一段主持人：邓思颖、周静

时段	报告人	论文题目
09:00-09:15	徐以中	“就”与“才”的歧义及相关语音问题研究
09:15-09:30	邓思颖	怎么问干吗，干吗问为什么？
09:30-09:45	郭晓麟	“希望”和“愿意”的愿望表达模式解析
09:45-10:00	王丽彩	浅谈做方式宾语、工具宾语、材料宾语的名词的词汇地位
10:00-10:15	周 静 王 涛	“副+状形”生成机制背后的原则竞争提要——经济原则与繁衍原则的作用
10:15-10:30	刘宗保	基于义类的形、名语素构词研究——分析的原则及其倾向性规律

10:30-10:45	休息茶叙
-------------	------

第二段主持人：刁晏斌、刘顺

时段	报告人	论文题目
10:45-11:00	邵 菁 金立鑫	补语和 Complement
11:00-11:10	刘 顺	框式介词“对（于）……来说”句法及话题焦点标记功能
11:15-11:30	齐沪扬 张汶静	从“着”、“在”的联系和分化看现代上海话“辣海”的使用
11:30-11:45	曾常红	也谈“一”的体貌地位
11:45-12:00	叶文曦	从动作动力方向看汉语动词情状的分类问题
12:00-12:15	刁晏斌	试论“有+单音节动素”式动词

12:15-12:30		
-------------	--	--

**第二组地点：M107**

**第一段主持人：戚晓杰、谢晓明**

时 段	报告人	论文题目
09:00-09:15	罗进军	有标假设复句的语用价值特征
09:15-09:30	谢晓明	“难怪”因果句
09:30-09:45	戚晓杰	汉语量词带定语功能差异探析
09:45-10:00	周 芍	量词“个”与名词组合的语义与语用规律研究
10:00-10:15	周日安	序数表属性量级的双向性
10:15-10:30	尹世超	应答句式续说

10:30-10:45	休息茶叙
-------------	------

**第二段主持人：李葆嘉、方小燕**

时段	报告人	论文题目
10:45-11:00	邵洪亮	“还是”的元语用法初探
11:00-11:15	李葆嘉	论现代汉语形容词的分化
11:15-11:30	胡德明	副词“还”与反问句关联的理据
11:30-11:45	周文华	“连续”相关副词的句法语义分析
11:45-12:00	姜自霞	“进行”的完句功能及其特点
12:00-12:15	方小燕	“以来”及其短语的语义
12:15-12:30		



**第三组地点：M109**

**第一段主持人：王珏、税昌锡**

时段	报告人	论文题目
09:00-09:15	姚双云 姚小鹏	自然口语中“就是”的话语功能
09:15-09:30	吴立红 殷树林	“那个”的话语标记功能
09:30-09:45	王 珏	句末语气词的层次问题
09:45-10:00	王幼华	说口语词“真是的”的语义倾向与演变轨迹
10:00-10:15	金 晶	试析“这/那个A的”句式
10:15-10:30	税昌锡	存现构式“了”“着”互换的条件限制及其句法后果

10:30-10:45	休息茶叙
-------------	------

**第二段主持人：蒋严、苗传江**

时段	报告人	论文题目
10:45-11:00	袁 影	修辞三段论与语用推理
11:00-11:15	黄振荣	贝叶斯方法与语用学研究
11:15-11:30	王宇婴	反事实条件句研究
11:30-11:45	苗传江	知识表达与语言研究
11:45-12:00	蒋 严	交际的认知解释：从思辨性理想模式到心理现实模式
12:00-12:15		
12:15-12:30		

## 2009年11月29日（星期日）下午

### 第一段：分三组报告

第一组地点：M106

主持人：WU Tong、周家发

时段	报告人	论文题目
14:20-14:35	张志恒	谈汉语话题和焦点的分布
14:35-14:50	周家发	Subjective Quantity
14:50-15:05	吴桐	Relative clause without complementizer in Mandarin, with reference to Cantonese
15:05-15:20	贺川生 蒋严	Genericity, topic-focus partition, and tripartite structure in Chinese

第二组地点：M107

主持人：彭小川、苏俊波

时段	报告人	论文题目
14:20-14:35	张巍	关中方言中的几个特殊人称指称形式
14:35-14:50	李炜 和丹丹	汉语给与句式“N1+V+N3+给+N2”与“N1+给+N2+V+N3”的方言类型分布与历时考察
14:50-15:05	苏俊波	丹江方言的持续体标记“的”
15:05-15:20	彭小川	论广州话谓词性的“形+名”组合

第三组地点：M109

主持人：张荣兴、林怡安

时段	报告人	论文题目
14:20-14:35	林怡安	The Syntax-Discourse Interface of Nominal Phrases in Chinese: A Split-DP Account
14:35-14:50	李逸薇 黄居仁	Explicit Epistemic Markup of Causes in Emotion Constructions
14:50-15:05	王娟	A Corpus based Study on the Chinese Near-Synonymous Verbs of Running
15:05-15:20	张荣兴	Mental Space Theory and the occurrence of Aspect Marker Le in Chinese Oppositions

15:20-15:40	休息茶叙
-------------	------

**第二段： 大会报告， 地点： N001**

**主持人： 萧国政、 张先亮**

时段	报告人	论文题目	单位
15:40-15:55	徐烈炯	对汉语干扰效应的几点思考	香港城市大学
15:55-16:10	沈 阳 司马翎	句法结构标记“给”与动词结构的衍生关系	北京大学
16:25-16:40	何元建	现代汉语比较句式的句法结构	香港中文大学
16:40-16:55	石毓智	语法系统的运作机制——来自中枢神经系统的启发	新加坡国立大学
16:55-17:10	石定栩	汉语词类划分的若干问题	香港理工大学
17:10-17:25	邵敬敏	说“框式结构”及其理论思考	暨南大学

**第三段： 闭幕式， 地点： N001**

时段	内容
17: 25-18: 25	礼仪主持： 金晶 主 席 团： 邵敬敏、 石定栩、 沈阳、 徐杰、 吴为善、 张先亮、 顾阳； 主要程序： 会务报告： 颁发奖状： 下一届申办单位表态： 闭幕词：

论文标题目录  
(按姓氏音序排列)

001	蔡维天	从「这话从何说起？」说起	
002	陈昌来 张长永	“从来”的词汇化历程及其相关问题	
003	陈晓蕾	论“来2”基于交互主观性的语法意义	
004	陈 勇	从程度副词“半”的产生看重新分析这一机制	
005	程璐璐	语境与副词“倒”的交互主观性	
006	崔山佳	“数量结构+形容词”历时考察	
007	刁晏斌	试论“有+单音节动素”式动词	
008	邓思颖	怎么问干吗，干吗问为什么？	
009	方小燕	“以来”及其短语的语义——一种组合产生语义的新方式	
010	方绪军 尹文香	“A在X”构式语义及话语功能分析	
011	顾 阳 郭 洁	Some Issues on the Chinese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s 汉语差比句结构的若干问题	
012	郭 洁	Scale Structures of Adjectives and Chinese Degree Expressions	
013	郭晓麟	“希望”和“愿意”的愿望表达模式解析	
014	赫 琳 吴 迪	副词“别”的语义指向及其计算机识别研究	
015	贺川生 蒋 严	Genericity, Topic-focus Partition, and Tripartite Structure in Chinese	
016	何元建	现代汉语比较句式的句法结构	
017	洪 爽	单音节副词及其重叠形式与动词搭配时的韵律问题	
018	胡德明	副词“还”与反问句关联的理据	
019	黄振荣	贝叶斯方法与语用学研究	
020	蒋 严	语用推理：从思辨性理想模式到心理现实模式	
021	姜自霞	“进行”的完句功能及其特点	
022	金 晶	试析“这/那个A的”句式	
023	匡鹏飞	论“过(了)+时间词语”之类格式充当时间分句	
024	李葆嘉	论现代汉语形容词的分化	
025	李铁根	“V了0”述宾短语的功能研究	
026	李 炜 和丹丹	汉语给予句式“N1+V++N3+给+N2”与“N1+给+N2+V+N3”的方言类型分布与历时考察	

027	李文浩	作为构式的“都 XP 了”及其形成机制	
028	李逸薇 黄居仁	Explicit Epistemic Markup of Causes in Emotion Constructions (Lee Yat Mei Sophia/Huang Chu-Ren)	
029	刘 顺	框式介词“对(于)……来说”句法及话题焦点标记功能	
030	刘 杰	施事主语的空间性与工具性——以动词的概念结构为视角	
031	刘街生	范式对立和汉语使动句	
032	刘宗保	基于义类的形、名语素构词研究——分析的原则及其倾向性规律	
033	林怡安	The Syntax-Discourse Interface of Nominal Phrases in Chinese: A Split-DP Account	
034	陆俭明	汉语句法语义研究的新思考	
035	罗进军	有标假设复句的语用价值特征	
036	苗传江	自然语言理解的知识库建设与语言研究	
037	潘海华 孙天琦	再谈汉语不及物动词带宾语现象	
038	彭小川	论广州话谓词性的“形+名”组合	
039	祁 峰	单音节形容词与名词组合的语义选择机制——基于定量统计的形容词“小”的个案分析	
040	齐沪扬 张汶静	从“着”、“在”的联系和分化看现代上海话“辣海”的使用	
041	戚晓杰	汉语量词带定语功能差异探析	
042	邵洪亮	“还是”的元语用法初探	
043	邵敬敏	汉语框式结构及其理论思考	
044	邵 菁 金立鑫	补语和 Complement	
045	沈家煊	语法研究借用认知心理学的知识	
046	沈 威	“句管控”理论在分词和标注中的应用	
047	沈 阳 司马翎	句法结构标记“给”与动词结构的衍生关系	
048	石定栩	汉语词类划分的若干问题	
049	石毓智	语法系统的运作机制——来自中枢神经系统的启发	
050	税昌锡	存现构式“了”“着”互换的条件限制及其句法后果	
051	宋文辉	三类动补结构形式限制的决定因素：韵律还是事件的概念结构？	
052	苏丹洁	关于含有“V 起 NP 来”的构式	
053	苏俊波	丹江方言的持续体标记“的”[ti <sup>0</sup> ]	
054	孙雁雁 高精炼	“小句+X 不 X”中“X 不 X”的虚化	

055	田 源	言说动词语法化类型的跨语言比较——以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为例	
056	完 权	释“美国的介入”——语篇中的“参照体-目标”构式	
057	王红旗	名词性成分所表达的性质	
058	王 娟	A Corpus based Study on the Chinese Near-Synonymous Verbs of Running	
059	王 珏	句末语气词的层次问题	
060	王丽彩	浅谈做方式宾语、工具宾语、材料宾语的名词的词汇地位	
061	王圣博	论“(N1)+把+N施+VP”句式的演化与发展	
062	王宜广	“A到O”结构的语义类型及认知模式	
063	王幼华	说口语词“真是的”的语义倾向与演变轨迹	
064	王宇婴	时间参照与汉语反事实条件句的解读	
065	吴立红 殷树林	“那个”的话语标记功能	
066	吴 桐	Relative Clause Without Complementizer in Mandarin, with Reference to Cantonese	
067	吴为善	粘合定中结构“N双+N双”的整合度高低及其层级分布	
068	萧国政 李 圃	祈使行为、祈使结构及祈使句	
069	谢晓明	“难怪”因果句	
070	邢福义	“X以上”格式在现代汉语中的演进	
071	徐烈炯	对汉语中干扰效应的几点思考	
072	徐 杰 李 莹	论“谓头”语法位置的特殊性	
073	徐以中	“就”与“才”的歧义及相关语音问题研究	
074	玄 玥	汉语动结式的补语是一种内部体——“完结短语”假设对动结式结构的解释	
075	颜力涛	复合被字句中的“所”与“给”及相关的焦点标记问题	
076	杨海明	数轴标记的泛化与汉语量度范畴	
077	姚双云 姚小鹏	自然口语中“就是”的话语功能	
078	姚占龙	表祈使的否定副词“少”及其语法化	
079	叶文曦	从动作动力方向看汉语动词情状的分类问题	
080	尹世超	应答句式续说	
081	袁 影 蒋 严	修辞三段论与寓义的语用推导	
082	岳中奇	当事介词短语的生成及其构句机制	

083	张庆文 邓思颖	现代汉语的两种不同保留宾语句	
084	张荣兴	Mental Space Theory and the Occurrence of Aspect Marker Le in Chinese Oppositions	
085	张 巍	关中方言中的几个特殊人称指称形式	
086	张先亮	“可不是”的话语分析及语法化	
087	张谊生	“极尽”的构式化表达及其双重副词化的功能、演变与分化	
088	张豫峰	现代汉语使动句致使意义的实现	
089	张志恒	On the Distribution of Topic and Focus in Mandarin 论汉语话题和焦点的分布	
090	赵春利	状位情感形容词与述位动词结构同现的原则	
091	郑娟曼	试论构式语法中的不可推导性	
092	周 静 王 涛	“副+状形”生成机制背后的原则竞争提要——经济原则与繁衍原则的作用	
093	周 娟	“一量 VP”构式分析	
094	周家发	Subjective Quantity	
095	周日安	序数表属性量级的双向性	
096	周 芍	量词“个”与名词组合的语义与语用规律研究	
097	周守晋	增量与否定：副词又、也、还的主观意义及其表达	
098	周文华	“连续”相关副词的句法语义分析	
099	周 燕	“NL+V1+V 趋+NP”类隐现句式 V1 出现的制约条件	
100	朱文文	状补句位意义及其对形容词的语序选择	
101	曾常红	也谈“一”的体貌地位	
102	宗守云	试论补语“透”语义的泛化和虚化及其历时依据	

## 从「这话从何说起？」说起

蔡维天  
台湾清华大学

汉语中有一些句子非常耐人寻味：虽然其句法形式属疑问句，其语用却偏向惊叹句，有例(1)为证。更奇怪的是，其表面的词汇选择是表起点的介词和表地域的疑问词，但实际上问的却是「您说这话」的缘由(cause)，如(1a)所示；进而也可能产生负面的反诘意味，如(1b)所示：

- (1) 您这话从何说起？！  
a. 您怎么说这话？！ (语义诠释)  
b. 您不该说这话！ (语用引伸)

这显示词法、句法、语义以至于语用各部门之间的映射(mapping)并不全都是一一对应，而是有可能受言谈情境、对话者意图及语法化的影响。事实上，听话者对上面例句的响应也可以有两种：(2a)提供说这话的理由，(2b)则以毒攻毒，以诘问对方的反诘来表达不满：

- (2) a. 我说话可都是有凭有据的。 (针对语义诠释)  
b. 你管我从何说起！ (针对语用引伸)

我们认为这种演绎过程正反映出汉语中「怎么」由工具、方法、凭借、途径而转化出起因、否认用法的发展轨迹(参阅蔡维天 2007)。这点从下面汉语中句法、语意、语用间的对应可以看得很清楚，也和英语中 *how* 和 *how come* 的用法区别有直接的关连：

- (3) a. 你会怎么养这盆花？ (工具、方法)  
b. 这株野草是怎么长出来的？ (凭借、途径)  
c. 你怎么会养这么一盆花？ (起因、否认)

另一类相关现象则是与疑问词非典型用法的词汇化(lexicalization)有关：此处我们看不到语义诠释到语用引伸的演绎，只有典型的疑问用法，如(4a)，及非典型的惊叹用法，如(4b)所示：

- (4) 您这哪儿的话？！  
a. 您这是哪里的方言？ (疑问用法)  
b. 您这话太客气了！ (惊叹用法)

与此相应的还有像例(5)这样较不客气的讲法，「什么」取代了原来的地域疑问词(参见沈力 2006)：

- (5) 你这什么话？！

事实上，这种词汇化的用法并不限于宾语，在状语层次也看得到：相较于(6a, b)中「怎么」的演绎过程，(7a)中的「哪里」似乎已完全失去了疑问的效果，只能作否认解(参见 Cheung 2007)；(7b)中的「什么」也有类似的用法：

- (6) 阿 Q 怎么去了北京？！



a. 阿Q为何去了北京? (语义诠释)

b. 阿Q没去北京! (语用引伸)

(7) a. 阿Q哪里去了北京! 他根本没去。

b. 阿Q什么去了北京! 他根本没去。

从类型学的角度来看, 英语的非典疑问结构的演绎作用也以 *how* 为主, 如(8a), 较少出现像(8b)中 *what* 词汇化的现象:

(8) a. How beautiful she is!

b. What a beautiful girl (she is)!

此外, 「哪里」放到谓语之中若解作惊叹或无定(indefinite), 一般会导出「程度」的语义诠释, 有(9a, b)为证; 这和例(10)中「怎么样」的无定用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9) a. 这东西会好到哪里去?! (惊叹用法)

b. 这东西不会好到哪里去! (无定用法)

(10) 这东西也不怎么样嘛! (无定用法)

事实上, 作谓语用的疑问词常常在句首引发疑问句的非典用法: (11a)中的「怎么」表达说话者困惑的心理状态, 无法理解某个事件的起因, 进而引介出其后的惊叹用法; (11b)中「什么」则表达说话者不可置信的情绪, 无法接受意料之外的事态发展, 也同样跟着一个表反诘的非典疑问句:

(11) a. 怎么... 你不相信我?!

b. 什么... 你不相信我?!

纵观之, 虽然语法和语用部门之间的映射关系并不如想象中的单纯, 常常受言者中心用法(speaker-oriented construals)及语法化、词汇化等历史因素的影响; 但整体上看其运作还是具有高度的系统性和结构性的。要找出真正的解答, 我们势必要通盘考虑词法、句法、语义甚至音韵在语言外延(extensional)面向上的互动, 并对各类非典用法作更深入的省察。如此才能抽丝剥茧, 把映射机制的通性与个性原原本本地摊开在阳光之下。

## “从来”的词汇化历程及其相关问题

陈昌来 张长永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

现代汉语中活跃着一批表达时间概念的“X来”式双音词, 据对《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等常用辞书的调查来看, 这类“X来”式双音词一共有17个, 依据其来源和演化路径的不同, 分类列举如下:

(1) 从来、由来、自来

(2) 将来、后来、未来

(3) 本来、近来、古来、历来、年来、日来、生来、素来、向来、夜来、原来

据初步考察，第(1)类由“介词短语+来”构成的偏正短语演化而来；第(2)类由同形的偏正短语演化而来；第(3)类由本来就表达时间概念的单音词加类后缀“来”构成，后经演化发展成现代汉语中的“X来”式双音词。可见，从历时演变的角度来看，“X来”的来源不尽相同，所遵循的演化路径也不一样。

其中“从来”的词汇化历程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从”和“来”在演变的起点上既不属于同一层次，也没有在线性序列上紧邻出现，而是通过特定的句法操作连接到一起；同时，“从来”成词以后进一步虚化，由表达时间概念的名词最终演化成时间副词。“从来”的词汇化历程代表了现代汉语某一类别的“X来”式双音词的词汇化路径，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时间名词和时间副词之间的历时演变关系。

据考察，现代汉语的时间副词“从来”是由中古汉语中用作名词的“从来”发展而来；而中古汉语中用作名词的“从来”由名词性的“所从来”短语中“所”的“脱落”而形成的；而“所从来”是“从……来”短语为了适应语言表达的要求，在特定语言机制的作用下形成的一种常用表达方式。据此，可以认为，现代汉语的时间副词“从来”是古汉语中的偏正短语“从……来”通过词汇化演变而来的。具体演化路径如下：

动词性偏正短语（从……来）——名词性短语（所从来）——名词（从来）——时间词（从来）——时间副词（从来）。

伴随着这一演变过程，语义也在不断发展变化：由转指“动作的起点”到转指“时间上的起点”，然后开始独立表达“时间起点”，再到表达笼统的“过去的时间”，再到表达独立的时间概念“当初、此前”，最后演化成表达“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如此”的时间概念。当然，“从来”的词汇化与古汉语中“所”字的名词化功能及其演变紧密相关。

## 论“来<sub>2</sub>”基于交互主观性的语法意义

陈晓蕾  
北京语言大学

本文以真实语料的定量考察为基础，以交互主观性理论为指导，着重分析“我/你来<sub>2</sub>VP”中虚词“来<sub>2</sub>”的语法意义。我们认为，“来<sub>2</sub>”典型的语法意义为标引“责任义”，其非典型的用法表示言者对行为/话语权的掌握。在具体语境中，“来<sub>2</sub>”所标识的动作行为允许出现多个潜在的动作发出者，动作具有当下的时间特点。另外，交谈双方的身份以及心理特征也会影响“来<sub>2</sub>”的使用。

## “一块”的词汇化与语法化考察

陈 勇  
暨南大学

“一块”是个短语结构，表示数量，主要用于单个的块状之物，最早始见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元明时期，“一块”逐渐凝固成为一个词，表示“同一处所”，明末，副词“一块”开始出现，它的语义逐渐由“同一处所”抽象并泛指“一同，一起”。至清代，“一块”的语法化成熟，副词“一块”产生，同时“一块”的其他用法也沿用下来。

## 语境与副词“倒”的交互主观性

程璐璐  
北京语言大学

现代汉语中的副词“倒”是《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中的乙级词汇，其语法意义十分复杂，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既是重点，也是难点。前人从本体和教学两方面对副词“倒”进行了很多有益的研究。《现代汉语八百词》把副词“倒”归纳为七个义项：1、表示跟一般情理相反；反而；反倒。2、表示跟事实相反。用于“得”字句，动词限于“说、想、看”等，形容词限于“容易、简单、轻松”等。主语限于第二、三人称。有责怪的语气。3、表示出乎意料。4、表示转折。“倒”后用表示积极意义的词语。前一小句可加“虽然”。5、表示让步。用在前一小句，后一小句常用“就是、可是、但是、不过”等呼应。6、舒缓语气。不用“倒”，语气较强。7、用于追问或催促。彭小川（1999）认为副词“倒”的基本语法意义“是一个表示对比的具有很强的语篇功能的语气副词”。李宗江（2005）将副词“倒”的意义概括为三种：1，表示跟情理或事实相反。2、表示让步或转折。3、表示舒缓语气。还有许多副词“倒”与“却”的对比研究。吴中伟、傅传凤（2005）“认为副词‘倒’的基本意义为表示‘确认’，并隐含着某种对立面的存在——非预期的或不认可的情形”。王功平（2007）运用焦点理论对副词“倒”与“却”进行了对比研究。

尽管学者们的研究一步步走向深入，但是副词“倒”所具有的高度主观性仍然尚待挖掘。我们不禁要问，副词“倒”的不同用法之间有何内在联系？有没有核心意义？副词“倒”表达转折意义体现了怎样的主观性？它与转折连词表达转折有何差异？表示语气的副词“倒”，用与不用在语义上又有何差异？这些问题研究不清楚，我们就很难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把副词“倒”给学生讲明白。目前从第二语言学习者的输出情况来看，学生对副词“倒”的掌握也并不尽如人

意。我们从北京语言大学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检索到 108 篇作文中的 113 个副词“倒”的用例，与语料库 11569 篇的规模相比，用量甚少，还不到 1%。

本文将从语境出发，以实际语料分析为基础，来探讨副词“倒”的交互主观性。本研究的语料来源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现代汉语语料库中的《编辑部的故事》等电视剧语料及《百家讲坛》的语料，另一部分来自北京语言大学 HSK 动态作文语料的留学生作文语料。

## “数量结构+形容词”历时考察

崔山佳

浙江财经学院

“数量结构+名词”这是典型的定中结构。事实上，汉语中还有“数量结构+形容词”，也是定中结构，却少有人提起。其实，邢福义先生早在 1965 年第 1 期的《中国语文》上发表过《谈“数量结构+形容词”》一文，如：费礼文《一年》：“他站在一丈多高的工作凳上，……探着头唤我。”又：“每个人都像骑着马跑在生活前面，而我呢，车轮子折断了，从山坡上摔了下来，离开他们八丈远了。”鲁彦周《桃花汛前》：“你看，才一丈多长，……这点长的信子，点火的人朝哪躲呀！”方元《在泉边》：“一个转身，就窜过了六七尺宽的小河。”马峰《太阳刚刚出山》：“不要谈他们的井没有打成，就算将来打成，二十多丈深，也没有那么长的水管呀！”魏巍《老烟筒》：“八公斤重的大铁锤，左右开弓，一气能抡几百下。”通过历时考察，我们发现这种“数量结构+形容词”的用法在近代汉语中也很多，主要格式是：“数量结构+高（远、长、厚、宽、深、重）。”有的还在“数量结构”与形容词之间加“多”、“来”等。“数量结构+形容词”主要作定语和宾语。

40 多年后，邢先生又在《世界汉语教学》2009 年第 1 期发表了《测估词语+反义 AA》一文，文章认为，测估词语有的重在测定度量，有的重在估拟度量。其中测定性度量词语，用数量词语表示，其中的量词是度量衡单位。例如“一百平米大小、八九寸长短”。有时也用“量词+助词”的结构表示，如“尺把长短”。邢先生在文中还举有古代白话作品作为旁证，如：《水浒传》第 1 回：“杨志看那人时，身材凛凛，七尺以上长短，面圆耳大，唇阔口方，……”邢先生认为，这里的“大小、长短”等不是名词，而是形容词，邢先生说，“测估词语+反义 AA”，可以说成“测估词语+强态 A”。二者基本同义。如：八十公分长短→八十公分长。我们同意邢先生的看法。通过历时考察，我们发现这种“测估词语+反义 AA”的用法在近代汉语中也很多，如：《警世通言》卷 19：“去那峭壁顶上，一株大树底下，坐著一个一丈来长短骷髅：头上裹着鍍金蛾帽儿，身上锦袍灼灼，金甲辉

辉。”《初刻拍案惊奇》卷7：“玄宗命人验看，在左角下果得铜牌，有二寸长短，两行小字，已模糊黑暗，辨不出了。”《二刻拍案惊奇》卷5：“他便站将起来，背着手踱来踱去，侧眼把那些人逐个个觑将去，内中一个果然衣领上挂着一寸来长短彩线头。”特别是《西游记》用得更多。“测估词语+反义AA”也主要作定语和宾语。

## 试论“有+单音节动素”式动词

刁晏斌

北京师范大学

现代汉语中，有一些动词取“有+单音节动素”形式，对这类动词，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不多，特别是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在结构上，很难确定它的类型，主要原因是“有”表义和功能的复杂性，以至于到目前为止人们尚未能形成明确一致的认识；

第二，在使用中，往往都有与之相对应的同义双音节或单音节动词，二者的语义及分布特征有异有同，但具体情况如何，至今为止还不是很清楚。

### 一、汉语中的“有+动（单）”形式

“有+单音节动词”形式古已有之，早在《诗经》中就比较多见，如“有鸣仓庚”之类。其他文献中类似的用例也时能见到，也有一些形式从古到今一直沿用了下来，如“有请、有劳”等。

### 二、“有+动（单）”中“有”的性质

此类动词的性质可以从它的功能来讨论，即：

#### 1. 补足功能

“有”的最大、也是第一位的功能就是补同义“原型词”的不足，最主要的有以下两点：一是补原型词功能的不足，二是补原型词表义的不足。

#### 2. “窄化”功能

所谓窄化，指的是由“有”构成的组合形式往往只具有原型词的一部分功能，或者是限定在小于原型词使用范围的范围内使用，比如“如”与“有如”。

#### 3. 改造功能

有些“有+动（单）”与同义动词在分布上是对立的，比如“有售”与“销售”，二者完全符合自主动词与非自主动词的分布对立：“销售”是相当典型的自主动词，“有售”则是同样典型的非自主动词，而由自主动词到非自主动词的变化，就体现了“有”的改造功能。

### 三、“有+动（单）”的使用情况

“有+动（单）”式动词大致都有与之相对应的原型同义词，它们大多是一个或几个双音节词，此外也有少数单音节动词。要想了解“有+动（单）”的使用情况，最好的办法就是比较它与同义词的异同。我们按“有”性质的不同，把“有

+动(单)”动词分为三组，这三组动词与同义词的对应和使用情况并不完全相同，所以我们每组各选一个代表词，分别考察二者之间的异同。

#### 四、“有+动(单)”的特点

“有+动(单)”式动词都是比较典型的非自主动词中的属性动词。这类动词表现出以下四个非常明显、互有联系的特点：

第一，不表示动作行为；

第二，有[+已然]的语义特征；

第三，组合性弱，或者叫自足性强，这一点与上述两点都有关系；

第四，具有语用上的独特性。在这方面，最主要的表现一是调整了音节，变单为双，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原型词的使用范围，二是具有较为浓厚的书面语色彩，甚至是文雅的语体色彩，此外还有一些具有客套或表敬色彩，从而为人们多样化的表达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形式。

## 怎么问干吗，干吗问为什么？

邓思颖

香港理工大学

汉语用来询问原因的疑问词，除了例子(1)的“为什么”以外，(2)的“怎么”也可以用来询问原因(邵敬敏 1996, Tsai 1999, 蔡维天 2000)。此外，汉语还有一个用来询问原因的疑问代词——“干吗”，例如(3)，它的用法跟“为什么、怎么”很相似。在这篇文章里，我们讨论的重点是汉语这三个询问原因的疑问词，详细比较询问原因的疑问词家族，尝试探索它们句法分布和语义限制等语法特点，并且比较它们的异同。

按照询问原因的疑问词的语法特点，我们把它们划分为两大类：“为什么”是一类，而“干吗”和“怎么”属于可以形成叙实性疑问句的疑问词。我们还发现“到底”可以跟“为什么”和“干吗”连用，但“到底”和“怎么”的连用比较别扭，试比较(4)、(5)、(6)等三个例子。本文把这些疑问词表面上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复杂现象，从句法学角度作比较分析，为询问原因的疑问词分类。如果本文的分析是正确的话，对语言类型类研究方面应该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1) 张三**为什么**没去？
- (2) 张三**怎么**没去？
- (3) 张三**干吗**没去？
- (4) 到底张三**为什么**没去？
- (5) ?到底张三**怎么**没去？
- (6) 到底张三**干吗**没去？

# “以来”及其短语的语义

——一种组合产生语义的新方式

方小燕

华南师范大学

本文研究了“以来”表达的意思，使人们对“以来”的意思有一个更准确的认识，并揭示了现代汉语还有一种组合产生语义的新品种。

## 一、“前词”

### (一) 结构

1、可计量时间短语； 2、不可计量时间短语； 3、非时间短语

### (二) 表义

1、表示一段时间的起点； 2、表示一段时间的长度

## 二、“以来”的语义和作用

### 1、“以来”的语义

“以来”表示发话的人把使用这个词的时候(或特指的某一时候)作为前面时间的终点。

“以来”的核心——来

跟向着发话的人运动、终点的意思有关。

“以来”表示时间向发话的人延伸、以发话的人使用这个“以来”时为终点(可跟方位词比较)

### 2、“以来”的作用

(1) 对表示始点的“前词”的作用

(2) 对表示时间长度的“前词”的作用

“以来”以其所含有的终点意义赋予前面的“前词”以始点意义或使其含有终点意义，从而使整个“前词”+“以来”产生表示时间段落。然后，跟“前词”构成一个表示时段的短语，

## 三、“以来”跟“前词”产生语义的特点

改变对象的表意功能(把表示时间顺序的短语、动词短语改变成为表示始点的短语，或者把表示时间数量的短语改变成为多步骤……)

这样的组合形成新的组合产生意义的新品种。

已经发现的产生意义的办法有：组合、“语义指向”。“语义指向”又有两种：一种是有组合关系的，一种是没有组合关系的。没有组合关系的，又有双方都在语言符号的链条中的和一方没有出现在语言符号链条中的。指向跟被指向没有组合关系，它们的意义没有组合。

已经发现的组合产生意义的品种是组合双方各以其所有的意义按组合关系形成。而这种“以来”短语，却是赋予、改变。

## 四、“以来”的代用品“来”

- (1) “前词”是动词性短语（表示一段时间）、表示一段时间的可数时间短语  
(2) “前词”是不可数时间短语。不能说“一向来”、“一直来”

## “A 在 X” 构式语义及话语功能分析

方绪军      尹文香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

### 1. 引言

“A 在 X”（其中，A 为形容词，X 为某种可充当句法成分的单位）形式在现代汉语中出现于以下语句：

- (1) 东北虎厉害在它的一对利爪。  
(2) a 她整个人都已软在他怀里。  
    b 她整个人都已软在了他怀里。  
(3) 巨杉的历史悠久，远在 7 千多万年前曾遍布北半球。

以上三例中，“A 在 X”的结构及语义有所不同：例（1）（2）中的“A 在 X”虽然都在句中充当谓语，但例（1）中的 A “厉害”前往往不能受其他词语修饰，这种结构可以表达“某种形状表现在某处或某方面”的基本语义，例（2）中的 A “软”具有变化动态义，它前面可以用表示情况变化的“已”，而且“A 在”后边可以用动态助词“了”，这种结构可以表示“某种情状发生在某处”的基本语义；例（3）中的“远在 7 千多万年前”类结构通常在句中充当状语，表示事件发生的时间的久远。

本文讨论的“A 在 X”主要是指出现在类似例（1）语句里的结构，着重讨论这种构式的语义及话语功能。

### 2. “A 在 X” 的构成成分

这一部分主要讨论“A 在 X”中 A 和 X 的句法、语义性质。

在“A 在 X”中，A 往往是性质形容词，而且在这种结构中，这些性质形容词前不能使用程度、范围、情态等修饰成分。从语义上看，这种结构里的 A 具有指称化的特点。这种语义特点也是它们不能接受那些经常修饰谓词性成分的单位修饰的重要原因。

“A 在 X”中，X 在句法形式上可以是体词性的（包括名词及名词短语、代词、方位短语，也可以是谓词性的（包括动词及动词短语、小句）。从语义上看，X 可以指人或事物、方位、事件等。

### 3. “A 在 X” 构式语义

“A 在 X”构式的基本语义是：由 A 表示的某种性状体现于某处或某方面。  
如：

- (4) 靠山吃山，邵庄富在石头上。



(5) 朋友之间的友谊，就珍贵在事业上的进取。

(6) 他笨在不懂得变通。

(7) 说人的生命力强，强在他对任何环境都能适应。

这种基本语义在具体的语句中，还可以有略有不同的具体解释。

#### 4. “A 在 X” 的话语功能

在话语中使用“A 在 X”构式往往具有一定的语用条件或前提：某人或事物具有性状 A，“A 在 X”用来说明某人或事物具有的这种性状 A 体现在某处或某方面。如，下边两句中的划线部分就是后边用“A 在 X”构式的前提：

(8) 求实可贵，可贵在求实需要无私无畏的勇气。

(9) 在他的眼里，她是个最美的女子，美在骨头里，就是她满身都长了疮，把皮肉都烂掉，在他心中她依然很美。

“A 在 X”一般可以变成“A 就（又）A 在 X”形式，二者基本语义相同，只不过后者更加强调前提所述的性状。如：

(10) a 太湖美，美在太湖水。

b 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

## Some Issues on the Chinese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s

GuYang

Guo Ji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this paper, we will mainly address two issues on the Chinese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 The first issue is concerned with deletion in the Chinese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s (CCs). It has long been noted that the CCs involves deletion (Li 1986, Ma 1986, Shao 1990, Tsao 1990 among others). However, no consensus has been reached regarding how deletion takes place. Some research shows that not all the identical elements can be deleted (Ma 1986, Shao 1990), while others find that only identical elements in the comparative clause introduced by *bi* can be deleted (Li 1986). We reexamine the phenomenon of deletion and argue that deletion in Chinese CCs allow two possibilities: comparatives with either forward or backward deletion and comparatives with no deletion at all. We demonstrate that the different deletion patterns arise from two comparative structures. The second issue is about the status of *bi*. *Bi* in Chinese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s introduces the standard for comparison. So it is often taken as equivalent of *than* in English, being a complementizer (Fu 1978), a preposition (Lü et al 1980, Paul 1993, Liu 1996) or a connective (Shi 2001). On the basis of theories about the functional categories, recent works treat it as a degree head (Xiang 2005), a functional head bearing EPP feature (Xiong 2007), a

light verb (Erlewine 2007, Gu and Guo 2008, 2009) or a dyadic degree operator (Lin 2009). In this paper, we will continue to assume that *bi* is a verb exhibiting strong verbal features. By looking into the deletion phenomenon and establishing the verbal status of *bi*, we hope to arrive a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semantics and syntax mapping of the Chinese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s.

This paper will be organized as follows. In Section 1, we review the previous analyses on deletion, outline the problems observed and provide our analysis. In Section 2, we provide evidence to argue for the verbal status of *bi*. In Section 3, we analyze the semantics of gradable predicates and comparison, assume a universal semantics of comparison and give a tentative account for the properties of the Chinese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s. Section 4 concludes the paper.

## **Scale Structures of Adjectives and Chinese Degree Expressions**

Guo Ji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Gradable adjectives imply the existence of a scale in their semantic structures. The scale is the abstract representation of measurement which the arguments of adjectives map onto. The scale may be open or closed, upper closed or lower closed. It is exactly this property of the scale structure that arouses a lot of discussions on the interaction of degree expressions and gradable adjectives. It has been argued extensively that degree expressions are very sensitive to the scale structures adjectives possess. In other words, there is a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degree modifications and the scale structures: the scale structure of adjectives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degree expressions (See Hay et al 1999, Paradis 2001, Rotstein and Winter 2004, Kennedy and McNally 2005, and Kearns 2007 among others).

Since the scale structure is a universal semantic feature of gradable adjectives, Chinese gradable adjectives are no exception. We expect that there is also a correlation between degree expressions and adjectives. Previous studies on Chinese degree expressions argue that they are dependent on either the derogative/appreciative meanings of adjectives or certain syntactic constructions (Ma 1988, Shen 2001), but few studies probe into the correlation of degree expressions and scale structures of adjectives in Chinese. Therefore, in this study, we are going to examine the degree expressions in Chinese, discuss their distributional properties and argue that it is the scale structures of adjectives that restrict the distribution of degree expressions. So a correlation between degree expressions and the scale structures is attested in Chinese gradable adjectives.

This paper consists of four sections. In Section One we introduce the theory of scale structure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it to gradable adjectives in English. In Section Two, we review the previous studies on Chinese adjectives (Zhu 1956, Ma 1988, Shen 1997 among others) and propose a novel classification of Chinese gradable adjectives on the basis of the scale structure. In Section Three, we examine the distribution of degree expressions and selectional restrictions between them and adjectives. We argue that there exists a correlation between them and the different scale structures of different adjectives; however, Chinese gradable adjectives seem to lack an implicit upper closed scale. Section four is the conclusion.

## “希望”和“愿意”的愿望表达模式解析

郭晓麟

北京语言大学

“希望”和“愿意”都用来表达主观愿望，二者使用条件却不一样。留学生表达上会出现的偏差：*\*我希望帮助你。/\*妈妈愿意我努力学习。*

文章的第一部分认为“希望”和“愿意”体现了愿望的路径图式。路径图式形成的基础是具体的空间位移过程。“希望”和“愿意”所表达的愿望常包含一个传递过程，A发出了某个愿望，期待B来实现，就可以理解为A把愿望传递给了B，也是路径图式的体现。

路径图式的内部结构包含三个成分和一个关系。即源点、终点、路径，和从起点经路径移动到终点的动力向量关系。在愿望的传递事件中，源点体现为愿望的提倡者、发出者，我们称为“施加者”。终点是愿望的实现者或者执行者，称为“承担者”。路径是愿望作为移动元，由施加者传递给承担者的过程。成分间的关系即愿望的传递关系，或说愿望的施承关系。

路径图式的各个组成成分在不同的语境中的地位可能不同，在愿望的施承关系的表达中，对施加者和承担者两个角色的突显造成了两种不同的愿望表达模式。突显施加者，勾勒愿望的施加，是愿望的施加模式，用“希望”表达；突显承担者，勾勒愿望的承担，是愿望的承担模式，用“愿意”表达。两种模式来源于意象图式的不同转换。

文章的第二部分分析施承角色的权势关系。愿望的施承关系在时间上是先施加，后承担。施加者拥有主动权，承担者是被动接受。我们设想，在愿望的施承关系中，施加者和承担者之间会表现出不平等的权势关系。施加者是支配控制的权势角色，承担者则是被支配控制者的服从角色。我们对愿望施承者的权势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与我们的设想基本相符：

	权—→从	平—→平	从—→权	共计
希望	235/56%	156/37%	29/7%	420/100%
愿意	198/42%	222/47%	51/11%	471/100%

与我们的预测相反的情况，即“希望”句中服从者作为施加者，“愿意”句中权势者作为服从者的情况所占比例仅为7%和11%。而“希望”的特殊用句作用有抬高施加者地位，推远双方关系的作用。“愿意”特殊用句有降低自己的身份，向对方示好的作用。

“希望”和“愿意”包含了对听话者面子的关注，体现出了交互主观性。“希望”对听话人是一种“面子威胁”。“愿意”对听话人是一种“面子尊重”。

文章第三部分认为愿望的两种表达模式突显的角色权势地位不同，造成所表达的主观愿望一系列对立性质，使它们在[±主动性][±积极性][±高强度][±可控]等特点上有所不同。

结语部分认为除了解释多义现象，意象图式的转换也可以用于对外汉语教学近义词的辨析。比较单纯地列举使用条件异同，这种方法会减少学生理解和记忆负担。

### 副词“别”的语义指向及其计算机识别研究

赫琳 吴迪

武汉大学 军事经济学院

自从20世纪80年代语义指向分析进入语言研究领域以来，我国语法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语义指向进行了研究。总的来看，语义指向研究的立足点大都不在应用，没有为计算机处理语义指向储备好充足的知识，所取得的成果与语言信息处理的要求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要想实现计算机对语义指向的自动识别，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研究副词语义指向的计算机识别是从语义入手探索句处理的一条新路。本文从努力实现语义指向的计算机自动识别这一目标出发，利用大型语料库和巨量生语料，着重探讨了副词“别”的句法环境和语义指向，提出了计算机对副词“别”语义指向进行自动识别的策略，建构了自动识别的流程模型。

“别”一般情况下指向其后的全部成分，但格式中若出现了“了”，或在特殊的格式中，“别”的语义指向会发生变化。所以，“别”的语义指向跟“了”出现与否、是否是特殊格式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了”和特殊格式是计算机识别“别”语义指向的关键所在。

若所识别语料已经标出了“了1”和“了2”，就要先看是不是特殊格式，“别”的语义指向识别流程如下：

步骤一：识别“别”后是否为“就得了”或“行不行”。若为“就得了”，语

义指向为 C 类，若为“行不行”，语义指向为 D 类；若无，则进入步骤二。

步骤二：识别“别”后是否有“了”。若有，进入步骤三；若无，则语义指向为 A 类，即指向其后全部成分。

步骤三：识别“别”后“了”是“了 1”还是“了 2”。若为“了 1”，则语义指向为 A 类；若为“了 2”，则语义指向为 B 类。

计算机识别“别”语义指向的流程图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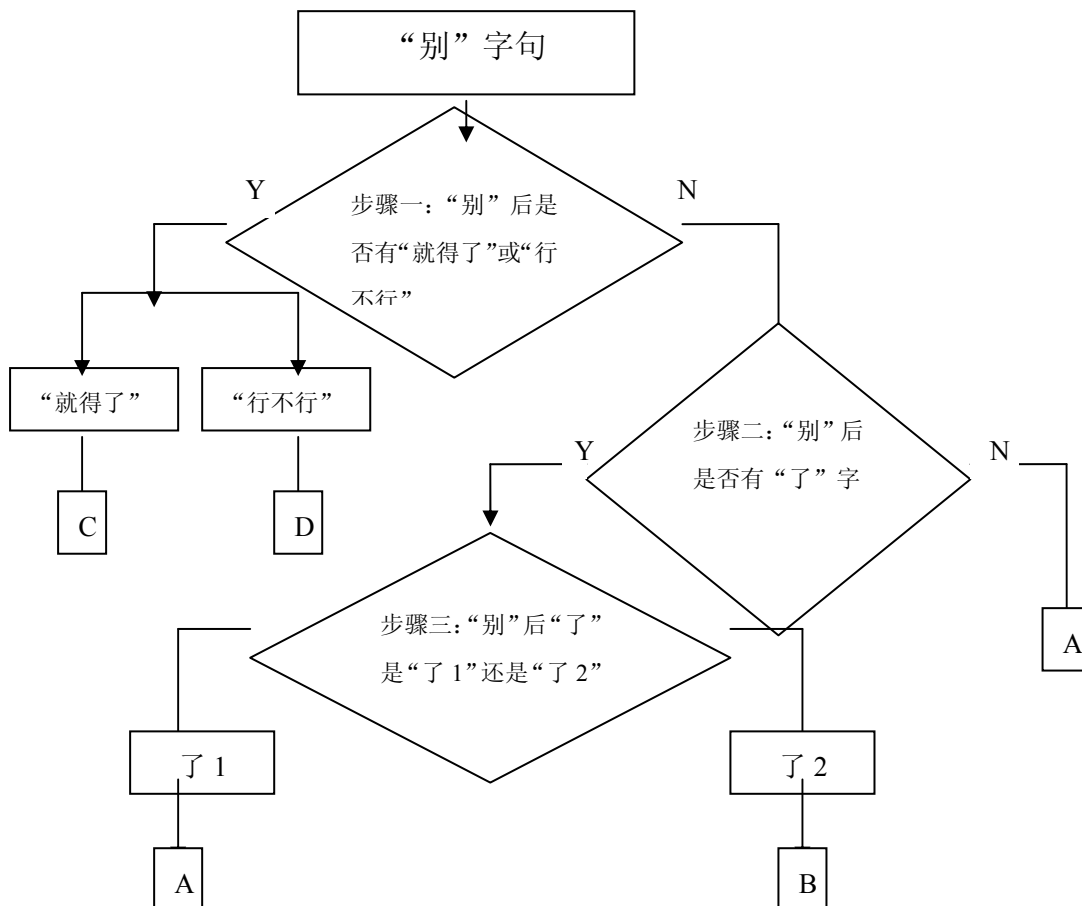


图 1

若所识别语料未标出“了 1”和“了 2”。识别步骤一、二与图 1 相同，从步骤三开始有所改变。

步骤三：识别“别”后是否有代词。若有，则语义指向为 B 类；若无，则进入步骤四。

步骤四：识别“别”后是否有 N，若有，则语义指向为 A 类；若无，则进入步骤五。

步骤五：识别“别”前是否有 N，若有，则“别”语义指向都为 B 类；若无，则可能是“别+V+了”或“别+A+了”格式。

流程图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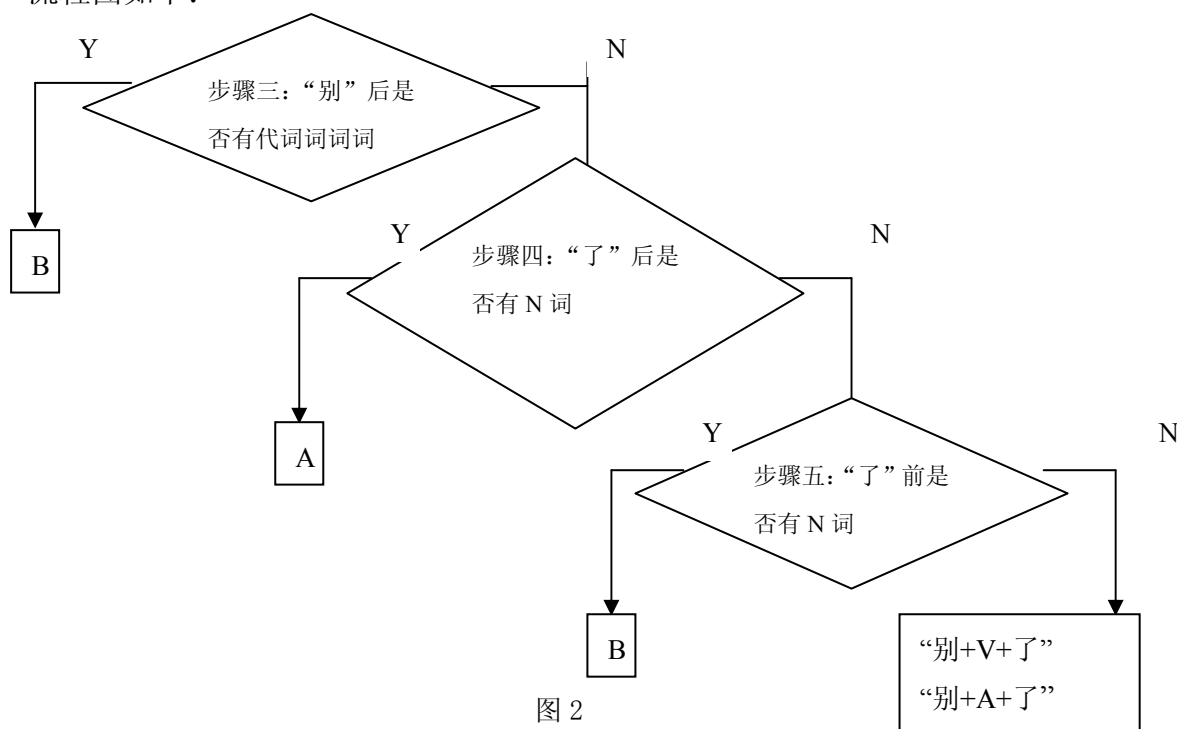


图 2

这样，在所识别语料未标出“了 1”和“了 2”的情况下，我们识别了除“别+V+了”、“别+A+了”外其他句式“别”的语义指向。“别+V+了”、“别+A+了”格式的分化需要对重音、语境和其中动词、形容词语义特征进行全面考察，而这些因素，尤其是语境因素，目前还没有形式化的描写方法，这是现阶段进行计算机识别的新的问题，这将留待以后进一步地探讨。

现代汉语副词“别”语义指向的计算机识别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来反观现代汉语中的一些语言现象。所以本文的研究成果可以直接用于语言学领域，可以利用副词语义指向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来研究其他词类，从计算机识别这一新的角度重新探讨各种词类的语义指向，从而对语义指向的性质、内涵、对象和范围等有一个全新的思考和定位。同时，我们的研究成果也可以直接用于语言信息处理领域，计算语言学家们可以将我们的条件表示为算法，使之在计算上形式化，根据流程图编写程序，使我们的研究成果最终在计算机上得以实现。

## Genericity, Topic-focus Partition, and Tripartite Structure in Chinese

He Chuansheng

Jiang Yan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In this paper, we present a semantic/pragmatic account for genericity in Chinese in which we will show that Chinese data supports two classical theories on genericity: (1) generic sentences (not kind genericity) involve quantification over individuals,

situations, worlds, events, etc. So for a generic sentence to be felicitous, a tripartite structure is needed in which the two elements are related to one another in order to have a complete generic interpretation (Carlson 1989). (2) The way the tripartite structure is partitioned depends on topic-focus distinction: focus projects onto the nuclear scope and topic projects onto the restrictive clause (Reinhart 1981, Partee 1991, Chierchia 1992, Krifka 1992, Kiss 1998, Cohen and Erteschik-Shir 2002).

Genericity in Chinese is the same as that in English: Chinese bare nominals can be generic freely for the simple reason that bare nouns are kind denotation, thus they are definites and can be topic mapped into the restrictor. Though not the suitable sort to be predicated by non-kind predicates, a Carlson (1977)'s realization operation can be triggered to realize kinds as objects and yields property denotation of <et> (Krifka 1995). The variable introduced by the realization function can be bound by generic operator and yielding a generic reading (Chierchia 1995, Cohen 2001).

(1) a. 熊猫吃竹笋。

b.  $GEN(x,s)[R(x, Pandas) \ \& \ C(x,s)][eat \ bamboo \ shoots(x,s)]$

c. In general, if  $x$  i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kind *Pandas* and in a typical situation  $s$ ,  $x$  eats bamboo shoots in the typical situation  $s$ .

But indefinites in Chinese, being inherently nonspecific, cannot be so mapped for they are not natural topic. For an indefinite generic to be felicitous, other materials should be supplied to map into the restrictive clause for providing a domain for generic quantification. The other materials are topic triggered mostly by modality such as modal verbs, *if*-conditional, and symmetric mathematic objects. This can also be accounted for by the above two theories. Modals can introduce a typical tripartite structure, with the restrictor being the *modal base*, unexpressed set of presuppositions. That is to say modals can introduce a covert topic into a generic sentence for which the generic operator can quantify, or it provides the domain of generic quantification (Krifka *et al* 1995). The modal base determines the set of accessible worlds with respect to a certain type of accessibility relations, for example, the worlds compatible with someone's knowledge, the worlds compatible with the law. In the former case, the sentence expresses a descriptive or epistemic generalization, while the latter expresses a normative or deontic generalization. In this way, Carlson (1995)'s *rules-and-regulations* approach can be reduced to generic quantification in that the rules are represented as possible worlds forming "domain of generic quantification". The rule denoted by a generic may be physical, biological, social, moral, or linguistic, etc, which still can be implemented under a quantificational and modalized structure (as in Greenberg 2003).

(2) a. 一个学生应该努力学习。

b.  $\forall w'[\forall x[student(x,w') \rightarrow P(x,w')] \rightarrow \forall x[student(x,w'') \rightarrow studies-hard(x,w'')]]$

c. every world where every student has a certain social makeup is a world where every student studies hard.

## 现代汉语比较句式的句法结构

何元建

香港中文大学

现代汉语中，“比较”作为一个语法范畴，有两种类型的句式：等比句和差比句。语义上，前者表示比较对象在性质、程度上相近或相等，后者表示对象在性质、程度上有所差异，并不相同或相似。句法上，等比句则比差比句简单得多。具体来说，等比句有三种：一、“和 / 跟……比 / 比较 / 相比（较）”字句的肯定形式；二、“有”字句的肯定形式；三、“像”字句的肯定形式。其中，“和 / 跟……比 / 比较 / 相比（较）”字句本身又有两种形式：一种要在比较结果中复指主体和客体，而另一种就不再复指。差比句有五种：一、等比句中出现了选择项；二、等比句的否定形式；三、等比句的疑问形式；四、“比”字句；五、“于”字句，是继承古汉语的句式。

对比较句的研究历来都有。早期的观察与论述以吕叔湘（1942）最为全面，其它如黎锦熙（1924）、高名凯（1948）、丁声树等（1961）都较为简略。对不同比较句式的研究有陆俭明（1980）、朱德熙（1983b）、马真（1986）、邵敬敏（1990）、刘慧英（1992）、包华莉（1993）、张献忠（1993）、李力（2001）、谢仁友（2003）、许国萍（1997, 2007），等等。不过，大多考虑比较句式的语义范畴，而非对比较句式的结构进行解析。这方面，李纳、汤普森（Li & Thompson 1981）、曹逢甫（1997）、刘丹青（2003）虽有涉及，但主要关心的问题在于比较句中的某一成分是否是话题成分。然而，如何解析现代汉语比较句式的成分结构，之前的研究中基本阙如，而这正是本文的核心所在。

按照本研究的结果，结构上，“比”字句和“于”字句除外，“和 / 跟……比 / 比较 / 相比（较）”字句、“有”字句和“像”字句三者的基本结构相当一致。“比 / 比较 / 相比（较）、有、像”是表示比较的轻动词，表示比较结果的成分就是谓词。这个谓词如果带上主语，这个主语再复指主体和（或者）客体，就可以形成等比句和差比句之间的变换。“比”字句源于古汉语中的“于”字句，但后者要居于谓词之后，是补语，而前者要出现在谓词之前，是状语。这个“比”是介词，理论上应该是从“于”发展而来，而“比 / 比较 / 相比”中的“比”应该是“比较 / 相比”的缩略形式，是轻动词，不一样。二者之间有无渊源，以及古、今汉语之间的语序变迁，需要另行研究。



## 单音节副词及其重叠形式与动词搭配时的韵律问题

洪 爽

香港理工大学

现代汉语中有一些单音节副词具有双音节的重叠形式，重叠后仍然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副词修饰动词，重叠前后副词的基本语义保持不变。本文旨在考察这类副词在重叠前后与动词的音节搭配问题。请看下面的例子：

- |              |            |            |
|--------------|------------|------------|
| (1) 刚走——刚刚走  | 刚离开——刚刚离开  | (自由搭配型)    |
| (2) 默背——*默默背 | *默背诵——默默背诵 | (严格限制型)    |
| (3) 白费——*白白费 | 白浪费——白白浪费  | (部分限制型 I)  |
| (4) 足有——足足有  | *足用掉——足足用掉 | (部分限制型 II) |

例(1)中的单音节副词“刚”与其双音节的重叠形式“刚刚”都具有“表示接近或切中某一点”的意义。在与动词的音节搭配方面，“刚”和“刚刚”都是既可以修饰单音节动词(如“刚走”/“刚刚走”)，也可以修饰双音节动词(如“刚离开”/“刚刚离开”)，即，[1+1]、[1+2]、[2+1]和[2+2]都是合法的韵律结构，本文称这种副动搭配形式为“自由搭配型”。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单音节副词及其重叠形式在与动词搭配时都是“自由搭配型”。例(2)中的“默”和“默默”具有相同的语义，前者可以修饰单音节动词，却不可以修饰双音节动词；后者可以修饰双音节动词，却不可以修饰单音节动词，即，[1+1]和[2+2]是合法的韵律结构，而[1+2]和[2+1]是不合法的韵律结构，本文称这种副动搭配形式为“严格限制型”。例(3)中的“白”和“白白”语义相同，“白”既可以修饰单音节动词也可以修饰双音节动词，而“白白”则只能修饰双音节动词不能修饰单音节动词，即，除[2+1]之外，[1+1]、[1+2]和[2+2]都是合法的韵律结构，这种类型的副动搭配本文称作“部分限制型 I”。另外，还有一种副动搭配属于“部分限制型 II”，即，除[1+2]之外，[1+1]、[2+1]和[2+2]都是合法的韵律结构，如例(4)所示。

在上述四种类型的副动搭配中，[1+1]和[2+2]似乎都是没有问题的韵律结构，符合使用汉语时“求偶成双”的习惯。问题较多的是[1+2]和[2+1]的韵律模式，为什么有的情况下合法，有的情况下不合法？本文试图解释这一问题。认为，[1+2]和[2+1]可以构成一个三音节的“超韵律词”而合法存在。之所以有些单音节副词只允许[1+1]的形式，而不允许[1+2]的形式，是因为这些单音节副词必须“嵌偶”使用；有些双音节副词只允许[2+2]的形式，不允许[2+1]的形式，是因为这些双音节副词必须“合偶”使用。“嵌偶”与“合偶”的本质在于句法结构的不同。换言之，“刚离开”合法而“\*默背诵”不合法，“足足有”合法而“\*白白费”不合法，是因为“刚离开”和“\*默背诵”具有不同的句法结构，“足足有”和“\*白白费”具有不同的句法结构。不同的句法结构决定了不同的韵律表达。

## 副词“还”与反问句关联的理据

胡德明

安徽师范大学

对于副词“还”用于反问句的现象,《现代汉语虚词例释》、丁声树等(1961)、陈昌来(1993)、邵敬敏(1996)、吕叔湘(1999)、柴森(1999)、沈家煊(2001)、刘月华等(2001)、张平(2004)、殷树林(2006)、于天昱(2007)等都有过论述。“还”在反问句中的作用和意义究竟是什么?“还”与反问句关联的理据是什么?

我们对《编辑部的故事》中的134个“还”类反问句和《雷雨》中的29个“还”类反问句一一分析,反问句中“还”的意义可以归纳为四类:“还<sub>1</sub>”表示动作或状态持续不变;“还<sub>2</sub>”表示项目、数量增加,范围扩大;“还<sub>3</sub>”表示“元语增量”;“还<sub>4</sub>”表示出乎意料,竟然,居然。

“还<sub>1</sub>”用在这样的语境条件下:事件a与事件b有共变关系,现在事件a已经发生了变化,按理说,事件b也应该跟着发生变化,但是事件b仍然持续不变。b维持不变是不“按理”的,是不应该的。“还”潜在的含有“不该”的语义。“还”潜在的“不该”义与反问句语用含义“q是不合理的”在语义上吻合。“还”潜在的“不该”义是“还”与反问句关联的语义基础。

“还<sub>2</sub>”表示增量,当说话人要表达不应该增量或不再有增量或不可能增量时,具有了否定语义,从而与反问语气吻合,这是“还”与反问句关联的理据所在。

沈家煊(2001)对“还<sub>3</sub>”使用条件的描述:说话人认为,已经被交谈双方接受的命题a提供的信息量不足,因而提供一个信息度较高和足量的命题b。在提供了b之后,接受a就更不在话下。ab两个命题中的相对应的成分处于语义量级的两个极端。说话人陈述命题b,即处于最低极端的成分都具有某属性,那么处于最高极端的成分就更不该不具有该属性,a命题就具有了“更不该”的含义。表示元语增量的“还<sub>3</sub>”含有“更不该”语义与反问句的语气条件也正好吻合,自然与反问句关联。

“还<sub>4</sub>”表示“出乎意料,竟然,居然”。所谓“出乎意料”,就是在说话人看来,某事按理应该是这样,结果却是那样。“按理”“应该”是这样,结果却不是这样;这就潜在的含有“不应该不是这样”的意思。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还”都或明或暗地含有“不该”义或“更不该”义,与反问语气吻合,这是“还”与反问句关联的理据。

## 贝叶斯方法与语用学研究

黄振荣  
香港理工大学

我们尝试利用概率论中的贝叶斯方法探讨语用学中会话寓义的问题。贝氏方法近年在认知科学中获得广泛应用，加深了人们对人类思维模式的认识。我们会介绍贝氏方法的精神，并讨论语用量级推理(scalar inference)的一个例子，发现贝氏模型可以把特殊会话寓义和广义会话寓义作统一的处理，两者同是贝氏框架下的推理结果。这有助化解有关特殊会话寓义和广义会话寓义的区别之争。

## 语用推理：从思辨性理想模式到心理现实模式

蒋 严  
香港理工大学

本文以格莱斯的会话理论作为讨论的起始点，结合一些新近文献，重新审视推理语用学里的一些重要概念，如合作、理性和溯因。关联理论的研究成果倾向于认为：(1) 言语交际不是一个合作的行为，也不需要合作这个概念来解释语用意义的发出和理解。(2) 语用推理的最佳解释模式不是溯因逻辑，而是试探法加上演绎推理。这些似乎都可以在认知心理研究中找到支持性的例证。并与相关的认知心理概念和过程相吻合。如果时间允许，我们会以隐喻理解为例，从词汇语用学的即场概念构建的角度作进一步的阐释。

## “进行”的完句功能及其特点

姜自霞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一、在留学生的作文语料库中，有如下偏误语例：

- (1) \*最近在公共场所吸烟的问题严重，本文对“吸烟对个人健康和公众利益的影响”探讨。
- (2) \*再长大了，可以把自己的言行和父母的言行比较，选择更好的言行。
- (3) \*对中国流行的服装风格要一定的宣传。

(4) \*政府想帮助青少年养成良好的习惯，所以对吸烟者严厉的惩罚。

这些句子都是不完整的，已有的完句范畴研究（黄南松，1994；李泉，2006）提到了多种方法。可以加词、改词或调整句子语序，但比较合语感并且改动较小的做法是在动词或动词为中心语结构前加“进行”。

本文主要从这些偏误语例出发，尝试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为什么添加“进行”可以使这些句子成为完整的句子？添加“进行”的完句手段与其他完句手段的区别是什么？使用“进行”有哪些限制？

二、宋玉珂（1982）认为，“进行”可以解决双音动词加名词修饰语不能作谓语的矛盾。如例（3）（4）中的“惩罚”“宣传”加上了定语“严厉”“一定”后，具有了名词性，因而失去了动词的典型语法特征，不能作谓语。指出这一点是非常正确的。可是有的双音动词即使没有名词或形容词修饰语，也照样不能独立作谓语，如本文的例（1）（2）。对此，宋玉珂认为是“解决句子没尾巴的矛盾”，刁晏斌（2005）借用沈家煊（1995）中“有界”“无界”的理论对此进行了阐发，认为汉语中“无尾巴”即“无界”动词一般不能出现在句子中，前加“进行”是使之“有界化”的途径之一。

我们认为，缺少谓语动词说无法解释无修饰语的情况，而有界化理论虽然能解释单个动词不能成句的情况，却又无法解释有修饰语的动词仍然不能成句的问题，文首句子不完整的原因应该和句子中动词的性质有关。动词“研究”“惩罚”“探讨”“宣传”都是朱德熙先生（1982：60）提到的“名动词”，这类动词有名词的功能。沈家煊先生（2009）提出“汉语的动词是名词的一个次类”，而且“作为名词的一个次类，动词的特殊性在于它的典型功能是充当谓语（陈述语）”，对此我们表示很赞同。从根本上说，传统意义上动词在静态上和名词有许多相同的功能，但是当处于动态的实现状态时，动词凸显出的典型特征是谓语位置上的陈述功能，但在主宾语位置上则发挥指称功能，尤其是当前面有定语时，这种指称功能更为明显。文首句子中的词语，当是光杆动词时，需要有界化才能完句，而前加“进行”则是凸显了其名词性，使这些动词不再用于陈述（去述谓化），而是指称一个事件。

三、与其他完句手段相比较，已有的完句手段往往凸显动词的动词性，通过修改使动词充当句子的谓语，而前加“进行”是凸显其后动词的名词性。除了语法功能上的不同，前加“进行”还具有特殊的语用功能。“进行”句带有书面语体色彩，在对外汉语教学的高级阶段尤其重要。

另外，“进行”的使用也有一定的限制条件。《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八百词》中都提到了“进行”使用的一些限制条件，包括：（1）其后的动词必须是双音节动词；（2）这些动词都必须是有持续义、书面色彩浓的动词。此外，“进行”后不能接动宾结构和动补结构，这也和“进行”凸显名动词的名词性有关。

## 试析“这/那个A的”句式

金 晶

香港理工大学

本文所考察的是汉语口语中的“这/那个A的”句式（A为形容词成分），例句如下：

- (1) a. 天儿那个冷的呀，穿多厚的棉袄都没用了！
- b. 果然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你瞧他那个高兴的！
- c. 我这个急的哟，一晚上没合眼。

语法书在讨论指示代词与量词的组合形式“这/那个”的语法功能时，一般都会提到它具有指代（单用时）或指示（修饰名词性成分时）的作用。朱德熙（1982年《语法讲义》）曾进一步观察到，“这、那”、“这个/份、那个/份”除了单用或作为名词成分的修饰语之外还可以用来修饰谓词，以表示程度之高，例如：

- (2) a. 一家子那哭啊，看来真叫人心酸。
- b. 那个冷啊，就别提了。
- c. 你瞧他这份高兴。

然而对于（2）这类表述，从理论内部的阐释上来看我们仍然有办法继续维持原有对“这、那”、“这个/份、那个/份”指示功能的定位。具体说来，有相关句法证据可以支持我们将被修饰的谓词处理为一个已经名词化了的成分。不过本文所讨论的“这/那个A的”格式与表面上看似相近的（2）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异，而且目前尚鲜有专文就该格式的一些细节问题展开过深入的研究，因此本文希望能够在这些方面做出一些初步的讨论。

本文首先关注的是“这/那个A的”中“这/那个”的句法地位。相关句法测试表明，该格式中的A体现出鲜明的谓词性特征，因而已很难再被分析为一个名词化了的成分，这同时也意味着修饰A的“这/那个”丧失了被界定为一个指示性成分的可能性。进一步地，根据“这/那个”在“这/那个A的”中所体现出来的语法功能，本文认为它们已经具备副词的属性；更具体地说，这种用法下的“这/那个”应当可以被纳入程度副词这一小类。针对“这/那个”由指示成分到副词成分的转变，本文还将尝试从语法化的角度、结合其他语言中的类似情况予以相应的讨论。

另外，鉴于“这/那个A的”中的“这/那个”不能被其他副词（如“这/那么、这/那样儿”）所替换；同时“这/那个A的”中的量词只能是“个”，而不允许诸如“这/那份A的”、“这/那种A的”之类的表述——这些语法事实都支持本文得出以下结论：“这/那个A的”已经凝固成为一个独立的、稳定的表达格式。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对该格式中A的准入限制以及整个格式在具体语境下的使用条件进行考察，以归纳出“这/那个A的”句式在语义/语用表达方面更多的特质。

# 论“过（了）+时间词语”之类格式充当时间分句

匡鹏飞

华中师范大学

## 一、格式的语表形式

时间复句的语义特点是时间分句表达一个与正分句所述事件有关的时间范畴。本文拟研究由“过（了）+时间词语”之类格式充当的时间分句与正分句之间的种种时间关系。这类时间分句包括以下四种句法格式：A. 过（了）+时间词语；B. 时间词语+过（了）；C. 过去（了）+时间词语；D. 时间词语+过去（了）。在表已然时，“过”或“过去”后面的“了”可以有条件地隐现。在充当时间分句时，由于所表时间意义基本相同，如果忽略它们之间在结构、语用等方面与本研究无关的差别，可把它们看作同一类格式。其中，“过（了）+时间词语”因为出现频率相对较高，作为它们的代表格式。例如：过了好一会，母亲才苏醒过来。本文把能进入这类格式的表时段或时点的词或短语统称为“时间词语”。

## 二、时间分句的语法意义

2.1 时间分句中时间词语若表时段，其语法意义与正分句包含的语义特征密切相关。

如果正分句包含[变化]的语义特征，即表示某种新情况的出现，时间分句的语法意义就表示从参照时间到正分句所述新情况的出现之间的时间间隔。[变化]的语义特征表现在语法形式上，就是正分句是表示动态性的句子，其谓语一般为“动词+结果补语”、“动词+趋向补语”等含有完结意义的复杂动词短语结构或者谓语动词之后有表完成的动态助词“了”。这些结构的共同特点就是表示的动作行为都是“有界”的。

如果正分句包含[保持]的语义特征，即表示对原有状态的保持，时间分句的语法意义则表示某种状态从参照时间开始所持续的时段长度。[保持]的语义特征表现在语法形式上，就是正分句是表示静态意义的肯定句，或含有重复意义的肯定句，或者是否定句。这些句子的共同特点就是所表示的动作行为都是“无界”的。

“过（了）+时间词语”之类格式充当时间分句，如果时间词语是表时段的，该格式的正分句表示[变化]义是无标记的，表示[保持]义则是有标记的。

2.2 时间分句中时间词语若表时点，其语法意义也与正分句的语义特征密切相关。

如果正分句包含[变化]的语义特征，时间分句就表示正分句所述新情况的出现发生在该时点之后。如果正分句包含[保持]的语义特征，时间分句就表示某种状态在该时点之后仍在延续。

## 三、复句的时制特点

“过（了）+时间词语”之类格式充当时间分句的复句，其时制特点主要体

现为正分句与时间分句之间的后时关系，即正分句的事件发生时间在时轴上总是后于参照时间。这种相对时关系，是这类复句在时制上最本质的特点，前述时间分句的各种语法意义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由这个时制特点决定的。

在时间复句中，由于正分句是句子的表义重心，全句的绝对时制是针对正分句所述事件的已然和未然而言的。与相对时的确定不同，绝对时主要根据事件时间与说话时间的关系而定。如果事件时间先于说话时间，全句表示已然；反之，如果事件时间后于说话时间，全句则表示未然。

#### 四、相关问题的思考

时间分句表达时间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比如，从时间分句的内部构造来看，有两种大的类别。一种是纯粹意义上的时间表达，即分句以时间概念的形式来反映与正分句所述事件相关的某个时间范畴，这样的时间分句可称为“时间背景类时间分句”。另一种是以某个另外事件发生的时间为参照时间，来观察主要叙述事件发生的时间，这样的时间分句可称作“事件背景类时间分句”。

时间背景类时间分句可以表达不同性质的时间意义，至少有以下两种。一种是直接指明正分句所述事件发生的时间，另一种并非直接指出正分句所述事件发生的时间，而是间接表明与正分句所述事件相关的一个时间概念。本文所讨论的“过（了）+时间词语”之类格式充当的时间分句即是后一种情形。

可见，时间分句表达时间的方式不仅多种多样，而且，不同类别的时间分句所表达的时间意义也可能不尽相同。因此，时间复句中种种复杂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的探讨。

## 论现代汉语形容词的分化

李葆嘉

南京师范大学

龙果夫（1955）将汉语形容词分为体词性和谓词性两类、朱德熙（1956）将汉语“形容词”分为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两类。本文基于语义语法学理论和方法，对汉语形容词的分化进行了新的探讨。1. 通过对代表性论文中有关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论述的剖析和词例的逐一检讨，得出此二分并不合适的结论。2. 基于前人研究，将形容词分化为四类：（1）性质词 语义特征[+特性][+事物][+单纯][—增饰][+可增度]，其不同程度的差异未在词的内部词汇化，表达程度务必借助其他手段。（2）区别词 语义特征[+品类][+事物][+单纯][—增饰][—可增度]，其不同品类的差异已在词的内部词汇化。（3）增度词 语义特征[+特性][+事物][—单纯][—增饰][—可增度]，其不同程度的差异已在词的内部词汇化。（4）增饰词 语义特征[+特性][+事物][—单纯][+增饰][—可增度][+可强调]，其比况式附加语义已在词的内部词汇化。3. 性质词凸显的是“定

性”，增度词凸显的是“程度”，增饰词凸显的是“修饰”。4. 所谓“性质形容词”是程度范畴义未“内化”，可以通过外部添加程度义的性质词；所谓“状态形容词”是程度义范畴义已“内化”，无须通过外部添加程度义的性质词。如果某些“状态形容词”再添加“程度副词”，多为表强调。在这种情况下，程度副词已兼表强调语气，或已转为语气副词。所谓“性质”和“状态”，尚未深刻反映形容词次类之间的本质区别，能不能添加“很”（在未知区别很<sub>1</sub>和很<sub>2</sub>的情况下）也并非“性质”和“状态”的区别标准。

#### 第一节 引论

#### 第二节 对性质形容词研究的检讨

关于性质词的分类|限制作用——关于性质词与数量词的组合——关于性质词做定语不自由——关于性质词做状语不自由

#### 第三节 对状态形容词研究的检讨

关于状态词的句法谓语句性——关于状态词的语义有界性——关于状态词的语用描写性

#### 第四节 形容词的语义句法功能及其分化

分类、限制与描写——性质、增度和增饰——五类状态形容词的例词辨析

#### 第五节 性质词的特点及其甄别标准

区别词的语义特征——性质词的句法表现——性质词的甄别标准——性质词的增度等级

#### 第六节 ABB 式、AABB 式的结构甄别

ABB 式的两种类型——AABB 式的三种类型

#### 第七节 ABB 式增饰词的语义分析

事物特性增饰——健康特性增饰——表情特性增饰——行为特性增饰——境况特性增饰

## “V 了 0” 述宾短语的功能研究

李铁根

韩国启明大学

近几年来，随着语法研究的不断深入，随着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从对外汉语教学这一独特的视角进行汉语语法研究，是深化汉语语法应用研究的一条有效途径。它不仅有助于发现并解决对外汉语教学中提出的诸多问题，也可以大大深化汉语本体研究。

在以往的汉语本体研究中，述宾短语作为一种重要的短语类型，时态助词“了”作为重要的时体标记，历来受到普遍的重视，研究成果也很多。然而利用这些成果我们还是无法解释对外汉语教学中提出的诸多问题。带“了”的述宾短



语（即“V了O”）的句法功能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如“来了客人”可以在谓语位置上出现（如“他家来了客人”），但不能用在补语位置上，而“吐了血”既可以在谓语位置出现，还能在补语位置上出现（如“她累得吐了血”）。由于以往的研究没有注意到这类现象，教师也没有注意到其中的规律，因此外国学生常常不知道怎么用，不敢用和用错的时候很多。本文把“V了O”述宾结构作为一个考察整体，从对外汉语教学的角度进行了综合的探讨分析。

本文主要观点如下：

1) “V了O”述宾短语的类型与“VO”述宾短语类型并不完全相同；

2) 与“VO”相比，“V了O”述宾短语所能充当的句法成分以及在不同句法位置上表现出不同的语法特点；

3) “V了O”述宾短语在不同的句法位置上“了”呈现出不同的表时功能。在某些句法位置上呈现出绝对时的表时功能（如在谓语位置上），在某些句法位置上呈现出相对时的表时功能（如在定语位置上）。

4) “V了O”述宾短语在某些句法位置上存在歧义问题。

本文从多个角度考察并分析了“V了O”述宾短语的一些使用特点和规律，从而加深了我们对述宾短语和时态助词“了”各自本质属性的认识，以及现代汉语时制表达规律的认识，同时本文的研究也为汉语教学，尤其是对外汉语教学提供了一些参考依据。

## 汉语给予句式“N<sub>1</sub>+V++N<sub>3</sub>+给+N<sub>2</sub>”与“N<sub>1</sub>+给+N<sub>2</sub>+V+N<sub>3</sub>”的

### 方言类型分布与历时考察

李 炜 和丹丹

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

#### 一、问题的提出与相关事实

1、朱德熙先生在《与动词“给”相关的句法问题》一文中指出，普通话里可以表示给予义的主要有四种基本句式，分别是：

S<sub>1</sub>: N<sub>1</sub>+V+给+N<sub>2</sub>+N<sub>3</sub>: (我送给他一本书)

S<sub>2</sub>: N<sub>1</sub>+V++N<sub>3</sub>+给+N<sub>2</sub>: (我送一本书给他)

S<sub>3</sub>: N<sub>1</sub>+给+N<sub>2</sub>+V+N<sub>3</sub>: (我给他写一封信)

S<sub>4</sub>: N<sub>1</sub>+V+N<sub>2</sub>+N<sub>3</sub>: (我送他一本书)。

以上四种句式中 S<sub>2</sub> 和 S<sub>3</sub> 属非双宾语给予句式。经观察研究，我们发现：1) 这两个句式存在地域分布上的不同（因此可能具有类型学的意义）；2) 这两个句式在历时上是先后出现的，S<sub>2</sub> 早已出现（在“与”字句时就大量存在），而 S<sub>3</sub> 而的出现则是比较晚近的事。

2、经初步调查，北方方言主要使用 S<sub>3</sub> 式（或类似于 S<sub>3</sub> 式的句子：“给”分布在主要动词前面）。例如：

中原官话关中片：

给娃拿个馍。（陕西咸阳）

中原官话郑曹片：

小涛快过生儿了，我给他买两身衣裳吧。（河南许昌）

我给你做顿面条吧，你想吃不想？（河南许昌）

中原官话秦陇片：

我给你哈还二十块钱。（青海西宁）

胶辽官话登连片：

我给你炒了满满一碟鸡蛋。（山东烟台）

胶辽官话青州片：

我给你弄了条烟。（山东临沂）

咱妈给你削了俩苹果。（山东临沂）

兰银官话：

他给我发给了一个证明。（甘肃兰州）

你给客人沏给一杯子茶。（甘肃兰州）

楼上老回回给昂们家炸了一袋子油香。（宁夏银川）

别给你寻了一个便宜的营生。（宁夏银川）

晋语大包片：

我给你拿五百块钱。（内蒙古托克托）

晋语邯新片：

我给你掂啦两瓶儿酒。（河南安阳）

而在南方的吴、粤、闽、客四大方言中，则主要使用 S<sub>2</sub> 式。例如：

吴方言：

学堂奖一本书拨我。（上海）

还五块洋钿拨小王。（上海）

粤方言：

小王送张照片畀佢。（广东广州）

你借把刀畀我。（广东广州）

你赔翻三十蚊畀我。（广东广州）

客方言：

佢送一本书分你。（广东梅县）

佢借五块钱分佢。（广东梅县）

闽方言：

姨姨送蜀合花瓶乞我。（福建福州）

汝下昼拍蜀只电话乞老王。（福建福州）

我写一张批护伊。（福建平和）

伊寄我一本册护我。(福建平和)

## 二、研究思路

1、对汉语南北诸方言的相关事实进行更加细致的描写，而后对南亚语系、阿尔泰语系诸语中的相关给予句式的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并与相应的汉语南北方言的情况做深入的对比和分析，以期做出类型学意义上的合理解释。比如以下事实：

韩语（阿尔泰语？）：

我 给你 一盘菜 做 给。  
我给你做给一盘菜。

王 老师 给我 两本 书 送了。  
王老师给我送了两本书。

他 给妹妹 一个苹果 拿 给了。  
他给妹妹拿了一个苹果。

他 给爸爸 三杯酒 倒 给了。  
他给爸爸倒了三杯酒。

印度尼西亚语（南亚语）：

Saya kasih satu buku buat/untuki kamu.  
我 送 一本书 给 你。  
我送一本书给你。

越南语（南亚语）：

Tôi mua hai quyển sách cho anh ấy  
我 买 两 本 书 给 他。

Me sao mot dia thuc an cho Tieu Cuong  
妈妈 炒了 一 盘 菜 给 小强。

2、S<sub>2</sub>、S<sub>3</sub>两式形成的时间层次不同。早的先不说，就拿《红楼梦》来说，在S<sub>2</sub>和S<sub>3</sub>相比前者属常用句式，而后者属于“罕用句式”。经初步查找，《红楼梦》中S<sub>2</sub>“与”字句和S<sub>2</sub>“给”字句都有大量用例，但S<sub>3</sub>“与”字句好象没有，S<sub>3</sub>“给”字句只有几例（会做精确的量化统计）。《红楼梦》S<sub>2</sub>用例：

至次日，早有雨村遣人送了两封银子，四匹锦缎，答谢甄家娘子，又寄一封密书与封肃，转托问甄家娘子要那娇杏作二房。（《红》2回，22页）

闲言少述，且说宝玉来至梨香院中，先入薛姨妈室中来，正见薛姨妈打点针黹与丫鬟们呢。（《红》8回，118页）

大姐儿因为找我去，太太递了一块糕给他，谁知风地里吃了，就发起热来。（《红》25回，338页）

惟有黛玉看见家乡之物，反自触物伤情……那里有人也给我带些土物？  
(《红》67回，928页)

《红楼梦》S<sub>3</sub>用例：

说着，把衣服拿出来给宝玉挑了一件穿。(《红》89回，1243页)

与1相关的是，在清代具有南方方言特征的作品中，如琉球官话系列课本中我们发现S<sub>2</sub>式是常用句式，而未看到S<sub>3</sub>两的用例。

3、S<sub>2</sub>、S<sub>3</sub>可能是处于不同语法化阶段的给予句式，它们在语义、语用的表达上各有侧重：S<sub>2</sub>是不存在歧义的只表给予义的句式，而S<sub>3</sub>则是在表达给予义的同时也表达了服务义——给予这个行为本身也可看作是一种服务……

## 作为构式的“都XP了”及其形成机制

李文浩

上海师范大学

“都XP了”构式具有三重意义：1) 事态已然；2) 对事态已然性的强调；3) 对已然事态极性程度的强调。前两重意义应归属于构件及其组合关系；第三重意义则归属于构式整体。“都XP了”构式的存在具有理据性，回溯推理显示它承继于非典型“连”字句。

### **Explicit Epistemic Markup of Causes in Emotion Constructions**

Lee Yat Mei Sophia

Huang Chu-Ren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Natural Semantic Metalanguage (NSM) has been a prominent model to explore human emotions from a universal, language-independent perspective (Wierzbicka 1996). Instead of defining emotions in an abstract sense, NSM analysis decomposes emotion as complex events involving a cause and a mental state which can be further described with semantic primitives. However, no objective criteria have been offered yet to define the cause empirically, which has been considered a concrete realization of emotion from psychological, cognitive, and computational perspectives (James 1883, Chang et al. 1998, Ochs et al. 2006). In this paper, we concentrate on how cause can be identified linguistically. This study will have great implications not only for the linguistic theory of emotion but also for the linguistic account of causal events.

We focus on what Chang et al. (1998) described as change-of-state emotion verbs since these verbs often have cause explicitly expressed in a complement according to them. One would expect the cause clause to be expressed by the immediate subordinate clause. However, to our surprise, we found that the most

frequent types of verbs in the immediate subordinate clause are the seeing and coming/going verbs, as shown in Table 1, extracted from the Chinese Gigaword Corpus:

Epistemic markers	Examples	Tokens
seeing	(1) wo hen <b>gaoxing</b> <i>kandao tamen huilai</i>	1046
coming/going	(2) ta hen <b>gaoxing</b> <i>canjia zheci de hunli</i>	583
knowing	(3) wo men hen <b>gaoxing</b> <i>dezhi jueyi huode tongguo</i>	175
receiving	(4) ta hen <b>gaoxing</b> <i>huode shoujiang</i>	144
hearing	(5) ying guo shou xiang mei jie hen <b>gaoxing</b> <i>tingdao zhege xiaoxi</i>	113

Table 1. Types of Epistemic Markers of Change-of-State Verbs

In (1), the cause of *gaoxing* ‘glad’ is the event described by the embedded ‘*tamen huilai*’, not the seeing action introduced by the higher predicate ‘*kandao*’. However, In (2), the immediate subordinate verb *canjia* ‘participate’ does describe the cause event of *gaoxing*. The unexpected fact that the causes events are not directly subordinated but further embedded below clauses headed by verbs requires explanation. What we observe here is that when the immediate subordinate clause is headed by an epistemic verb, then the direct cause is further embedded. In other words, these epistemic verbs seem to create a transparent environment for causal relation. We will further explain the motivations for the use of epistemic markers to mark the cause of change-of-state verbs. We will also discuss in what way the introduction of epistemic markers can be incorporated into NSM. We believe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epistemic marker of cause events would strengthen the explanatory and predicting power of the NSM theory, which could shed some light on emotion analysis both in linguistic theories and possible applications in automatic emotion detection.

## 框式介词“对（于）……来说”句法及话题焦点标记功能

刘 顺

南京审计学院

一、引言 本文主要讨论“对（于）……来说”框式介词的句法位置及其制约条件，框架中“来说”的隐现规律，以及该框式介词的语用表达功能。

二、“对（于）……来说”短语的句法位置及其制约条件

“对（于）……来说”短语在句中有两种句法位置：一是出现在主谓之间；一是出现在句首。例如：

(1) 信用调查，对于美国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正常和普遍的行业。

(2) 对于MBA学生而言，最重要的是沟通能力。

2.1 “对（于）……来说”短语只能放在句首位置上

2.1.1 “对（于）……来说”介引的成分是后面谓词的主事论元成分。例如：

(3) 对于传统产业来说，面临如何向现代公司转换的过程。

2.1.2 “对（于）……来说”介引的成分与句子的主语有复指关系，句子的主语含有代词性成分，复指“对（于）……来说”介引的成分。例如：

(4) 对于任何单个的恒星来说，它既有产生的一天，也有衰老死亡的一天。

2.1.3 “对（于）……来说”介引的成分与句子的主语构成框—根关系

(5) 对一份报纸而言，第一版是要闻版，排在这一版上的新闻比其他版重要。

2.1.4 句子的主语为“的”字短语。例如：

(6) 对我们来说，首先要做好是理顺部门与部门之间的隶属关系。

2.2 “对（于）……来说”短语 倾向于放在主谓之间

2.2.1 句子的主语为指示代词“这”或含有“这”的名词短语，回指前面句子叙述的一件事情。例如：

(7) 在地毯的另一头放着一只黄色的玩具小鸭，这对一个只有9个月的婴儿来说有极大的吸引力，

2.2.2 “对（于）……来说”框式介词介引的成分与句子谓语的某些成分构成论元关系。例如：

(8) 我今天讲的话，对高级干部来说不是那么愉快的。

2.3 “对（于）……来说”框式介词短语既可以放在句首，也可以放在主谓之间。

三、“对（于）……来说”框式介词成分“来说”的隐现

3.1 “对（于）……来说”框式介词短语出现在句首，“来说”必须出现。

3.2 “对（于）……来说”框式介词短语出现在主谓之间

3.2.1 “来说”必须出现

3.2.2 “来说”隐现自由

四、“对（于）……来说”话题的功能和结构

4.1 “对（于）……来说”话题的功能

我们认为“对（于）……来说”在汉语中兼做焦点话题标记，其功能引进一个与其他成分构成对比的话题。看下面的例句：

(9) 整个大自然充满了奥秘，对孩子来说，很多东西都是未知的王国。

例(9)中“对（于）……来说”介引的话题“孩子”显然跟“成人”对比。

4.2 “对（于）……来说”话题的语义特征

“对（于）……来说”所标记的话题有两类：一类是论元及准论元共指型

话题；一类是语域式话题，也称为汉语式话题，这类话题为述题提供所关涉的范围，或者框架。

#### 4.3 “对（于）……来说”话题的结构

“对（于）……来说”话题可以充当主话题和次话题，但不能充当次次话题。

五、结语 框式介词“对（于）……来说”在句子中既可以出现在句首，也可以出现在主谓之间。“对（于）……来说”是兼用的话题焦点标记，其功能引进一个与其他成分构成对比的话题，

## 位置动词的概念结构及其句法制约

刘 杰  
暨南大学

本文通过位置动词的概念结构解释“V 着 0”的歧义与“着”和“了”的互换。初步分析表明，射体和界标的不同匹配模式约束“V 着 0”有不同意义。“着”“了”互换必须以句法组合激活静态持续为条件，建立在日常经验基础上的逻辑心理联系支撑着“着”和“了”的互换。位置动词特殊的概念结构具有词汇意义的支持。

## 范式对立和汉语使动句

刘街生  
中山大学

本文考察汉语单动词小句组织的及物、作格范式对立并从范式对立角度对使动句作出分析。Davidse (1991, 1992) 在前人的基础上，针对英语小句句法组织，提出了范式对立的分析模式。以物质过程为例，一些基本小句，如“*She kicked the boy*”、“*He is running*”，它们构成及物范式。另一些基本小句，如“*John opened the door*”、“*The cooling system burst a pipe*”这两类小句，构成作格范式。这种范式对立观，吕叔湘（1987）已经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吕先生的句法“第一格局”，便相当于及物范式，“第二格局”便相当于作格范式。

汉语中的小句句法组织的范式对立和范式内部的联系主要通过语序和不同的句法变换来体现。属于及物范式的基本单动词小句，可以表示为“Actor+过程+Goal”、“Actor +过程”，具体的例子如“小明摔课本”这类一般及物小句和“小王工作”这类不及物小句。它们的特征是 Actor 都位于动词前，及物小句往往有“Actor+过程”变换，可能有被动派生句变换，可以有“Goal+过程”如“课本摔了”这类话题句变换，此时总隐含 Actor，此时如果 Actor 以有形形式出现，则可以

有两种形式，“Goal +Actor+过程”，“Actor+Goal+过程”。现代汉语的小句组织是及物范式占据优势，除了物质过程小句外，及物范式也可推及到其它过程小句。汉语中属于及物范式的使动句，具体而言，有三种类型。一种是“他建了一栋房子”、“我画了一幅画”、“李明吃了一个苹果”等这些终结动词（accomplishment verb）小句。一种是“她抓了我一脸花”、“她砍了李明一道口子”这类表示动作及于某个 Goal，然后导致某种结果的句子。还有一种是“我给了他一些钱”、“他送学校一批图书”，这类三元谓词句。

属于作格范式的基本单动词小句，可以表示为“Instigator+过程+Medium”、“过程+Medium”，具体的例子如“这些措施丰富了我们业余生活”这类使动句、“来了一个人”这类表层非宾格句。它们的特征是，“Medium”居动词后，“Instigator+过程+Medium”句没有“Instigator+过程”变换，也没有被动变换。另外，“Medium+过程”句像“Actor+过程”句，不会隐含“Instigator”。也不会有类似及物范式的“Instigator+Medium +过程”和“Medium + Instigator+过程”变换。汉语中作格范式，是一个弱范式。构成表层非宾格句的动词，可界定为（1）符合词汇化和其它一些因素限制的、（2）可解析为内部使因的即其唯一的参与者 S 是自发地参与过程，而不是外力促使 S 参与过程的、（3）只能带弱施动性 S 的动作用词或含移位方式的动作用词，以及具有表示过程变化能力的非动作用词。构成使动句的动词，除了（2）改为“可解析为外部使因的”，与构成表层非宾格的动词基本相同。及物范式的使动句，其特征是动词编码原因事件，其结果状态是论元中隐性编码的。作格范式的使动句，动词一般编码结果状态，使因成分一般不是由动词直接引出的，是间接的。两种范式的使动句，正体现了两种范式背后的语义差异。

汉语中基本小句的句法组织存在着及物范式和作格范式的对立，它们是宾格性和作格性的对立在汉语中的体现。

## 基于义类的形、名语素构词研究

### ——分析的原则及其倾向性规律

刘宗保

南京师大

文章的研究对象是《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中的形、名语素构成的双音复合词。以形、名语素的语义分类为基础，以组合分析的五大原则，即“透明度”原则、“属性范畴深度”原则、“类对类”原则、“质/量”原则和“倾向性”原则为分析框架，对此类复合词进行了形、名义类的双向选择组合分析，得出了其组合的倾向性等级序列。文章认为这些序列反映了人们在与世界的互动中，对属性和属性体关系认定的倾向性，即越处于序列左边（即选择性强的语义类），在认知互动中的显著度就越高，也就越容易进入形、名语素构成的复合词。



# The Syntax-Discourse Interface of Nominal Phrases in Chinese: A Split-DP Account

【林怡安】 Lin Yi-An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left periphery of Chinese nominal phrases in terms of the Split-DP Hypothesis (cf. Aboh 2004; Giusti 1996; Haegeman 2004), which proposes that the Determine Phrase (DP) is not a unitary projection but an articulated array of functional projections (FPs), including DforceP, DfocusP, DtopicP and DdefiniteP. Similar to their counterparts in the clausal domain, these FPs encode discourse-related properties. In line with Pereltsvaig's (2007) Universal-DP Hypothesis, it is assumed that the existence of these FPs is not subject to parametric variation cross-linguistically. On the basis of Chinese data, it is shown that these FPs exist in article-less languages as well. More specifically, it is proposed that an interpretable [Person] feature, which specifies information about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conversation, is accommodated in the head of DtopicP. This FP is assumed to be the discourse topic in the nominal domain. A personal pronoun is inserted in its Spec to provide such an 'aboutness' relation. Moreover, it is proposed that an interpretable [Focus] feature is accommodated in the Dfocus head and triggers the movement of an emphasised element (i.e. numerals and Degree Phrases) to its Spec. The existence of DfocusP also helps to explain why the collective marker *-men* in Mandarin can appear in a pre-numeral position but not in a post-numeral position. In contrast to the general assumption in the literature that proper names, pronouns and demonstratives all occupy the D position, the co-occurrence of these three lexical items within the same nominal phrase in Chinese can be easily accounted for given the existence of DtopicP and DfocusP in the left periphery of DP. Furthermore,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Dforce head bears an interpretable [Force] feature, which can be optionally lexicalised by a particle in Chinese (i.e. *mā* and *ne* in Mandarin). Since the particles appear in the phrase-final position, it is assumed that there is obligatory XP-raising to the top-most left periphery of nominals in Chinese, parallel to the obligatory XP-raising to the top-most left periphery of the clause. In contrast to Abney's (1987) DP Hypothesis, the other two existing analyses for nominal phrases in Chinese, namely Huang's (1982) and Lin's (1997) Noun Phrase (NP) analysis and Cheng and Sybesma's (1999, 2005) Classifier Phrase (CIP) analysis, cannot account for the aforementioned phenomena.

## 汉语句法语义研究的新思考

陆俭明  
北京大学

自古希腊以来，句法分析，尤其是动词谓语句的分析，基本上都遵循并采用句法上的“主-谓-宾”、语义上的“施-动-受”这一思路。这一分析思路应该说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并经实践证明这一分析思路对许多语法现象的分析是有效的。但是，语言是极为复杂的，语法上各种问题的解决，各种语法现象的解读，不是只靠一种分析思路所能奏效的。现代汉语里的存在句、“把”字句和一种特殊的数量结构关系句（如“十个人吃了一锅饭”和“一锅饭吃了十个人”这样的句式）等在汉语语法教学中所呈现的问题，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文章肯定了苏丹洁（2009）关于语法共性和个性的说法，并作了进一步的分析，重申了“词语之间语义关系多重性原则”（陆俭明 2008），在此基础上，郑重提出并强烈呼吁在汉语语法研究和教学上再也不能囿于句法上的“主-谓-宾”、语义上的“施-动-受”这一传统思路。文章认为，上个世纪新兴的构式理论与语块理论值得借鉴和重视，对解决按传统的分析思路所难以解释说明的问题，可以帮上大忙，尽管这些理论本身还不够完善，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究。文章具体介绍了“构式-语块”分析思路和教学法，并做了教学示例。文章最后说明，推荐“构式-语块”分析思路和教学法，绝不意味着要放弃甚至推翻传统的句法上的“主-谓-宾”、语义上的“施-动-受”这一传统分析思路，但目前已有的研究、教学实践说明，“构式-语块”分析思路和教学法可取性、可行性和有效性，特别是在分析、解读一些疑难句式（或普遍认为是特殊句式）上，优于传统的分析和教学思路。

## 自然语言理解的知识库建设与语言研究

苗传江  
香港理工大学

语言理解和表达需要知识，言语交际双方需要拥有共同的知识基础，语言学界对这个知识基础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作为人工智能最重要分支的自然语言理解，其目标是让电脑能够像人脑一样理解语言，它所面对的基本难题是，电脑是完全的白痴，它无法与婴儿的大脑相比拟，后者拥有掌握语言的天赋知识，这是最深层的基础。因此，自然语言理解把知识的重要性突显了出来，使之成为关键课题，信息社会对自然语言理解技术的迫切需要推动了对该课题的探索和实践。国内外已有多项与自然语言理解相关的知识库建设工程，如美国的 Cyc 和 WordNet、日本的 EDR、中国的 HowNet 和 HNC 等，这些项目大都始于上世纪八十

年代中后期，都已有近二十年的发展历程，建立了规模可观的知识资源，语言学界应该关注它们的探索成果。一方面，语言学研究可以从自然语言理解的知识库建设中得到有益的启发；另一方面，语言学应该深入了解自然语言理解对语言研究的需求，以此推动自身的发展。自然语言理解的知识库建设给语言学提出了很多深层次的研究课题，例如：语言理解和表达需要的知识有什么不同？语言理解有哪些不同的目标和层次？语言理解所需的知识可分为哪些类型？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别起什么作用？在各类知识中，哪些知识是最关键的？各类知识应该以什么方式表示和存储？各类知识应如何获取？等等。

## 有标假设复句的语用价值特征

罗进军

华中师范大学

本文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是从说话人显性意图与隐性意图的表达看有标假设复句的运用。接着是从句法管控与句域管控的双重视角理解有标假设复句。最后从有标假设复句强大的语用功能透视其使用价值。

## 再谈汉语不及物动词带宾语现象

潘海华

孙天琦

香港城市大学

北京大学

汉语中典型的不及物动词也常常可以后接一个名词性成分，以“她总掉头发”、“村里又死了人”为典型代表。其中动词后的名词性成分通常被分析为宾语，这类结构也被称作不及物动词带宾语或保留宾语结构。这类结构的一个核心特征是其中的动词属于典型的非宾格动词(unaccusative verbs)，由于其唯一论元位于宾语位置，呈现出表层非宾格(surface unaccusativity)特征。一般认为非作格动词是不能这样使用的，不能说“她总少头发”、“村里又哭了人”。这也是非宾格和非作格动词最重要最基本的区别之一。针对这一问题，刘探宙(2009)提出不同意见，指出汉语中一元非作格也可以带宾语，用于计数，表示完成量和总体量的对比。并提出包含非宾格动词和非作格动词的计数句有着相同的句法意义、形式构造和生成过程，在此基础上质疑汉语中区分非宾格和非作格动词的句法标准和必要性。

刘文提出的非作格计数句是非常有价值的发现，使我们对汉语事实的挖掘更深入了一步。但我们认为这个现象的存在并不影响汉语中非宾格和非作格的对比

立。一方面，汉语中表示计数意义的结构并不限于“非作格动词+NP”，非宾格动词、及物动词、三元动词也都可以。也就是说，只要满足相应的“计数”意义，语境合适时各类动词都可以这样使用，与具体动词的论元结构已经没有关系。所以，非作格动词能出现在这类结构中并不证明它和非宾格动词有相同之处。而且，“非作格动词+NP”也不一定表示计数，还可以表示“分配”、“对比”等。这种非常规的句法实现都是特定构式进行信息结构调整的结果，属于信息结构调整引发的语序变异，与动词的论元结构无关。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各种典型的表层非宾格结构都不允许非作格或其他类型的动词进入。所谓的非宾格动词和非作格动词都可以带宾语其实是两个不同层面的现象：前者是论元结构的表现，后者是信息结构的表现，不可混同处理。汉语中存在受信息结构驱动的特殊操作和变异语序。用信息结构的表现给论元结构下结论并不合适。

区分不同层面的句法分析非常重要，因为影响语言最终实现序列的因素不只一种，除了基本的论元结构外，信息结构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不及物动词+NP”序列的存在有多种可能性。位于不及物动词后的NP不一定是其宾语，也不能仅凭这个现象的存在就否定非宾格和非作格动词的差别。

## 论广州话谓词性的“形+名”组合

彭小川  
暨南大学

“形+名”组合在普通话及各大方言中一般都是体词性的，如：好人、帅小伙儿、好运气、大雨（倾盆），然而在广州话中，有部分“形+名”组合却是谓词性的，如：(1) 装修师傅好好人，价钱好合理。（装修师傅人很好，价钱很合理。）(2) 咁好运气！（运气这么好！）

对于这种现象，学界较少论及，然麦耘、刘丹青两位先生非常敏锐，均予以关注，并提出不少精辟的见解。不过，麦文（1995）主要是从构词法的角度（将其界定为“后补式形容词”）进行研究，刘文（2001）亦并非专文讨论此现象，且两文均有一些提法值得作进一步的考察。因此，广州话谓词性的“形+名”组合尚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全文主要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分析、论述谓词性“形+名”组合的句法性质与语义功能。指出，广州话谓词性“形+名”组合的句法性质比较复杂，绝非仅仅是形容词。它们有的确是形容词，如“快手”（手脚快）、“好味”（味道好）；有的则原为名词或名词性短语，在“好（很）/几（相当、挺）/咁（这么）/真系（真）+ [形+名]”等句法环境中表述功能发生转化，由指称变为陈述，成了谓词性的，如例(1)中的“好人”，例(2)中的“好运气”。还有的“形+名”组合在非谓词性的句法环境中一般不成立，如：“\*远路”不合语法，而在“咁远路（路这么远）”中则可

成立。这类“形+名”组合在句中多作谓语，也可作定语，如“薄皮橙(皮儿薄的橙子)”;作补语，如“搞到咁长手尾(弄得手尾这么长)”。

第二部分，论述谓词性“形+名”组合的特点。指出：

1. 不具类推性，并非具有相当的能产性。表现在：1)“形+名”组合中的“形”，不论作为语素还是词，其组合后的功能不具类推性。如：大风 - 好大风(风很大)；大事 - \* 好大事。2) 极性的形语素(或形容词)与名语素(或名词)的组合功能不对称，如：好样(样子好) - 丑样(样子丑)；好好意头(兆头很好) - \* 好差意头。3) 主谓性质的“名+形”组合不少不能变换为谓词性的“形+名”组合。如：质地曳(质地差) - \* 曳质地，个样好靚(样子很漂亮) - \* 好靚样。

2. 程度量级有趋大的倾向。如：太过(太)远路 / 鬼死咁(非常)远路 / 好鬼(非常)远路 / 好(很)远路 / 几(挺)远路 / 咁(这么)远路 / \*有啲(有点儿)远路 / ?唔(不)远路。

3. 一般不具有形容词的重叠功能。

第三部分，结合粤方言文献探讨谓词性“形+名”组合的生成机制。

## 单音节形容词与名词组合的语义选择机制

——基于定量统计的形容词“小”的个案分析

祁 峰

复旦大学

本文在结合语料库定量统计的基础上，以高频单音节形容词“小”为例，区分形容词义项的量级与非量级，并从语义角度对单音节形容词与名词组合中的选择性关系进行描写和解释。

## 从“着”、“在”的联系和分化看现代上海话“辣海”的使用

齐沪扬 张汶静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

1、以往对普通话“在”和“着”的研究表明，某方言中最终选用哪个字作为引出地点词的介词(时空前置词)可以是偶然的，但“在/着”相通是必然的，“V在”继承了“V着”中“附着”的语义特征。本文认为现代上海话“辣海”的使用是受到宁波方言“辣该”的影响。

“辣该”是由存在动词“辣”加一个虚化的处所语素兼后置词“该”构成。

“该”（或“待”）在宁波方言中作为状态助词经常使用，相当于普通话的“着”的意思：格小歪辣眠床高头困该。（这小孩在床上睡着）

宕头买来个画辣墙壁高头挂该。（那边买来的画在墙上挂着）

“辣……+V+该”发展到“辣该……V”，证明了“在”和“着”的联系和分化；至于“辣该”读作“辣海”则是浊音清化的结果。本文用现代语法学的标记理论讨论“辣海”的使用。在占据一定语言资料的基础上，对现代上海话的“辣海”和“辣辣”进行比较，认为在“辣海”系词类范畴中（包括“辣海”、“辣辣”、“辣”、“辣该”等等），这两个词在句法分布上呈现出不对称现象，“辣海”可以看成是范畴中的典型成员，是无标记的；“辣辣”则是范畴中的非典型成员，是有标记的。造成二者之间的差异，有语用上的原因，也有认知上的原因。

2、北方话的研究表明，尽管“在”字早已在文献中作为动词出现（V前V后均可），但“V在”是与“V着”相争之后才真正定型的，与“在……V”关系不密切。“V在”具有“附着”、“动作一次性”的语义特征，而“在……V”不受这对语义特征的限制。用这一方法可以解释大量“在……V”和“V在”不一一对应的例子，并解释为什么有些句子不合语法。但从现代上海话“辣海”使用中观察到，“辣海……V”和“V辣海”之间有着承继关系：论文详细讨论了现代上海话里的“辣海”使用上发展演变的途径：从共时平面的分析入手，论证“辣海”在使用上的每一次左移都是该词虚化的结果：“辣海”虚化的过程大致是沿着“辣……+V+该”-“辣该……V”-“V辣该”-“V辣海”-“辣海……V辣海”这样的过程进行的。论文以具体的调查作为依据，认为像“伊换一点港币辣海”这样“辣海”充当语气词的用法在现代上海话中已经衰微。

3、吴语存在动词兼前置词往往具有比“在”更宽泛的题元功能，在主要动词前，它常常兼表源点，相当于“从”，如把“从学校里回来”说成是“辣学堂里回来”。在动词后，“在”义词又兼表位移终点“扔到河里——贯辣河里”、“跳到台上——跳辣台上”。现代上海话“辣海”这样的功能丧失。在“辣海”系词类范畴中，单音节“辣”在动词后可以兼表位移终点，“辣辣”与“辣”有相同的功能，例如：？一本书贯辣海床浪厢。    一本书贯辣辣床浪厢。

“辣辣”中后一个“辣”的虚化的处所语素兼后置词的用法，相当于普通话“了”。由此可见在“辣海”系词类范畴中，“辣”相当于“在”，“辣辣”倾向于“在+了”，“辣该”、“辣海”则倾向于“在+着”。

注意到上述问题之后，本文分三个部分：（1）对现代上海话作出界定，从“着”、“在”的功能入手，在共时平面对“辣海”的使用情况作出描写，认为年龄因素和地域因素是影响该词使用的主要原因；（2）用典型的范畴理论对“辣海”进行分析，描写“辣海”系词的边界，解释造成边界不同的成因；（3）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对“辣海”的句法分布状况进行方言间的比较，以“辣海”为例，在“着”和“在”的联系分化问题上作出一定的解释。

# 汉语量词带定语功能差异探析

戚晓杰  
青岛大学

汉语量词可以带有定语，这已为人们所关注。本文着力讨论的是，量词带有定语可以产生哪些功能变化，而这则是学界所没有论及的。

汉语量词带有定语，主要表现为“数词+形容词+量词”结构框架。陆俭明先生（1987：53）曾对数量词中间插入形容词情况作过考察，指出：“在我们所考察的630个常用量词（包括借用量词）中，只有129个量词组成的数量词中间能插入形容词，约占量词总数的20%。”据陆先生统计，在这129个可带形容词定语的量词中，有117个为名量词，9个为动量词，3个为时量词；可以作量词定语的形容词数量并不多，只有“大”“小”“厚”“薄”“整”“满”“长”七个单音节词。然而，据我们观察，可作名量词定语的形容词共有十二个。这十二个形容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它们均为单音节状态形容词，其使用频率很高，因此在言语交际中，量词带有形容词定语现象我们时有所见。

由“数词+形容词+量词”结构的全面观察与分析，我们发现，汉语量词带有定语，对数量结构产生诸多影响，无论是其表义功能，还是语法特征，都发生一定的变化，呈现出不同于“数词+量词”结构的特性。

1. 量词带定语可以体现一定的语体色彩。“数词+形容词+量词”结构口语色彩显明，有轻松、随意的语感，一般不用于科技语体、公文语体、政论语体。而与之相对的“数词+量词”结构语体色彩则比较中性，可以用于任何交际场合。

2. 量词带定语可以改变数量结构充任定语的语义类型。在汉语中，定语按照其与中心语语义关系的不同，可以分为两大语义类型，一类为描写性定语，一类为限制性定语。数量定语一般为限制性的，但量词一经带有定语，数量定语则表现为描写性的。

3. 量词带定语可以改变数量结构充任句子成分的能力。由于特定语法结构框架的制约，“数词+形容词+量词”结构仍具有一般数量结构的语法功能，可以整体充任句子的定语、补语、宾语（包括介词宾语）、主语、谓语。但由于线性增量，“数词+形容词+量词”结构也呈现出不同于一般数量结构的功能，这主要表现为“数词+形容词+量词”结构不可以充任状语、后置定语。

4. 量词带定语可以打破数量结构而重构。由于量词定语的出现，“数词+形容词+量词”结构可以脱离数词而单独或者以重叠、反义对举形式充任定语（可以带有结构助词“的”，也可以递加在别的定语之上）、状语；“形容词+量词”结构重叠后，表示数量多或强调某种状态，“形容词+量词”结构反义对举，表示遍指。

5. 量词带定语可以渗入词法层面，由此成为一种词法结构形式。由于能带有形容词定语的量词多为单音节，脱离了数词的“形容词+量词”结构具有双音化的倾向，如以上例句中的“形容词+量词”结构就均为双音节组合。具有双音

化倾向的“形容词+量词”结构，在长期的汉语运用中，有的已呈现出一定的凝固性，具有了词化的特征。《现代汉语词典》就把“大批”“大半”“小半”“整个”“整套”“多半”等都整体视作为词，并加以整体语义解释。由此可以看出，汉语的词组与词就是处在这样一种动态的语法化过程之中的，“以词造词”是汉语构词的一个特点（任学良，1981：13）。

## “还是”的元语用法初探

邵洪亮

上海师范大学

先看下面几个例子：

- (1) 还是去颐和园吧，十三陵太远。
- (2) 想来想去，还是亲自去一趟的好。
- (3) 男友虽然不太愿意，还是带她去看电影了。
- (4) 这次英语六级考试前虽然没怎么看书，还是及格了。

《现代汉语八百词》解释类似（1）和（2）中的“还是”：表示经过比较、考虑，有所选择，用“还是”引出所选择的一项。解释类似（3）和（4）中的“还是”：表示行为、动作或状态保持不变，或不因上文所说的情况而改变；仍旧；仍然。说（1）和（2）的“还是”是“引出所选择的一项”，这是形式上的描写，还未揭示“还是”的本质功能。（3）和（4）的“还是”则很难看出有“仍旧；仍然”的意义。

其实，上述几个句子中的“还是”都可以归结为“还是”的元语用法。“元语”是指“用来指称或描述语言的语言”（Lyons 1977）。“一个词语如果以引述的形式出现，引述的用意不在传递命题内容，而在表明说话人对所引述的话语的态度，它就是元语”（沈家煊 2008）。沈家煊（2001）探讨了副词“还”的元语增量用法。沈家煊（2008）进一步研究了部分副词和连词的元语用法。本文主要探讨副词“还是”的元语用法。试比较：

- (5) a. 上回我们去颐和园，这回还是去颐和园吧。（一般用法）  
b. 甲：今天去颐和园还是十三陵？  
乙：咱没去过颐和园，还是“去颐和园”吧，十三陵太远。（元语用法）
- (6) a. 上周末男友刚带她去看过电影了，这回男友还是带她去看电影。（一般用法）  
b. （她要求男友带她去看电影，）男友虽然不太愿意，还是“带她去看电影”了。（元语用法）

“还是”的元语用法：1、引出某种说法、想法、建议或主张，而引出的这



种说法、想法、建议或主张是经过比较、考虑的，如前（1）（2）（3）；2、引出某种预期，而引出的这种预期，是不容易实现的，或者是勉强的，如前（4）。因此，“还是”的元语用法表示的是“非断然性”。

“还是”在一定的语境中所产生的“弱转折”功能，与“还是”的元语“非断然性”有密切的关系。

有时候要辨别句中的“还是”是元语用法还是一般用法，需要借助语境。比如：

（7）a.（以前的试验都获得成功，）这次试验虽然走了一些弯路，（与以前一样）还是获得成功。（一般用法）

b.（大家预期试验可能会获得成功，）这次试验虽然走了一些弯路，还是（如大家预期的）“获得成功”。（元语用法）

与“还是”的元语“非断然性”相对，典型的表达“断然性”的词是“当然”。试将（5b）与（8）比较：

（8）甲：今天去颐和园还是十三陵？

乙：咱没去过颐和园，当然“去颐和园”啦，十三陵太远。

“当然”用于复句，经常表达因果关系。比如：

（9）甲：他没看见你吗？

乙：我在他背后，他当然“没看见我”。

## 汉语框式结构及其理论思考

邵敬敏

暨南大学

现代汉语里，框式结构高频运用，有其特定的结构模式和特殊的语法意义。它不是词，也不是常规短语组合，更不是句子。本文对此提出了三条鉴定标准，区分开典型的和非典型的框式结构；并就框式结构前后项的位序、整体结构功能的变化、正式变式对应式、语义增值、语用特色、语法化进程，以及跟构式语法规理论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讨。

## 补语和 Complement

邵菁

金立鑫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补语”是汉语语法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句法成分，因为汉语的补语在内

涵和外延上与我们所熟知的英语等其他语言都没有直接对应的概念。国内外语学界和汉语学界却几乎都将汉语的补语翻译为或等同于一般语言中的 complement, 或者将 complement 翻译为补语(或补足语)。这在研究和教学中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国外同行几乎完全被汉语中的这一术语及其所涵盖的内容所困惑。本文试图就补语这一汉语语法学中的重要概念做一梳理, 以便于我们在本质上对这一概念有一个较为清楚的认识。我们将在此基础上讨论如何解决汉语中所谓的补语问题。

Complement 在语言学中有三种定义, 一是基于传统教学语法的, 一种是基于依存或配价语法的, 还有一种是生成语法的。文章先介绍了 complement 的三种定义。

然后, 查证了汉语“补语”内涵和外延的演变。通过对历史演变的简单梳理, 我们大致可以看到, 赵元任对 complement 在外延上作了改变, 将原来传统语法中的补足语处理为宾语, 将动词形容词后的述谓性成分全部处理为补语。这一处理方法被国内学界前辈们接受并推广开来。一直到当代, 国内学术界对补语的说明和解释基本上得到了定型, 且大同小异。内涵定义可以丁声树等(1979)为代表: “补语是动词或形容词后面的补充说明成分”。外延上, 句子中的补语几乎囊括了谓语动词、形容词或其他谓语中心语后面除了宾语以外的其他所有附加成分。

最后文章检讨了汉语的补语理论: 首先, 汉语的补语理论缺乏基本的逻辑自洽性。该理论将句子中动词或形容词后宾语以外的其他成分, 无论它如何复杂, 无论它与前面成分的关系如何, 都一律划为补语。例如有学者将补语分为: 时间、处所、数量、趋向、动态、结果、程度、能否、形容、对象、手段、疑问等十多样类(唐启运 1980: 124)可以说这种补语的分类还停留在朴素的列举法水平, 缺乏严格的逻辑同一性原则, 有些是根据其语义上的表意功能分类的, 而有些则又是根据其词类聚合特征分类的, 因此这些补语小类之间存在互相纠结的现象。

其次, 汉语补语的理论违背了传统语法中确定句子成分的基本原则。传统语法中, 主语和谓语相对待。定语和名词相对待。状语是和动词形容词相对待的。但是, 汉语的补语, 有些完全是根据相对于动词的位置来决定的, 在动词前的是状语, 在动词后的是补语(刘丹青 2005)。

再次, 补语成为世界上除汉语语法学家以外几乎所有不同国家的语法学家容易误会为 complement 的一个概念。国内语言学界在翻译汉语的补语时, 几乎一律将补语翻译为 complement, 或者将外文中的 complement 翻译为“补语”, 这种做法要不造成国内外学者的误会都很困难。

我们建议, 国际语言学界通行的 complement (ation) 应仅翻译为“补足语”, 这不仅能与“补语”相区别, 也与汉语早期文献中的译法一致。而汉语中的“补语”可音译为“BUYU”。目前我们正试图根据句法语义关系分别将汉语补语落实为后置状语和次级谓语(secondary predication)。

## 语法研究借用认知心理学的知识

沈家煊

中国社会科学院

语言研究和心理研究应该而且可以互相结合、互相借鉴、互相启迪。有人说在研究语法的时候最好不要把主观性很强的心理因素放进来，但是这恐怕只是一相情愿，因为语言总是或多或少带有说话人的主观色彩，包括说话人的视角、立场和情感，特别是在讨论语义的时候。语义的研究不能光凭语言学家的语感，语感要有“心理现实性”（psychological reality）的支撑，这就需要得到心理学特别是认知心理学的验证。语言学家应该了解和重视认知心理学家已经取得的成果和正在进行的研究。

语言学在认知科学中也有重要的地位。认知科学家用计算机对人的认知机制进行模拟，使模拟结果符合认知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认知能力之一，语言是洞悉人类心智的窗口，对语言的认知心理学研究离不开语言学家的参与，语言学家基于语言事实提出的假设或建立的理论模型往往是认知心理学家进行相关实验的基础。语言学家从丰富多彩的、实实在在的语言现象出发探索语言结构和语言演变的规律，一定可以对认知科学的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

主要章节：

1. “同形歧构”和图形识解
2. 转指和显著性
3. 句式和相邻原则
4. 话题转换和记忆距离
5. “之”的功能和“斯特鲁效应”

## “句管控”理论在分词和标注中的应用

沈 威

华中师范大学

“小句中枢说”理论认为，句法机制管控着整个语法面貌的大局，小句在中枢地位上对汉语语法规则的方方面面发挥着管束控制作用。<sup>[1]</sup>我们认为“句管控”理论不仅在汉语本体研究中有着核心地位，在中文信息处理领域中同样起着统领全局的作用。本文着重从“句管控”理论的角度探讨了中文信息处理中的分词与标注问题。

## 句法结构标记“给”与动词结构的衍生关系

沈 阳 司马翎  
北京大学 莱顿大学

1. 汉语中有没有一个专门用在动词前的“给”？

- (1) a. 小狗给病了          b. 小狗给饿坏了          c. 小狗给吃饱了  
      d. 小狗给赶出门了      e. 小狗给扔到山里了      f. 小狗给热得直吐舌头

这一节要说的主要意思就是：现代汉语中肯定有一个不是动词、介词（或复合标记和框式介词）以及与格标记或形态标记而又能直接出现在动词前的特殊句法成分“给”。而且既然能肯定“给 VP”中的“给”就是这样一种特殊成分，那么只要看到“给 VP”，其中的“给”就一定是这个特殊成分，“给 VP”就一定是一个独立动词性结构。

2. 汉语“给 VP”中的“给”有什么作用？

- (9) a1. 犯人跑了                  a2. 犯人给跑了  
      b1. 孩子吃饱了                b2. 孩子给吃饱了  
      c1. 米饭煮糊了                c2. 米饭给煮糊了

这一节要说的主要意思就是：“给 VP”中的“给”并非可有可无，也并非只有语用上“加强、焦点、影响”的作用。而“(NP) VP”和“(NP) 给 VP”的最大区别就是通过加“给”使整个结构引入了语义上的“外力”，其中一种是致使性外力，另一种是原因性外力。造成“给 VP”和“\*给 VP”结构的差别和“给 VP”引入两种性质“外力”的原因不是因为“给”不同，而在于 VP 不同。

3. “给 VP”中 VP（动词或动词结构）的句法语义特点

- (14) a. [<sub>VP</sub> 唱 [<sub>SC</sub> 小 S 哭了]]  
      → b. 小 S [<sub>VP</sub> 唱 [<sub>SC</sub> t 哭了]] → c. 小 S [<sub>VP</sub> 唱哭了 [<sub>SC</sub> t t]]

这一节要说的主要意思就是：构成“(NP) 给 VP”的 VP 必须包含表示动作行为事件的动词 V1 和表示的结果状态事件的结果 V2，同时 NP 还须与结果 V2 具有主谓关系（即构成小句）。而“(NP) 给 VP”在语义上引入伴随性外力（历事）的条件是 VP 必须是典型作格动词或相当作格动词的非自主动词词组，反之则都是引入致使性外力（致事）。

4. 句法结构标记“给”与三种基本动词结构的衍生关系

- (21) a. 米饭煮糊了 (S1) — 米饭给煮糊了 (S2) — 妈妈把米饭给煮糊了 (S3)  
      b. 孩子吃饱了 (S1) — 孩子给吃饱了 (S2) — 这顿饭把孩子给吃饱了 (S3)

这一节要说的主要意思就是：三种结构就是从底层（或内层）结构通过增加上层（或外层）结构而相互区别和联系的。用生成语法的术语说就是在 S1 基础上通过增加一个语义及物层结构构成 S2，在 S2 基础上通过增加一个句法及物层

结构构成 S3；反过来说就是每个上层（或外层）结构中都一定包含有下层（或内层）的结构，即 S3 中包含 S2 和 S1，S2 中包含 S1。我们把三种动词结构之间的这种关系就叫做“动词结构的衍生关系”。

#### 5. 本文的主要结论

对于现代汉语的“给 VP”结构（如“给撞伤了”），几乎所有的人都看作是跟“被 VP”结构（如“被撞伤了”）或者“被 NP VP”结构（如“被汽车撞伤了”）有关系甚至差不多的结构；即使有人认为“给 VP”中的“给”不同于“被”，也只是说“被……给 VP”或“把……给 VP”中的“给”是表示“加强、焦点、影响、时态”之类的助词或标记。我们认为“给 VP”是一种独立句法结构，其中的“给”既不是等于“被、把”的动词或介词，也不是“可有可无”或仅仅是有语用作用的助词或标记。本文更重要的结论是，采用上述分析将有可能在不及物层级的作格结构（NP VP）、半及物层级的中动结构（NP 给 VP）和全及物层级的致使结构（NP 把 NP 给 VP）这三种基本动词结构之间建立起严整的衍生关系。

## 汉语词类划分的若干问题

石定栩

香港理工大学

本文讨论汉语词类划分的根据和标准，以及实际操作中的一些考虑。讨论只涉及实词，主要是动词和名词的区分。

从哲学上或者从理论上说，句法功能、形态变化以及意义都可以作为划分词类的标准，各种标准的优劣最终体现在可操作性上。由于汉语里的显性形态标记不多，所以形态标准的可操作性较差。功能标准或者分布标准是目前的主流，做法是按照一个词的全面的、可能有的结构关系来决定其类别。这样做似乎很符合逻辑，词类划分是为了研究和讲解语句组织，以词的功能或者分布为划分根据应该理所当然。

功能标准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可操作性不够强。要分析一个词的全面的、可能有的结构关系，首先必须确定要分析的是同一个词，而这一点按照句法功能有时候很难做到。比如（1a）、（1b）、（1c）和（1d）中几个“大学生”的句法特点互补，基本上没有重叠，能否算作同一个词就只能靠“同一性”，也就是靠意义来判断。

- (1) a. 那位大学生已经我见过了。 b. 大学生培养目标  
(2) a. 你都大学生了，还这么不懂事。 b. 笑薇总算大学生了一把。

从上面的例子中还可以看到，某一词类全面的、可能有的结构关系其实很难概括出来。常见的做法是以典型的句法功能为标准，但对内有普遍性，对外有排他性的典型功能同样很难找到。比如一般都认为名词的典型分布特点是“可以受

数量词的修饰，不受副词的修饰”（范晓 2005），（3a）、（3b）和（3c）中的“（劳务）输出”显然符合这一条件，应该算名词。但是，（3d）中的“输出”却又具有典型的动词特征，显然又应该算作动词。

- (3) a. 国家禁止这三类劳务输出。b. 要坚决制止非正常渠道的劳务输出。  
c. \*决定不再劳务输出。d. 该公司曾经向中东地区输出过劳务。

如果将“输出”算作兼类词，则兼类的范围会变得太大，理论上和实际操作上都不可取。本文的建议是用词的意义为分类的根据，既包括实词同外部世界关系所体现的意义，也包括 Hopper & Thompson (1984)所说的交际意义。动词和名词所体现的外部世界不同，在交际中所表示的对象也不同，所以应该能够做到词有定类。

（3a）中“输出”之类的词语，从意义上说是动词，但句法上是名词，这种矛盾可以通过句法分析加以解决。与此相关的是，（4a）和（4b）中以“收购”为核心的短语虽然都受“的”字结构修饰，都具有一定的名词性成分的特点，但两个“收购”的句法表现并不相同，这种区别也可以从句法上加以解释。

- (4) a. 美洲银行的在逆境中收购美林集团成了头条新闻。  
b. 中国人寿的业务收购一波三折。

以意义作为分类的根据，再加上对相关现象的句法解释，可以解决分类中的大部分问题，不会出现“词无定类”，也很少会出现严格意义上的兼类，而且可操作性比较强。其缺点是无法做到严格意义上的“类有定职”。不过，这本来就不应该成为汉语词类划分的要求。

## 语法系统的运作机制——来自中枢神经系统的启发

石毓智

新加坡国立大学

表面上看语法系统和中枢神经系统之间有着本质不同，然而它们之间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它们都是具有超强功能的系统，而系统的功能决定于它们的构成元素和结构。我们发现，两个系统的构成元素具有很强的共性，构成中枢神经系统的细胞为神经元，它的基本类型与语法系统的基本单位——结构和标记高度一致。本文通过与中枢神经系统的类比推理来探讨结构和标记之间的相互关系，从一个侧面揭示语法系统的运作机制。

人类之所以为万物之灵，是因为具有两大超强功能的系统：中枢神经系统和语言系统。大脑是语言的生理基础，人类如果没有强大的中枢神经系统，就不可能创造和使用语言。表面上看来大脑和语言本质上是不同的，但是它们之间存在着类似电脑硬件和软件的关系，因此对它们做类比分析就显得比较自然了。

认知的生理基础是大脑的中枢神经系统，一切认知活动都是建立在这个系统之上的，诸如感知、分类、记忆、判断、推理、预测、联想、想象等都是这个系统的功能或运作系统。人类迄今为止所发展出的一切技能和所创造的所有知识系统，也都离不开这个神经系统的性质和功能。然而中枢神经系统极度复杂，探讨它的有效途径之一为弄清它的基本元素和结构。

语言系统（主要为语法系统）是用来表达各种认知活动的成果。只有尚未被认识清楚的事物，没有不能用语言表达的内容。正常的人都能够流利地使用自己的母语表达思想，传递想到的、看到的、听到的各种信息。很少有人在使用母语时犯语法错误，然而每句话都受语法规则的支配。一个令人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一种语法系统如何能够给人们提供这样一个高效率的传情达意的工具？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弄清楚构成语法系统的基本元素——结构和标记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我们在此之前的研究揭示，语法是一个具有功能的网络系统，每一个结构和标记都有自己的核心功能和边缘功能，核心功能确立一个语法手段存在的价值，边缘功能把它与其他语法手段联结起来。如同鱼网那样，有些结构或标记处于中心地位，表达功能强，使用频率高，而有一些则表达功能和使用频率都有限，但是也不可或缺，否则就会出现交际功能的漏洞。本文通过与神经元及其联结方式的类比，探讨语法系统的运作机制。

## 存现构式“了”“着”互换的条件限制及其句法后果

税昌锡

贵州师范大学

表示人或事物存在、出现或消失的句子，其基本构式为：“处所词+存现动词+人或事物”。在这一构式中，存现动词后一般都可以加“了”，但加“着”要受到动词本身的语义限制。比较：

- a. 墙上挂了一幅画      墙上挂着一幅画
- b. 河那边来了一个陌生人      \*河那边来着一个陌生人
- c. 公司派出了一位推销员      \*公司派出着一位推销员

a 例表示存在，b 例表示出现，c 例表示消失。可以看出，表示存在的存现句其动词后的“了”可以被“着”替换，表示出现、消失的存现句其动词后的“了”不能替换为“着”。

对于 a 类存现句中“了”“着”可互换现象，不少学者曾经进行过讨论。范方莲（1963），于根元（1983：117），刘宁生（1985）等学者主张存现句中“了”“着”意义相当。也有学者认为存现句中“了”“着”互换后意义并非相同的，如戴耀晶（1991），任鹰（2000）。顾阳（1997）和潘海华（1997）分别从论元结构（argument

structure) 层级性假设和词汇功能语法 (LFG) 的词汇映射理论 (LMP) 出发对此进行了讨论。王葆华 (2005) 则从事件观察模式和视点方向来解释汉语存现句中“了”“着”互换现象, 强调不同的观察模式和视点方向对“了”“着”的选择限制。无疑, 上述研究是富有成效的, 但是仍有不少问题尚待进一步探讨。本文基于事件过程结构跟动词过程特征的互动关系, 对该论题从新的角度进行探讨, 这样, 过去一些被忽略的现象便进入了讨论的范围。全文主体包括五个部分: (一) 从事件的过程结构入手探讨存现构式中“了”“着”可替换的认知基础, 认为存现构式中“了”“着”所体现的不同体貌特征跟事件相关过程之间存在严格的对应关系; (二) 存现构式中“了”“着”互换对动词的选择限制, 换言之, 动词需具有怎样的语义特征才能有“了”“着”互换的可能性。即使将范围限定在静态存在句, 问题依然存在, 比如“墙上有一幅画”中的“有”后可以加“了”但一般不可以加“着”; (三) 存现构式中“了”“着”互换后, 其语义存在较大差别, “了”有触发预设的功能, “着”则描写静止的状态; (四) 存现构式中“了”“着”互换的语义差异在篇章或具体语境中也有体现, 不同语境对“了”和“着”也存在选择限制关系; (五) 从“了”“着”互换后的语义差异以及事件不同过程的表达式的不同着手, 探讨存现句中“了”“着”互换的句法后果, 例如“墙上一直挂着画→\*墙上一直挂了画”、“树上挂着彩灯→彩灯在树上挂着 / 树上挂了彩灯→\*彩灯在树上挂了”、“阳台上站了三个人→? 阳台上站了那三个人 / 阳台上站着三个人→阳台上站着那三个人”。

### 三类动补结构形式限制的决定因素：韵律还是事件的概念结构？

宋文辉

河北师范大学

本文讨论补语为结果补语、可能补语和状态补语三类动补结构的形式限制。为简便起见, 将三类动补结构简称为 VR (结果补语)、VDeR1 (可能补语)、VDeR2 (状态补语)。

#### 1. 现象

先来看补语的形式限制。VR 和 VDeR1 补语基本为单音节, 双音节补语都是轻声词。

(1) a. 打碎了杯子。 b. \*打粉碎了杯子。

(2) a. 打得碎杯子。 b. \*打得粉碎杯子。

VDeR2 补语多音节为主, 单音节受限制。朱德熙先生 (1982) 有详细说明。

再来看动词的形式限制。三类动补结构的动词有共同的限制: 可带宾语的动补结构的动词只能是单音节动词, 而不能带宾语的 VR 和 VDeR2 其动词可以是双音动词。带宾语的如:



(3) a. 打碎了杯子。 b. \*打击碎了杯子。

(4) a. 打得碎杯子。 b. \*打击得碎杯子。

(5) a. 打得杯子粉碎。 b. \*打击得杯子粉碎。(朱德熙 1982 认为这类结构中“杯子”是“打得”的宾语)

不带宾语的如:

(6) 工作累了。

(7) 工作得特别累。

这类情况不能用可能补语表达:

(8) \*工作得累。

## 2. 韵律分析及其不足

冯胜利、董秀芳等曾用韵律句法理论来解释结果补语的形式。它们是从句子自然重音的指派和韵律词的构造来解决这一问题的。

自然重音指派规则:

(i) 一个句子只有一个自然重音。

(ii) 自然重音由句子的动词按自左至右的方向指派。

(iii) 句尾不能有不承载重音的不能轻读的成分。

韵律词的构造限制:

(i) 一个韵律词一般是一个音步。

(ii) 一个标准音步由两个音节构成。

因此“打碎杯子”合法,“\*打粉碎杯子”不合法。“看清楚/想明白”之所以合法,是因为后一音节轻声,两音节长度等于一音节,因此可以和动词结合形成一个韵律词,并不是真正的例外。

由此出发也可以解释动词的形式限制。只是二位都没有进行这种论证。

但此分析存在以下不足:

(9) \*把杯子打粉碎了。

(10) \*把杯子打击碎了。

二者都合乎重音指派规律,但是并不合法。

由此出发似乎也可以解释(2)的可能补语的情况。但仍存在问题:

(11) \*把这个杯子打得粉碎

(12) \*把这个杯子打得粉碎

二者也都合乎韵律,但是也不合法。

另外, VDeR2 的动词并不需要韵律词构造的约束。但是其动词仍旧有上述(5)的限制。

## 3. 事件概念结构的分析

本文将继续坚持用宋文辉(2007)及相关研究的复杂事件的概念结构系统来解释上述限制。我们认为三类动补结构的动词和补语的形式限制都是事件概念结构的自然体现,而不是韵律因素使然。韵律因素只是部分契合了事件概念结构的表达要求。同时,本文也试图说明石毓智提出的双音化导致动结式的形式限制的

说法所存在的不足。

## 关于含有“V起NP来”的构式

苏丹洁  
中山大学

“V起NP来”格式，可以表示两种意思，一是表示实指的事物位移（包括姿势变化）的趋向，如“抬起头来”、“站起身来”等；一是表示某种抽象的引申意义，如“唱起歌来”、“写起字来”。本文所说的包含在构式中的“V起NP来”只指表示引申义的那一种。

就表示引申义的“V起NP来”格式本身来说，它表示某种行为动作或现象的进行或开始；但含有“V起NP来”格式的构式，按其所表示语法意义的不同，可分为两大类：

甲构式：XP+(NP)V起NP来(了)。

这一构式表示所开始或进行的现象或行为动作不是在意料之中的。例如：

- (1) 唐宪宗到了晚年，迷信起佛法来了。
- (2) 看着看着她掉起眼泪来了。
- (3) 晚上，忽然刮起风来了。

乙构式：(NP)V起NP来+WP。

这一构式表示动作者或主体在与V相关的行为方面具有WP所描述的特点。例如：(4) 赵括谈起兵法来头头是道。

- (5) 别看她是个女孩子，爬起树来像个猴子。
- (6) 她唱起歌来，听者都会如痴如醉。

上述甲、乙两种包含“V起NP来”的构式，如果用传统的分析手段，不管是句子成分分析法或结构主义的层次分析法，其结果将是：

第一，不能或者说无助于解释它们各自所表示的语法意义；

第二，会把例(1)-(3)，同样会把例(4)-(6)，都处理为不同的句子格式而看不到例(1)-(3)之间的共性，例(4)-(6)之间的共性；

第三，不能很好地解决第二语言学习者出现的偏误：“\*我常常看起这个图片来了。”“\*他取起钱来，必须给我。”

本文将用构式理论(Construction)和语块理论(Chunk)来加以分析处理。文章将以丰富的实例，包括中介语偏误实例，分别具体、细致地分析甲构式和乙构式各自所表示的独特的语法意义、各自内部的语义配置；各自所包含的语块和语块链（包括各语块之间的链接）；以及各自每个语块的构成特点。

文章最后说明，由于语法现象和语法规则的极端的复杂性，传统的“主-谓-

宾”、“施-动-受”这样的分析思路，只能用来分析、解释一部分（可能是大部分）语法现象和语法规则，而不可能分析、解释所有语法现象和语法规则；我们需要有不同的分析手段来分析处理各种语法现象和语法规则。这正如陆俭明(2009)所说的，汉语语法分析不能囿于传统的“主-谓-宾”、“施-动-受”这样的分析思路。

## 丹江方言的持续体标记“的”[ti<sup>0</sup>]

苏俊波

华中师范大学

丹江口市位于鄂西北鄂豫两省交界处，汉水中上游，北部与河南省南阳市相邻，西北紧挨陕西省，通过汉水与陕西南部的白河、旬阳密切相连，西傍十堰市，南接房县和神农架林区，东临襄樊市。现有人口48万，以汉族为主。丹江方言据《中国语言地图集》，属西南官话的鄂北片。

本文考察丹江方言的持续体标记“的”，详细分析了持续体标记“的”[ti<sup>0</sup>]的句法语义功能，指出“的”主要用在持续性静态动词（不包括是、有、在、像等表判断、存在、相似意义的动词）或动作实现后可转为状态的瞬间动词（包括某些形容词）后面，表示状态持续，即动作行为造成的某种状态的持续；有条件地用在动态动词后，表示动态持续，即动作行为正在进行；用在连动式的前一个动词后，表示动作行为的持续；用在“动词性宾语”句的谓语动词后，表示动作行为的持续；除特定语境外，丹江方言中很少出现表持续的光杆形式“V+的”等等。

同时与其他持续体标记“到[tau<sup>0</sup>]”、“在[ts<sub>L</sub><sup>0</sup>]”等进行比较，指出它们的异同和使用情况。

最后通过普方古检视，联系语言事实和材料，理清持续体标记“的”的语法化来源与发展过程。文章考察了丹江方言持续体标记“的”，和与之相关的完成体标记“的”和介词“的”的具体用法，上溯到元明清时期的文献中找出相关用例，结合其他方言（比如陕西神木方言的体标记“着[t<sub>ll</sub><sup>4</sup>]”、“得[t<sub>ll</sub><sup>4</sup>]”及介词“得”邢向东2002），不同意江蓝生1994、1999提出的“的”源自“著”，是“著”的轻读音变的说法，指出丹江方言持续体标记“的”，与元明清文献中相同用法却不同写法的“的、底”等，都来源于唐代产生的持续体标记“得”。

## “小句+X不X”中“X不X”的虚化

孙雁雁                  高精鍊  
北京邮电大学          武汉大学

本研究从篇章语法角度切入，在“衔接”和“语法化”等理论的引导下，主要关注“小句+X不X”问句中“X不X”在共时平面上的语义功能及其虚化程度，并运用主观化与交互主观化理论加以解释验证，最后构拟出一个由实到虚的连续统。

“小句+X不X”中，“X不X”的形式可以大致分为“是不是”和“好不好”两大类。其中，“是不是”类又包含“是不是”、“对不对”、“是吧”、“对吧”等，“好不好”类包含“好不好”、“行不行”、“好吧”、“行吧”等。本文主要关注“是不是”和“好不好”。

“是不是”类的语义功能有“表确认”、“表求同”、“表希望”、“表强调”、“表提醒”、“表威胁”六种；“好不好”类的语义功能有“表征求意见”、“表请求”、“表建议”、“表责备”、“表委婉反诘”、“表安慰”、“表强调”、“表让步”、“表提醒”、“表引起注意”、“表停顿”十一种。

我们发现“是不是”类和“好不好”类的功能呈互补分布，在交际中不能互相替换。

通过主观化和交互主观化理论的验证，我们认为“是不是”类和“好不好”类功能内部都存在着虚化的层级差别。其中，“是不是”类功能的虚化层级为（>右边表示虚化的程度高，下同）：

表确认>表求同>表希望>表强调/表提醒>表威胁

“好不好”类功能的虚化层级为：

表征求意见>表建议>表请求>表委婉反诘>表责备>表安慰>表提醒>表让步  
>表强调>表停顿>表引起注意

我们将封闭的口语语料中“是不是”与“好不好”内部的各种功能进行量化统计，发现不同体裁、不同地域的口语语料中，“是不是”与“好不好”的功能存在差异，且当“是不是”与“好不好”的功能从实到虚时，其数量也呈由高到低走向，即虚化程度越高，在口语中出现的频率越低。

这一结论明显地与以往研究得出的结论“高频率重复是语法化的必要条件”（沈家煊 1994，吴福祥 2004）不符，尽管沈家煊（1994）也指出“使用频率并不是语法化的唯一原因”。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本文目前还没找到合适的解释。

## 言说动词语法化类型的跨语言比较

——以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为例

田 源

华中师范大学

言说动词的语法化在世界语言范围内都是一种普遍现象，且语法化的类型非常丰富，主要有引语标记、话题标记、副词、明喻或比较、标句词、从句标记、语气词等七种。汉语普通话及某些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中的言说动词也发生了一系列语法化现象。本文以汉语中三个核心言说动词“说”“讲”“话”为例，考察了它们在普通话、闽语、粤语中语法化发展的类型，发现三者语法化的程度高低不同、语法化的类型有共性又各有特点。

## 释“美国的介入”

——语篇中的“参照体—目标”构式

完 权

中国社会科学院

借助“参照体”以识别“目标”，是人类的一种基本认知能力。“参照体—目标”构式不仅适用于词语的结构还适用于语篇的组织。多个“参照体—目标”关系环环相扣，可以形成“参照体—目标”关系链，随着一个个新目标的前景化，一个个旧参照体会变得背景化。“的”在“参照体—目标”构式中有提高指别度的作用，会因处于“参照体—目标”关系链的不同位置而隐现。“框—榫关系”的实质，就是“参照体—目标”关系。

## 名词性成分所表达的性质

王红旗

南开大学

众所周知，名词表示事物，但下面的例子中的划线名词都表示客体的一种性质：

(1) 鲁迅浙江人（籍贯） (2) 他是一个学生（身份） (3) 石头墙（材料）

- (4) 香油瓶子 (用途)      (5) 话剧演员 (职业)      (6) 上海服装  
(产地)

哪些名词性成分可以表达性质？名词性成分为什么会表达性质？名词性成分所表达的性质与形容词有何不同？名词性成分如何表达性质？这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一、表达性质的名词性成分 专有名词、人称代词、指示代词在词的层面上就有了指称客体的功能，因此，不管在什么交际情景中，在什么情态的句子中，在什么句法位置上，这三类词语都指称客体，不表达性质。光杆普通名词和“(一)量名”词组，脱离了语境都指称一个任何可能的个体，而不能指称真实世界中的某个特定的个体。这两类名词性成分的指称功能要在话语的层面上、在一定的交际情景或上下文语境中才能实现，如果作定语或“是”的宾语，就表达性质。

二、名词性成分何以会表达性质 名词有理性意义，也可以有联想意义，名词的理性意义是该名词所指称的客体所具有的、且能够与其他客体区别开来的性质，也即对一类事物特点的概括。例如，“女人”的意义是“女性的成年人”，这个意义可以分解为“女性”、“成年”“人”几个性质。联想意义是对客体的经验和联想，因社会文化背景、时代以及个人的经历的差别而不同。比如“石头”除了理性意义之外，还有“硬”、“冰凉”的联想意义。名词的理性意义和内涵意义都是关于名词所指称的事物的性质，既然名词可以表示客体的性质，那么，只要普通名词作定语或“是”的宾语，就可以赋予另一个名词以性质。

三、名词性成分的性质与形容词的性质 名词性成分表达的性质与形容词表达的性质有以下几点不同：(1) 是否借助句法位置。名词性成分表达的性质在作定语、谓语或“是”的宾语时才能表达出来，形容词表达性质不借助特定的句法位置。(2) 临时的还是永久的。名词性成分只有在作定语、谓语或“是”的宾语时才能表达性质，而形容词在任何句法位置上都表达性质，所以名词性成分所表达的性质是临时的，而形容词表达的性质是永久性的。(3) 是否借助推理。形容词的词义就是性质，不需要推理，而名词性成分无论作定语、谓语或“是”的宾语，所表达的性质都要靠推理。

#### 四、名词性成分如何表达性质

(1) 作谓语和“是”的宾语 “小李(是) 学生”：“学生”指称一个类，主语“他”属于学生这个类。既然小李属于学生这个类，具有这个类所具有的性质，即“在校”、“读书”、“人”以及有文化、有修养、懂道理、缺乏社会经验。

(2) 作定语 石头墙：“石头”修饰“墙”，墙是一种产品，它有材料、用途、产地，而“石头”是一种材料，所以，“石头”就是“墙”的材料。

## A Corpus based Study on the Chinese Near-Synonymous Verbs of Running

【王娟】 Wang Juan  
Ohio University

Near-synonymous verbs in Chinese are always difficult to differentiate. Even native speakers cannot give explicit explanations as to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The definition given by the dictionary is often far from enough to help distinguish near-synonymous verbs. The lack of explicit explanations for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near-synonymous verbs makes it difficult for language learners to use them correctly and also for computer programmers to develop sufficiently accurate cross-language translation tools that render the most appropriate verbs in given contexts.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ealiza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this problem, many researchers have conducted studies on the Chinese near-synonymous verbs. But so far no study has been found in study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Chinese near-synonymous verbs of running: *Ben* and *Pao*. Adopting a corpus-based approach,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different meaning and usages of the two verbs. After looking for and analyzing the distributional difference of the two verbs in the corpus developed by Beijing university, the different sentence patterns, collocation structures with aspectual markers and objects for each verbs will b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The observed distinctions will then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representational model called the Module-Attribute Representation of Verbal Semantics (MARVS) proposed by Huang at all in 2000 for differentiating the Mandarin near-synonyms. Following this model, this study proposes that in the view of event module, *Pao* has the event focus on the endpoint of the event, but *Ben* does not. As to the role module information, *Ben* always emphasize the destination or target of the action, i.e. the goal of the event, and the goal can be abstract. *Pao* cannot be followed by the abstract goal. But *Pao* can take the roles as location as well as reason.

## 句末语气词的层次问题

王 珏  
上海交通大学

### 一、语言单位同质观对语气词的认识

1.1 传统语法学认为，句末语气词是“语已及助句之辞”（《颜氏家训》）。

1.2 词本位语法学继承古人观点并有两点发展。一是认为“助字者，华文所独，所以济夫动字不变之穷”（马建忠）；二是将助句之字分为传信、传疑二类：传信诸字助句子的辞气或口气；传疑“六字所助者，句读中之动字耳”，助设问、拟议或咏叹句。

1.3 句本位认为语气词属于“情态词”，“是用来帮助词和语句，以表示说话时之神情、态度的。”（黎锦熙）

1.4 词组本位不承认“语气词是加在整个句子上头的”，而认为它们在句子里的分布有三种：“出现在主谓结构后头的语气词，多半是附加在谓语上头的。”“只有在某些类型的句子里，语气词才是加在整个主谓结构上头的。”“有的时候，语气词是加在谓语内部一个成分上头的。”（朱德熙）

## 二、语言单位异质观对语气词的认识

2.1 语言单位异质观认为句子在理论上由内而外依次由句法成分层、语用成分层和语篇衔接成分层构成，一个语境里的句子是句法句、语用句与语篇句的统一体。如

(1) 总之，大概他已经回到故乡了吧。→\*总之吧。（语篇句）

(2) 大概他已经回到故乡了吧。→大概吧。（语用句）

(3) 他已经回到故乡。（句法句）

2.2 语气范畴层次高于情态范畴：句调作为分水岭

2.3 语气范畴的表达手段：句调为主，具有普遍性；语气词为辅，具有类型性

徐杰（2007）假设句子生成过程中词汇先于语法、语音。进一步假设：（一）句子语气由句调和语气词表达；（二）句调先于语气词表达基本语气；（三）语气词后于句调对基本语气进行微调，因此其层次地位应该高于句调。

## 三、语气词的层次地位

3.1 层次分析证明，语气词层次高于句法成分和其他语用成分。如

(4) 吃了饭的人：\*吃饭了的人

(5) 或许他来|吧：\*或许|他来吧

3.2 核心语理论证明汉语语气词是汉语言语句的核心。

3.3 语气词具有增减语气、指明问点等功能。（孙汝建 1998；张谊生 2000）

3.4 语气词的声学特征。如语气词入句以后的音高不能仅仅依据其前非轻声音节的声调来定，句调也会产生一定影响，从而使语气词的音高趋于一致。（李明 1996）

## 四、结语

句调是表达句子语气的基本手段、必有手段，具有普遍性；语气词是表达语气的辅助手段、可选手段，具有类型学价值，其层次地位高于句调，当然也高于其他成分。

# 浅谈做方式宾语、工具宾语、材料宾语的名词的词汇地位

王丽彩

深圳大学

方式宾语、工具宾语、材料宾语是现代汉语动词宾语的一个基本的语义类型，他们的存在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对方式宾语、工具宾语、材料宾语的一般特点和形成条件，也有不学者做了论述，并得出了很有价值的结论。例如（邢福义 1991，陈晓明 1995，谭景春 1995，任鹰 2005 等）在对方式宾语、工具宾语、材



料宾语的研究成果中少不了的是对做这类宾语的名词的特点的描写。例如对能做方式宾语的名词的描写：“方式宾语名词主要是偏正式复合词，要是多音节的，不能是单音节的”等等。这种描写固然没错，但是忽略了这几个特点之间的本质联系，我们运用认知语言学的范畴理论发现了这类名词的一个更深层的特点。

### 1 基本范畴和基本范畴词

“范畴”是认知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的术语，“范畴理论”是认知语言学的重要的、基础性的理论，范畴指“事物在认知中的归类”，“范畴化是人类对世界万物进行分类的一种高级认知活动，在此基础上人类才具有了形成概念的能力，才有了语言符号的意义”。参考了赵艳芳（2001）对认知语言学理论的介绍，我们知道在经验世界里，事物被划分为不同的范畴，如动物、植物、家具、建筑等等，而且同一事物又同时属于多层范畴，如一只哈巴狗同时属于动物、犬科、狗、哈巴狗等范畴，构成范畴的不同的等级。但是大脑是从基本范畴层面，即从中间层面开始认识事物的。在此层面上，人类区分事物最容易，比如区分老虎和大象要比认识猫科动物、区分不同种类的虎更容易。在此基本层面上所感知的范畴叫基本范畴。在认知基本范畴的基础上，产生或习得基本概念词语。基本范畴和基本范畴词语具有如下特点：

（1）其成员具有明显的能被感知的对外区别性特征。如狗与猫比狗与哈巴狗有更明显的区别特征，所以，狗和猫是基本范畴，而“狗”和“猫”是基本范畴词。

（2）是完整的感知外形（完形）区别特征和内部相似性达到理想平衡的最高等级，单个事物的意象能反映整个范畴特征。在此等级上，人们可以以最小的努力得到最大的信息。如“动物”没有单一的完形特征，而“狗”具有更大的内部相似性。

（3）具有快速识别的特点，试验表明儿童对基本范畴成员识别时间短。

（4）事物首先被认识、命名、掌握和记忆，也是儿童最早习得和理解的。

（5）运用最简洁的中性词语，其使用频率最高。

（6）是知识组织的重要的和基本的层面。

基本等级范畴是人类对事物进行区分最基本的心理等级，是认知的重要基点和参照点。在此基本等级上，范畴可以向上发展为上位范畴或向下区分为下属范畴。

基本范畴词汇多是词形简单，音节较少的不可分析的本族词语，其组成有更大的任意性。基本范畴词的构成能力最强，很多下属词汇来源于基本等级范畴词汇。

### 2 能做方式宾语的名词是基本范畴词的下属词

在语义格中，方式格是外围格，在词类范畴中，方式名词不是基本范畴词而是基本范畴词汇的下位词。通过举例详细说明：

a 盖房子	做衣服	煮饭	打家具
b 盖楼房/平房/瓦房	做唐装	煮干饭/稀饭	打八角柜

- a 包饺子                      写小说                      理发                      裁裤子  
 b 包三角包                  写意识流小说          理平头/寸头      裁七分裤/九分裤

a 组中的宾语是前面动词的目的宾语或者结果宾语，都是常规宾语，作宾语的名词“房子”、“衣服”、“饭”、“家具”、“裤子”、“小说”等等都是词汇中的基本范畴词，词的构成简单，音节较少，使用频率也很高，我们一般情况下会说“你们住的房子怎么样”，“这件衣服怎么样”虽然我们指的就是“楼房”、“唐装”。b 组中的宾语“楼房”、“瓦房”、“唐装”、“干饭”、“八角柜”、“三角包”、“意识流小说”、“平头”等都包含着方式义，规定着动作的方式，是非常规宾语，这一组中的各个宾语是 a 组基本范畴词的下属词汇，来源于基本范畴词；在结构上较复杂，是定中式偏正结构；是双音节或多音节，没有单音节的；这些下属词的使用频率较低。我们把做方式宾语的名词的一系列结构特点统一起来考察，就发现了更深层次的特点，能做方式宾语的名词不是基本范畴词汇。

实际上工具宾语、材料宾语也体现了这一特点。“碗”、“杯”、“水”、“笔”都是基本范畴词，“碗”是吃饭的工具，“杯”是喝水的工具，“水”是洗澡的工具，“笔”是书写的工具，但是不能说“吃碗”、“喝杯”、“洗水”、“写笔”只能说“吃大碗/小碗”，“喝大杯/小杯”，“洗凉水/热水”，“写毛笔/钢笔”。“大碗、小碗是碗的下属词，大杯、小杯是杯的下属词，毛笔、钢笔是笔的下属词”。做工具宾语的词是基本范畴的下属词，是定中式复合词等。

材料宾语也是如此，我们举一个例子说明，“布”是我们做衣服的材料，但是一般不说“做布”，而要说“做花布”或者“做棉布”。“花布”、“棉布”都是“布”这个基本范畴词的下属词。

能做方式宾语、工具宾语、材料宾语的名词不是基本范畴词汇，而是基本范畴词的下属词。基本范畴词的外延广，内涵较小，而基本范畴词的下属词外延小，内涵丰富，增加了区别的语义内容，如“笔”比“毛笔”、“钢笔”、“铅笔”的外延大，但是“毛笔”、“钢笔”、“铅笔”增加了相互区别的语义成分，我们只能说“写毛笔/写钢笔/写铅笔”不能说“写笔”，这也说明了词义制约着语法搭配和语法结构。这一发现也证实了动词的工具格、方式格、材料格不是动词的基本格，而是外围格，或者基本格的下位格。

## 论“(N<sub>1</sub>) + 把 + N<sub>施</sub> + VP”句式的演化与发展

王圣博

徐州市第一中学

施事宾语把字句并不只是表达致使义，在近代汉语中还可以表达处置义、使令义，而且致使义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述语本身表达致使义，另一种述语不带致使义，致使义由把字句表达。转喻为这三种后起类型的形成发展提供了基础起点。另外，在不同条件下某些组成要件语义特征的脱落弱化、句式义的泛化

最终形成了上述三种类型。除陈述语本身带有致使义的情况外，其余几类在向现代汉语的发展中呈衰减趋势，这是低频使用、把字句表处置的强势影响以及与其他同义句式的竞争选择所导致的结果。

## “A 到 0”结构的语义类型及认知模式

王宜广  
暨南大学

本文设 A 为形容词，O 为宾语，指出“A 到 0”结构的语义类型主要有五种：具体处所终点、抽象处所终点、时间终点、量度终点以及程度终点。从认知角度看，这五种语义类型是从“空间图式”向“非空间图式”投射的结果。可见“A 到 0”结构反映了人们认知上的“终点模式”。

## 说口语词“真是的”的语义倾向与演变轨迹

王幼华  
台湾高雄第一科技大学

口语词“真是的”，主要用在口语的对话或陈述句子里，表示一种抱怨口吻。例如：

这孩子真是的！

也真是的，都九岁了，还这么笨，眼睁睁的把药给熬糊了。

“真是的”的原型是表示肯定语气，特别是前后话语有明显表示赞扬、肯定的意思，只是这类句子在现代汉语里所占比例极少。例如：

噢，真是的，太好了，好得简直不可思议！

也有少数这类句子的语义倾向不明显，甚至于脱离上下文，或者单个儿适用，就可能是歧义的，所以，这一口语词对语境的依赖性特别强。例如：

也真是的，油水不能让别人白白占去。

麦克一拍后脑勺儿说，真是的！

“真是的”表示抱怨的口吻，在语义、句法和语用上有一些鲜明的特点：

一、抱怨的对象往往是比较亲近、熟悉的，所以口气显得软和、委婉，有时候甚至于带着“笑容”。例如：

爸也真是的，喜欢兜圈子，找沈清华不就得了，她老爹是院长。

于所长忙笑道：别走啊，真是的，我一点也不知道这里边的名堂。

二、甚至于也可以自嘲。例如：

哎呀，奶奶，咱们两个真是的，……一个像老傻瓜，一个像小傻瓜！

真是的，，当年不要儿子，儿子来了；如今不如意的婚姻，又造成了少有的好。

三、前后出现抱怨的话语，对语义的倾向起到确定作用，不过以后面出现抱怨话语为多。例如：

【那人唯恐天下不乱以的，任何事情都要扯到中英关系上头，逼你表态，】真是的。

上面也真是的，【选厂长革新倒不错，但非得学什么洋人演讲嘛！】

四，如果出现主语，接着单个“真是的”做谓语，那一定是抱怨语义。可以理解为具体抱怨的话语省略了。例如：

你真是的！

我妈也真是的。

“真是的”从单纯表示肯定性的语气，到过渡性的表态，到含混的语义倾向，再到目前主要表示抱怨的口吻，语义倾向的演变有一个发展进程。本文对此进行了必要的探讨。

## 时间参照与汉语反事实条件句的解读

王宇婴

香港理工大学

反事实条件句 (counterfactuals 或 counterfactual sentences) 是语言学家、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关注的一个现象。关于这一现象，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从哲学逻辑角度，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古德曼 (Goodman, 1955)、塞拉斯 (Sellars, 1956) 等人提出的反事实条件句的元语言理论；20 世纪六七十年代逻辑学家路易斯 (Lewis, 1973)、斯塔内克 (Stalnaker, 1975) 等人提出用可能世界的集合来刻画反事实条件句的真值，也叫反事实条件句的<sub>本体论理论</sub>。从语法语义特征角度，陈国华 (1988)、蒋严 (2000) 对汉语反事实条件句的语法标记是否存在进行了讨论。近几年来，还有从现实 (realis) 和非现实 (irrealis) 与汉语虚拟表达的角度进行探讨的文章 (罗晓英 2006, 李敏 2006, 王晓凌 2007)。纵观以上研究，虽然不乏有深刻、有见地的论述，但是对于汉语反事实条件句的特征似乎尚未找到一个系统的解释。

汉语和英语相比，在反事实条件的表达形式上并不相同。英语中往往采用虚拟语气，汉语此类句子虽然有一些特征，但是这些特征往往不是确定的，甚至还存在一些不带标记的反事实句。本文认为，汉语反事实条件句与时态和时制有着密切的关系。时态和时制的使用有两个作用，其一，引入一个与现实世界尽可能相似的可能世界；其二，将句中涉及的时间或状态在时空中定位。

本文根据上述的分析,借用顾阳(2007)中有关汉语时间参照的理论,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对汉语反事实条件句的特征从时间参照和时间定位的角度进行重新阐释。文章将条件句的前件(protasis)和后件(apodosis)分开考虑。前件中通常包括时间副词,“不是”,“没有”,“真的”,描述一个显而易见不为真、不可能发生的情况等,而后件则常常以“了”结尾。文章认为时态是动作或者状态在空间的分布状况,时制将场景在时空中定位。因此以上列举的一些特征实际上都能在时间参照的理论下得到解释。缺乏语法标记的条件句,在不参考语境的情况下,通常有事实和反事实两种解读,原因在于无法对其时空进行定位,这从反面证明了时间参照在解释反事实条件句上的有效性。

## “那个”的话语标记功能

吴立红 殷树林

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大学

### 一、研究回顾

吕叔湘(1980)详细地描写了“那个”的用法。“那个”作为指示词有两个用法:一是指示比较远的人或事物;二是口语中用在动词、形容词前,表示夸张。“那个”作为代词,有3个用法:一是代替名词,称事物、情况、原因等;二是与“这个”对举,表示众多事物,不确指某人或某事;三是做谓语,代替某种不愿意明白说出的形容词。该研究涉及“那个”的句法位置和句法功能,是从句法角度研究“那个”最详细的一个。

邹韶华、刘丽艳、梁敬美、谭晶晶的研究涉及到了“那个”的话语标记用法。

### 二、话语标记“那个”的功能

#### (一)“那个”的话语功能

1、“那个”的话语组织功能; 2、“那个”的词语修正功能; 3、“那个”的话题设立功能; 4“那个”的话题拉回功能; 5“那个”的话题发展功能; 6“那个”的话题切换功能,

#### (二)“那个”的言语行为功能:

1“那个”的话轮引发功能; 2 话轮转接功能; 3 话轮占据功能

### 三、“那个”的句法位置

我们考察“那个”的句法位置,是考察“那个”前后相邻单位所形成的直接句法关系。有时“那个”后重复“那个”前的内容,我们把重复内容排除在外。另外,有时“那个”后本应出现某内容,而说话人却说出了另外的内容,我们仍按照预期内容来判定句法位置。经过语料统计,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1、“那个”在各句法位置的频率变化从高到低依次是:动(介)宾之间>小句句首>定中之间>状中之间>主谓之间>并列结构之间>中补之间。

2、“那个”的典型句法位置是动宾之间、小句句首和定中之间。

3、“那个”后多是名词性成分或者名物化的成分，除小句外，“那个”后很少出现谓词性成分。这说明作为话语标记，“那个”的用法多少还是受到其指示用法的影响。

#### 四、主要结论

1、从话语和言语行为两个角度考察了“那个”的功能。“那个”有话语组织、词语修正、话题设立、话题拉回、话题发展、话题切换 6 个话语功能和引发话轮、转接话轮、占据话轮 3 个言语行为功能。

2、“那个”的典型句法位置是动宾之间、小句句首和定中之间。“那个”后多是名词性成分或者名物化的成分，除小句外，“那个”后很少出现谓词性成分。这说明作为话语标记，“那个”的用法多少还是受到其指示用法的影响。

## **Relative clause without complementizer in Mandarin, with reference to Cantonese**

WU Tong

Université Sorbonne Nouvelle, Paris III

In this paper, I will study a new type of relative clause (henceforth RC) in Mandarin Chinese which is never described yet. Mandarin RCs are structurally characterised as [RC de<sub>COMP</sub> N]<sub>NP</sub>. For subject and object RCs, the gap is used while for other positions, a resumptive pronoun is used for animate head noun and a “generalized gap” for inanimate ones. Semantically, the RC can be restrictive or non-restrictive. There is another type of RC used only in spoken Chinese, and often in a rather informal register:

- (1) *wo zuo' jian nei ren*  
PRO.1S yesterday see, meet DEM person  
'that person I saw/met yesterday'

This type of RC is always prenominal, with exactly the same strategies as the standard de-RCs. But it differs from the de-RC in that, first, no complementizer is used; second, there is always a demonstrative; and third, the classifier is more than often omitted. Semantically, it can only be restrictive with a specific reading: neither a non-restrictive reading nor a generic one is possible. It can be considered as the Mandarin counterpart of one of the Cantonese RCs:

- (2) *keoi<sup>5</sup> coeng<sup>3</sup> go<sup>2</sup> sau<sup>2</sup> go<sup>1</sup>*  
3SG sing that CL song  
'the song she sings'.

Similarities are sociolinguistic, i.e. only in colloquial register; syntactic, i.e. RC +

DEM + (CL +) NP in Mandarin and RC + (DEM +) CL + NP in Cantonese and semantic, i.e. unique specific reading.

Given the similarities, I will argue that the Mandarin DEM-RC and the Cantonese CL-RC are separate but parallel evolution from a unique structure of ancient Chinese. Besides, I will show that from Ancient Chinese to Early Modern Chinese, the direction of evolution is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complementizer. So its absence in DEM-RC in modern colloquial Mandarin Chinese is only a reproduction of what has happened to *zhi*. Typologically speaking, the Mandarin DEM-RC, like the Cantonese CL-RC, is a typical prenominal RC, syntactically speaking (i.e. the absence of any complementizer) as well as semantically speaking (the unique restrictive reading), and even more prototypical than the standard de-RC.

## 粘合定中结构“N<sub>双</sub> + N<sub>双</sub>”的整合度高低及其层级分布

吴为善

上海师范大学

朱德熙(1982)把体词性偏正结构分为粘合式和组合式两大类,两者具有质的区别,是短语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本文探讨的是“N<sub>双</sub> + N<sub>双</sub>”的定中结构,中间没有结构标记“的”隔开,是典型的粘合式结构。

近些年来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兴起与发展, Fauconnier、Gilles & Mark Turner(1994, 1998)等学者提出了概念整合理论。所谓概念整合(conceptual blending)指的是对两个来自不同认知域的概念有选择地提取部分意义整合起来进而形成一个复合概念结构的过程。概念整合理论认为,语言成分的整合效应依赖于两个因素:一个是整合的“框架”,另一个是输入的“元素”,在“框架”的作用下“元素”产生整合效应,浮现新的意义(emergent meaning)。粘合定中结构“N<sub>双</sub> + N<sub>双</sub>”就是两个名词在2 + 2的韵律句法框架中整合的结果,事实证明粘合定中结构“N<sub>双</sub> + N<sub>双</sub>”内部不是同质性的,它们依据整合度的高低呈现出一种非离散性的层级分布。

要揭示粘合定中结构“N<sub>双</sub> + N<sub>双</sub>”内部成员的整合度高低,不能仅仅依据成分意义的分析,更重要的是要有句法表现的佐证,因为只有在句法表现上具有区别性特征的分类才具有现实意义。从实际语料来看,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考察。一方面从结构内部看N<sub>1</sub>、N<sub>2</sub>之间的紧密程度:(1)N<sub>1</sub>和N<sub>2</sub>之间能否插入“的”;(2)N<sub>1</sub>、N<sub>2</sub>能否进行同功能替换。另一方面从结构外部看整体的句法功能:(3)能否受数量或指量成分修饰;(4)能否充当主语、宾语指称人或事物。我们从内部结合程度和外部整体功能两个方面提炼出四条标准,作为鉴别粘合定中结构“N<sub>双</sub> + N<sub>双</sub>”的整合度高低的依据。根据我们对北大语料库搜索到的2000多个“N<sub>双</sub>

+ N<sub>双</sub>”粘合定中结构的考察，我们发现此类结构的整合度高低可以分为四个等级：

A级（低整合度）：木头地板 钻石戒指 国家财产 群众利益

B级（次低整合度）：电脑桌子 桥梁专家 拳头产品 金融风暴

C级（次高整合度）：圆桌会议 板凳队员 苏州园林 孩子脾气

D级（高整合度）：狐狸尾巴 鳄鱼眼泪 白衣天使 武林高手

事实表明，用语义标准和句法标准相结合来鉴别粘合式定中结构“N<sub>双</sub>+N<sub>双</sub>”的整合度高低，可以有效地揭示不同等级的区别性特征：整合度越低，可分离性越强，指称性功能表现就越充分；整合度越高，可分离性越差，描述性功能表现就越凸显。

## 祈使行为、祈使结构及祈使句

萧国政 李 圃  
武汉大学 新疆大学

本文以彻底的功能语言观，定义和论述了祈使行为、祈使结构、祈使句和祈使系统。

“祈使”和陈述、疑问、寒暄一样，既是一种言语行为，也是一种语言功能。用语言要求他人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言语活动，就是祈使行为（或祈使言语行为）。或者说，“祈使行为”是用语言进行祈使，即用语言行使祈使功能的言语行为。

祈使行为作为一种言语行为，并不止于言语活动本身。即是说话方向听话方传达一个祈使要求只是一种语言途径和手段，不是祈使行为的终极目的，祈使行为的终极目标是要求听话方或第三方执行某种行为。因此，

祈使结构=祈使内容（祈使指令结构）+希冀祈使指令实现的语言策略（祈使策略结构）。

指令结构是祈使结构的核心内容，它包括祈使者（施祈者）A、施言者 B、受祈者 C、受言者 D、所祈内容 E。A 和 B 有时可重合，C 和 D 有时可重合，因此，祈使指令结构可简化为：A/B+C/D+E。例如：

你<sub>(C/D)</sub>给我<sub>(A/B)</sub>滚<sub>(E)</sub>！ 你<sub>(C)</sub>通知小王<sub>(D)</sub>明天早点出发<sub>(E)</sub>。

所祈策略结构是祈使的文化和素质结构，具体的讲包括句法策略 F 和语用策略 G。根据指令结构和祈使语境（含祈受双方）的情况不同，祈使策略结构差异甚大，有些可为“空”（∅）。

祈使句是行使祈使行为、表达祈使功能的句子和句联。即既包括语气祈使句和非语气祈使句（即陈述句、疑问句和感叹句）。例如：

小声点儿，别吵醒了孩子。（陈建功 赵大年《皇城根》，语气祈使句）。|



我命令你们早点出发！（陈述句） | 别胡说八道，好不好？（疑问句）

既包括有音祈使句（言内祈使）又包括无音祈使句（歇后祈使句，言外祈使）。既包括单句，也涵盖复句。还包括单指令祈使句和多指令祈使句。祈使句的语言构成，是祈使行为在句子上的言语投射。（例略）

语言的祈使系统，是由祈使行为、祈使结构和相关范畴及原则构成的体系。

## “难怪”因果句

谢晓明

华中师范大学

邢福义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1991：401）在谈到强调可理解效果的因果句群时，指出“常用的关系词语有‘难怪、怪不得、无怪乎’等，复句中有时也使用这类词语”，但是复句的使用情况邢先生没有进一步讨论，其他相关的研究文献也很少见。

本文主要讨论现代汉语里由“难怪”所引导的一类因果复句，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讨论：

一、“难怪”因果复句的结构语义类型及其使用频度。从标记形式看，“难怪”因果句有独用型、套用型和复用型三种类型。独用型是指只出现果标“难怪”，不出现因标的情况，这种类型最为常见。套用型是指既出现果标“难怪”，也配套出现因标的情况，套用形式有“原来……，难怪……”、“难怪……，（是）因为……”、“难怪……，原来……”三种。复用型是指果标不只一个，重复使用的情况，这种情况在“难怪”因果句中比较少见，我们在2000余万字的当代语料库中仅见1例。

（1）他的确比其它男人好看很多，又懂得穿着打扮，所以也难怪黄耘春会一路倒戈！（席绢《女作家的爱情冒险》）

独用型和套用型“难怪”因果复句都有“因+果”和“果+因”两种语义类型，独用型“难怪”因果句以“因+果”式的使用频率最高，套用型“难怪”因果句“因+果”和“果+因”两种语义类型的使用频率基本相当。

二、相关格式比较。通过与其他一些因果复句格式进行比较，分析了“难怪”因果复句的语义特点。文章认为由“难怪”引导的结果句主要表达一种领悟语义，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因此强调客观逻辑推导的因果关系不能用“难怪”作为关联标记标示。

三、分语体考察“难怪”因果句的使用情况。结果表明，“难怪”因果句主要出现在口语体语料中，具有较强的口语色彩。

四、对结果标记词“难怪”的词性进行讨论。分析表明，“难怪”因果句中“难怪”表语气的作用有逐渐淡化的趋势，但是因为纯表关联作用的“难怪”还

很少见，一般还有兼表语气的作用，所以我们认为连词“难怪”现在还没有最终形成，在“难怪”因果句中“难怪”仍然是副词，有时是关联副词，有时是表示领悟语气的语气副词。

## “X以上”格式在现代汉语中的演进

邢福义

华中师范大学

“X以上”是一个古老的格式。为了表意的严密，现代汉语中“X以上”格式有了演进，形成了三种新兴的较为定型的模式。第一种模式为“X前后复用式”，比如“X或/及X以上”；第二种模式为“X后项指代式”，比如“X及其以上”；第三种模式为“X后项减省式”，比如“X及以上”。从纷乱到成型，从增繁到再趋简，从共存到频率有秩，这是上述新兴模式的演进轨迹。本文分别描写三种模式的基本状况，并且对新兴模式的演进轨迹做了解说。文章最后还指出，书面语以口语为基础，但书面语的发展有其特殊需求，并非口语的简单复制。

## 对汉语中干扰效应的几点思考

徐烈炯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香港城市大学

在有些疑问句的某些位置上不可以出现量化成分或者焦点成分，这种现象称为干扰效应(intervention effects)。许多语言中都发现干扰效应，文献上有以下汉语例子。

- (1) a. 为什么他辞职?  
b. 他为什么辞职?  
c. 为什么没有人辞职?  
d. \*没有人为什么辞职?
- (2) a. 他能不能去美国?  
b. 他能不能只去美国?  
c. \*他只能不能去美国?

例(1)表明：主语如果不是一个定指成分而是一个量化成分，就只能出现在疑问成分“为什么”的后面而不能在前面。例(2)表明：焦点成分（焦点敏感算子）“只”只能出现在疑问成分“能不能”的后面而不能在前面。量化成分/焦点成分对疑问句产生某种干扰。

本文研究以下问题：

一、这种干扰效应是否只出现在用疑问副词“为什么”来提问的特指疑问句中？是否也会出现在用其他疑问词来提问的问句中？是否也会出现在选择问句等非特指疑问句中？

二、所有的量化成分在有些位置上都会产生干扰效应，还是只有个别量化成分会产生干扰效应？在什么条件下才会产生干扰效应？

三、焦点成分和有些量化成分会对疑问句产生干扰效应是出自相同的原因还是出自不同的原因？所谓的干扰效应是不是一个统一的现象。

## 论“谓头”语法位置的特殊性

徐 杰

李 莹

华中师范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我们曾经提到，表面看来一个句子就是一串词线性排开。词与词之间似乎地位平等地参与组合成句，再配上一定句调，来表达一个意思，至少表面上似乎没有什么位置与众不同。但是，有理由相信，句首、句尾以及“谓头”三个语法位置都是有着特殊意义和特殊地位的语法位置，亦即语法敏感位置（徐杰（2005）（2006））。

在这三个语法敏感位置中，“谓头”语法位置功能最强，在此位置上可以通过“加标”“移位”和“重叠”三种语法手段实现诸如“疑问”“否定”“假设”等多种全句功能语法范畴的表达。谓头语法位置在句法上实际上就是句子中心“I”占据的位置。在英语中，谓头语法位置是由“时态”“呼应态”和“谓素”三项特征的集合体占据的；而在汉语中，谓头语法位置仅是由功能项“谓素”占据的，在句法上它是一个没有外在语音形式的空位置。助动词在线性语序上最靠近句子中心，在结构关系上跟句子中心成分最密切。助动词虽本身不是句子中心，但是却常常移入句子中心的谓头位置。当句子中有助动词的时候，助动词进入谓头语法位置，从而成为内外状语的界标（如蔡维天（2000）就认为助动词能将内外状语区别开来）。我们主张将状语分为“谓语状语”和“全句状语”，当句子中没有助动词的时候，“谓语状语”按照“关联副词>模态副词>范围副词>状态副词”（袁毓林（2002））的优先序列进入谓头语法位置，从而引发了相关语言现象。句首、句尾，以及谓头语法位置的共性在于它们都能对全句功能范畴作出反应，并进行相应的语法操作。究其原因，句首和句尾在句法上占据的都是“C”位置，而“C”和“I”都是属于全句的功能语类。通过汉英语言中相关语法现象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在汉语中三个位置都被充分使用，但是最常见的是句尾位置；而英语只使用句首和谓头位置，从不使用句尾位置。这种表面语法现象背后的句法原因是：不同语言出于各种参数，以及词汇因素等对这三个位

置有不同的选择配组。三个语法敏感位置在不同语言中的具体应用既体现了语言间的高度一致性，又体现了它们之间的个性差异。

## “就”与“才”的歧义及相关语音问题研究

徐以中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浙江大学

基于语用视角考察副词的意义和用法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但副词的语用分析也亟需走向系统和深入。本文基于语用视角结合现代语音学手段进行副词分析，得出副词“才”和“就”既可前指也可以后指，并且都有语用歧义。副词的语音分析也是必要的，不仅要考察副词本身的语音问题，更要考察与副词相关成分的语音问题。利用实验语音学的手段可弥补听感的不足，更可使副词的语音分析走向精细化、科学化。此外本文对副词“就”与“才”的歧义及其韵律特征（重读）规律的研究对提高语音合成的自然度和语音识别的准确度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将意义和用法相近的副词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分析，指出它们用法的异同，这对汉语教学特别是对外汉语教学亦具有切实的指导作用。

## 汉语动结式的补语是一种内部体

——“完结短语”假设对动结式结构的解释

玄 玥

清华大学

汉语动结式是在句法中生成的结构，以往的研究多将其处理成以述语和补语为中心的两个因果/致使关系的事件结构，通过某种句法手段形成动结式，此类方法不具有类型学的普遍性，并存在很多技术问题。本文从补语对述语的“完结”功能出发，提出补语在汉语动词短语 VP 内部投射为“完结短语(Telic Phrase)”，是述语最近的功能短语，是动词的“内部体”，给述语动作一个“完结”状态。并通过分析名词短语的受影响性，指出动结式的宾语是补语指派的论元。“完结短语”理论假设是解释动结式的一个全新视角，解决了很多理论问题。

## 复合被字句中的“所”与“给”及相关的焦点问题

颜力涛

根据标记理论,我们认为:“重音”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焦点标记”,通常所说的“焦点标记词”应该属于“焦点提示词”;本文通过对七十部现当代文学作品定量分析的方式,考察了“被+NP+给+VP”与“被+NP+所+VP”这两类格式中“给”与“所”的隐现规律,得出复合被字句中“给”与“所”的语法功能;在本文“焦点”理论的基础上,我们通过论证得出,“是”、“连”、“给”与“所”都是焦点提示词。

## 数轴标记的泛化与汉语量度范畴

杨海明

暨南大学

### 一 元语言的语义标记

从元语言的经验功能(experiential function, Halliday1994)角度看,汉语“负、零、正”分别表“负面、无、正面”义。这是对世界的一种体验,具体说来,“零”表“无”。

目前“零p”正处于活跃期,出现频率高,涉及面广。此外“零”标记很活跃,其中“零风险、零距离、零增长”等已收入《现代汉语词典》(2005, 868-869)这表明汉语数轴化表达的基础已经相当深厚,其发展势头很猛。“负”表“负面”义。“正”表“正面”、“正向”义。“零”与“正”、“负”的对应为:零p ◀——▶负p + 正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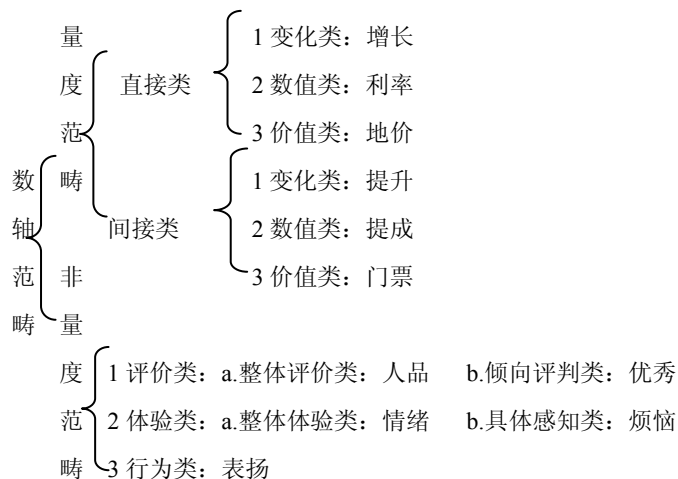
### 二 数轴泛化

数学上的数轴(number-axis:  $-1 \rightarrow 0 \rightarrow [+1]$ )引入汉语,用于可量度范畴,在此基础上形成以等量级差为核心的数轴标记(markedness):“负p → 零p → [正]p”。标记基础是有[数量 级差]特征,这存在于可量度范畴,其中有可直接实现为数量的,如“负增长[-5%] → 零增长[0] → 正增长[5%]”;有间接实现为数量的,如“负地价[-5000元/亩] → 零地价[0] → 正地价[5000元/亩]”。数轴化标记泛化进入非量度范畴,如名词功能的评价类“负人品[行为恶劣] → 零人品[0 ≈ 不好不坏] → [有]人品[助人为乐], 动词功能的行为类“负服务[捣乱] → 零服务[不理睬] → 服务[正常服务]”, 形容词功能的性状感知类“负烦恼[愉快] → 零烦恼[无烦恼] → 烦恼[有烦恼]”等。

### 三 数轴式标记与量度范畴

数轴。“数轴”指确定了方向(direction)、原点(origin)和单位长度的直线,即“ $-1 \rightarrow 0 \rightarrow +1$ ”。衍生的概念有“正数(positive number)”、“负数(negative

number)、“0 (zero)”。 “零” 是一个实际存在的既不为正，也不为负而是表示正负界限的“基准”。量度范畴 (dimension categories)。指能用数值表示的范畴，语义特征是 [数量 基点 级差]。非量度范畴 (dismeasurement categories)。指不能用数值表示的范畴，语义特征是 [基点 级差 -数量]。数轴标记类型。汉语与“-1→0→[+]1”对应为“负→零→正”序列标记。可以梳理出表数量增减的与数轴对应完整的两类模式，其类型为：



#### 四 结语

当今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定性量化的时代。大到中国在世界的排名，中到各级机关的考评，小到个人的收入等都需量化，当今是一个量化的社会。数轴标记泛化到非量度范畴也是量化社会的需要，是对频繁出现“增长、提升、升职”等磨损的补充。追求数轴序列标记能扩大量度范围，能更直观地表达数值的变化和程度。背后是“繁衍原则”与“经济原则”竞争与妥协的结果。

### 自然口语中“就是”的话语功能

姚双云    姚小鹏

华中师范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

#### 一、“就是”在书面语中的用法及其分布的语体差异

##### 1.1 “就是”在书面语中的四种基本用法

- a. 动词短语。表判断。如：（1）他就是我的同学。
- b. 副词。表情态。如：（2）他就是不肯回心转意！

c. 助词。表语气。如：（3）我一定办到，你放心就是。

d. 连词。表选择或让步。如：（4）不是你去，就是他去。| 就是下雨，我也要回家。

### 1.2 “就是” 分布的语体差异

“就是”在口语和书面语中的出现频率有很大的差异，前者约为后者的 15.4 倍（见下表）。

语体类型	总字数	“就是”出现总次数	每万字“就是”平均出现次数
书面语	52.8 万字	153	2.9
自然口语	52.6 万字	2349	44.6

语言的高频重复使用会导致语义磨损和虚化（Bybee, 2001），我们认为口语中的“就是”语义正在虚化、功能正在不断扩展。

## 二、“就是”在自然口语中的话语功能

口语中的“就是”除了具有与书面语一致的用法外，还可以用作话语标记（discourse markers），以表达程序上而非概念上的意义。

### 2.1 应答标记

（5）A：上海的夜景太漂亮了！            B：就是！

上例的“就是”是应答标记，是对 A 所说内容作出情感上的反应，传达了 B 对 A 认同的满意程度。

### 2.2 对比标记

（6）A：照我看，这个规划好是好，就是不合时宜。

上例“就是”能够用“可是”来代替，其基本功能是表达信息的对比（Miracle, 1991），表明说话人在认同前述信息 S1 的同时，又指出了信息上的对比。这种用法类似英语的 but，它不是表示连贯关系的标记，而是复原语境效果的指令，可以缩小寻找语境效果的范围，从而引导理解的过程。

### 2.3 停顿标记

（7）A：最近几个月，长虹的就是业绩，你觉得怎么样？            B：有所下滑吧。

作为停顿填充词（pause filler），“就是”的作用是填补思索过程中言语的空隙，标示当前的话轮尚未完成，以保持说话人在对话过程中的话语权。

### 2.4 话题转移标记

（8）A：就是我们的孩子，处在这个以考试为中心的时代啊，我希望我们的家长……。

“就是”用作话题转移标记，可以在会话中将前述的或离题的话题拉回到当前状态。

## 三、应答标记“就是”与“对”和“是”之比较

“就是”、“对”与“是”三者均可用作应答标记，话语功能基本相同，但表义功用上有一定差别。

### 3.1 “就是”与“对”的比较

“就是”传递的语气力度和信息值都要大于“对”，两者共现时的会话模式只能是“对+就是”，而不能相反，这一点可以用 Hawkins (1983)、Arnold & Wasow (2000) “重度等级”原则来解释。

### 3.2 “就是”与“是”的比较

“是”表一般性认同，“就是”表如意应答。与“是”相比，“就是”的使用违反了语言的“经济原则”，其目的是传达特殊的会话含义，使语力得到强化。但在权势不对称的情况下，言者可能受“礼貌原则”的制约而使用应答标记“是”来减少“面子威胁”，这种情况下通常不能用“就是”来替换“是”。

## 表祈使的否定副词“少”及其语法化

姚占龙

上海师范大学

### 一、“少”的语法化

吕叔湘先生在《现代汉语八百词》中认为形容词“少”作状语修饰谓动词有两种情况：一是谓动词后不含数量词语，表示数量小；二是谓动词后含数量词语，表示比原来的数目有所减少，数量上不足。

但是我们发现在现代汉语祈使句中，特别是在北方方言区，“少”的一些用法，很难用“数量少”“比原来的数目有所减少，数量上不足”进行解释。例如：你少敬酒不吃吃罚酒！ 你少不知好歹！你少没事儿找事儿！

类似的用例早在古代就有，如：

孩儿，爹娘只因你口快了愁，今番只少说些。（《快嘴李翠莲记》（南宋/元））  
叫你出来，分付你少则声，颠倒说出一篇来，这个苦恁的好！（《快嘴李翠莲记》（南宋/元））

通过以上例句可以看出，在现代汉语祈使句中，“少”与表示否定意义的副词“别、甬、不要”的功能一致。形容词修饰动词作状语是形容词的主要功能之一。以上两组类型的例句中的“少”所处的句法位置相同，所具有的句法功能相同，而语义表达却不同。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此种用例中“少”已经虚化了。

### 二、语用否定、数量否定到性质否定

#### 1、语用否定

“‘语用否定’不是否定句子的真值条件，而是否定句子表达命题的方式的适宜性，即否定句子的适宜条件(felicity conditions)。”沈先生还指出语用否定所否定的适宜条件或恰当项“就是为达到特定的目的和适合当前的需要，语句在表达方式上应满足的条件”。沈先生接着考察了汉语中的五类语用否定。其中第一项就考察了否定由“适量准则”得出的隐含意义，这正是否定副词“少”的否



定功能产生的基础。

## 2、从数量否定到语用否定

沈家煊指出否定句不是引入新信息和新的所指对象,而是反驳已经引入的信息和所指对象的。“少”实际上是通过否定谓词而间接地达到否定整个命题的作用的,这个看法同亚里士多德对否定的论述是一致的。从而达到了性质否定的目的。

## 三、语法化动因——“对举”还是“祈使”

### 1、触发机制

“少”的语法化是由对举句诱发的,还是祈使句诱发的。根据历时考察可以发现,“少”的语法化是由“弱祈使”触发的。

### 2、语用强化

“少”的否定副词的用法是语用否定意义的强化,并经过固化这一过程所致的。

## 从动作动力方向看汉语动词情状的分类问题

叶文曦

北京大学

### 一、事实和问题:

像“这事老高有办法”、“彬彬应该告诉他”和“王冕七岁上死了父亲”这样事实的分析和解释是汉语语法研究中的难题之一,最近很多研究参照新的动词分类体系即“非作格动词、非宾格动词、及物动词、致使动词”的区分来分析解释上述问题,取得了不少成效。但是这个问题没有彻底解决,还有很大的研究余地,本文打算参考最新的事件语义学和动词情状的研究成果,结合汉语句法和篇章的接口问题,利用语料库,做出新的探索。本文认为赵元任(1968)提出的“把主语谓语看成主题跟说明,可以得到一个自然的结论,就是谓语里动作动词的动作方向不一定是从主语到宾语”这一观点非常值得进一步研究。

### 二、动力方向和汉语动作情状的描述

一般通行的动词情状类型采用 Vendler “状态、活动、完结、达成”的模式,这个模式主要考虑动作表述的时间因素,而没有考虑动作的动力方向。不同的动作如“笑、哭、来、去、死、吃、开、关”等有不同的动力方向特征,典型动词都有表达动力方向的潜力,但在语句中的实现是有条件的,需要考察动力的发出者、动力的承受者、动力的强弱和动力运行的轨道等语义特征,再综合考虑跟动词共现的其他句法成分以及相关的语序因素。在此基础上,可以概括出新的汉语动词情状模式。

### 三、话题-说明结构和汉语句法和篇章的接口问题

这一部分描述汉语句法和篇章接口的一般性策略,讨论述谓结构 $V(x, y, z)$ 和话题-说明结构“T+C”两种结构的接口问题。T+C 结构可以跟动力相关,但不要求是动力的源头,这是跟 $V(x, y, z)$ 结构的本质差异,例如“两磅肉吃十个人”,话题是动作的相关者而非动作的发出者。接口需要考虑以下一些因素:语境中说话人是事件中的局内人和局外人,事件跟说话人的相关度的高和低,说话人直接参与、间接参与还是不参与等,这些因素影响动词动作方向的表达和理解。

四、评论通行的动词分类系统,对“王冕七岁上死了父亲”提出新的解释。

## 应答句式续说

尹世超

黑龙江大学

语体和句类对句式的选择和使用有直接影响,区分语体和句类对句式进行分类研究是将语法研究引向深入的一个有效途径。应答句式是一种只用于会话语体的应答句中或用于应答句中有特定意义和用法的句式。笔者(2008c: 15—22)曾撰文讨论过26种应答句式。本文在此基础上再补充讨论65种应答句式,对其构成、类型和功能进行分类描写。其中第1—41种应答句式是表示否定的应答句式,其功能是表示否定、驳斥、更正、埋怨、不满、批评、指责、责备、讥讽、质疑、惊异、拒绝、抗拒、制止、迫使等;第42—65种应答句式是表示非否定的应答句式,其功能是表示肯定、认同、同意、赞成、确定、确认、答应、应允、答复、接受、醒悟、询问、探问、揣度、推论、承接、话题切换、催促、促使等。

1. “没有X”。
2. “哪有X(的)”、“哪有什么X”、“哪里有X”。
3. “什么叫X?”、“怎么叫X?”、“怎么能叫X?”。
4. “你怎么知道X?”。
5. “你怎么不早X呢?”。
6. “X又怎么样?”。
7. “谁X?”。
8. “谁说X”。
9. “谁不X啊?”。
10. “这不叫X。这叫Y”。
11. “别说X了”。
12. “你先别问X”。
13. “别说X”。
14. “X个屁”、“你X个屁”、“你X个球”、“X你个头”、“X你个大头鬼”。
15. “我X<sub>1</sub>什么X<sub>2</sub>啊我”。
16. “就你X”。
17. “你真能X”、“你可真能X”。
18. “何止是X”、“何止X”、“岂止是X”、“岂止X”、“哪止X”。
19. “谈不上X”。
20. “这还X?”。
21. “X你是轻的”。
22. “还是X”。
23. “我是说X”。
24. “好你个X”。
25. “就X”。
26. “说不清X”。
27. “我管他X(呢)”、“我管他X不X(呢)”。
28. “(我)还能X”。
29. “叫你X”。
30. “看你还X”。
31. “(你)X不了也得X”、“(你)不X也得X”。
32. “(第三方或自己)不X也得X”。
33. “叫你X你就X”。
34. “怎么你也X”。
35. “你说X”。
36. “你说你X多好”。
37. “X才怪呢”。
38. “亏得你X”、“亏你X”。
39. “可X”。
40. “问题是X”。
41. “照你这么说,X”。
42. “那就X”。
43. “就X了”。
44. “我就X了”。
45. “你X你的吧”。
46. “X多得有”。

47. “说是 X”。48. “怪不得 X”、“难怪 X”。49. “我说 X 呢”。50. “X 干吗? ”。51. “怎么 X? ”。52. “这么说 X”。53. “这下 X 了”。54. “这样一来, X 了”。55. “那要看 X”。56. “早知道 X”。57. “X 了你就知道了”、“X 你就知道了”。58. “那你说, X? ”、“那你说说, X? ”。59. “让我 X”。60. “要说 X(啊)”。61. “谈到 X, 不能不谈及 Y”。62. “你的意思是 X? ”。63. “就是说, X? ”。64. “在我看来, X”。65. “X 在此”。

## 修辞三段论与寓义的语用推导

袁 影 蒋 严

香港理工大学 香港理工大学

近年来, 语用推理的形式化研究在国内外都取得了一些成果。Welker (1994)、Gabby and Woods (2005)、Ross (2006)等, 以及蒋严 (2002)、徐盛桓 (2005)、熊学亮 (2007)、张韧弦 (2008) 等从逻辑学、心理学、认知科学诸多视角, 对语用推理的许多方面进行过较深入的刻画。本文拟采用修辞学这个有别于上述几种研究的独特视角, 借助其核心术语“修辞三段论”(rhetorical syllogism) 对语用推理再做一番探讨, 以此揭示修辞推论对语用推理过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可操作性。

文章首先廓清语用推理的研究范围, 明确其推理对象主要为非真值条件蕴涵语义, 同时将本研究的讨论对象限定为其中的特殊会话含义——此术语在文中重新表述为“寓义”。针对Sperber & Wilson“寓义”研究止步于寓谓前提(implicated premises)与寓谓结论(implicated conclusions)的分类, 未能构建推理模式, 本文借助“修辞三段论”的特征与表现形式, 力求清晰刻画由不完全关联及无关联话语产生寓义的推导过程, 构建相应的推导模式, 并揭示寓义表达的隐匿性、或然性与可接受性。

我们发现: 1. 寓义的推导主要包括三个过程: 确定明示命题的性质, 即大前提还是小前提(或何种类型的修辞三段论); 恢复缺失的前提; 推演可接受的结论。而整个推演的可接受性除了通过两个前提得出结论外, 由于大前提通常具有或然性, 因此为了客观往往还需要排除“反证”并对结论加以“限制”。2. 修辞三段论可以根据明示命题的不同性质分别构建由大前提、小前提及表面无关联命题为明示的寓义推导模式。这些模式能够具体说明语用推理中的缺项和弱义, 反映其丰义过程。3. 对无关联语句的寓义推导刻画说明, 在具体语境中表面无关的话语很可能蕴涵了一个载有寓义的修辞三段论, 我们不妨将这种无关联命题表述为修辞三段论的一种可能的形式 T8。语用推理所涉范围广、对象多, 本研究只关及其中的寓义部分。修辞三段论是否还可用以刻画预设和命题态度等其它语用推理对象? 这些问题有待今后进一步探讨。

当代语用学的诞生似乎是分析哲学的直接结果，与古典时期就盛行的修辞学无甚关联。但我们发现两者在一些考察对象上存在相似点或相关性，如寓意推导与修辞推论、语境与修辞情境等，语用学可以从古今修辞学中吸收新视角或通过相关参照进一步明确自身的研究旨趣，修辞学亦可借鉴语用学中的发现，丰富已有成果。两者的结合具有重要的互益性。

## 当事介词短语的生成及其构句机制

岳中奇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当事”是谓核动词所指派的一种语义角色，它是不可控动作行为或有关性状的主体及类同关系的主体。能够生成当事介词短语蕴含句的谓核成分只能由[-自主]动词充当。根据谓核动词价量的不同，当事介词短语蕴含句存在有一价谓核动词句和多价谓核动词句两种类型。

1. 一价[-自主]谓核动词句。这种当事介词短语蕴含句有两个次类：

1.1. 时段主语式当事介词短语蕴含句。例如：

(1) a. 一个星期把老王病得憔悴不堪的。/ b. 半个月时间就把栀子花开败了

这种句子均蕴含两个谓核结构，一个表动作行为实施的时段，一个表动作行为实施后所生成的结果，当二者复合生成当事介词短语蕴含句后，表动作行为的动词则用作句子的谓核动词，表动作行为实施结果的词语则用作这一谓核动词的结果补语，表动作行为实施时段的词语则用作句子的主语，当事成分则同“把”构成介词短语作状语，从而生成由时段词语充当主语的当事介词短语蕴含句。这种句子主要表述的是：在一定时间内，某种动作行为的实施对当事成分产生了什么影响或结果。时段主语式当事介词短语蕴含句的构句机制可概述为：

(2) a. 用作句法主语的时段成分当是谓核动词实施的时间；

b. 标记当事语义成分的介词须是“把”类介词；

c. 谓核动词具有[-自主]、[+持续]语义特征和[+实现/完成]的体意义；

d. 复合谓核须由动作行为动词与表结果或状态的补语构成。

1.2. 领事主语式介词短语蕴含句。例如：

(3) a. 学校把生源流失了不少。/ b. 村东的木楼把一个墙角塌了。

在这种当事介词短语蕴含句中，一定出现有当事的领事成分，且，这一领事成分一定用作句法主语，当事成分则同介词“把”构成介词短语作状语，整个句子大多表述当事者实施的非自控动作行为所产生的结果使领事者蒙受了某种损失，个别则表述其受益的意义。这种领事主语式当事介词短语蕴含句的构句机制可表述为：

(4) a. 当事的领事成分用作句法主语，具有[+受损/受益]的语义特征；

- b. 标记当事语义成分的介词只能用“把”类介词；
- c. 谓核动词具有[-自主]、[+及物]和[+实现/完成]的特征；
- d. 谓核动词后可出现结果状态补语，也可出现数量宾语或补语。

2. 多价[-自主]谓核动词句。例如：

(5) a. 庄稼被洪水淹没了。/ b. 厂长在车站被小王碰见了。/ c. 赌博被小王迷上两年了。

这种句子的谓核动词则须具有外向性，能够将其动作行为释放到客体上，对其发生影响或进行处置，当事成分则同“被”构成介词短语作状语，整个当事介词短语蕴含句表述的是：用作句法主语的受事、对象或涵事成分受到当事成分的处置后产生了某种结果。其构句机制可概括为：

- (6) a. 句法主语须具有[+已然]的语义特征，常由受事、对象或涵事成分充当；
- b. 标记当事语义成分的介词只能是“被”类介词；
- c. 谓核动词具有[-自主]和[+外向]语义特征，且须带结果状态补语或完成体助词，具有[+实现/完成]的体意义。

## 现代汉语的两种不同保留宾语句

张庆文 邓思颖

香港理工大学 香港理工大学

现代汉语的被动句、“把”字句和保留宾语句是三种联系极为紧密的句式，生成语法近年来对现代汉语被动句和“把”字句进行研究的同时，也对保留宾语句进行了许多研究（徐杰 1999；熊仲儒 2003；邓思颖 2004；2008；石定栩 2005；石定栩、胡建华 2005；王奇 2006；黄正德 2007；潘海华、韩景泉 2008，Huang, Li & Li 2009 等）。但是，这些研究都没有对保留宾语句作进一步区分，将所有的保留宾语句都纳入了一个统一的框架进行解释。实际上，现代汉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保留宾语句，即：

- (1) a. 我把橘子剥了皮。
- b. 我把水浇了花。

这两种保留宾语句从表面上来看好像结构相同，但实际上它们的句法结构和内在语义关系都不相同，因此，很难用一种统一的方式来对它们进行分析。

这两种句式最明显的区别在于(1a)的外宾语和内宾语（这里暂且按照黄正德 2007 的说法，把动词的宾语称作内宾语，动词短语的宾语称作外宾语）具有领属关系，而(1b)的外宾语和内宾语之间没有领属关系。从题元角色上来看，(1a)的外宾语是受事，而(1b)的外宾语则是工具，因此，(1b)中的“把”字可以换为介词“用”，变为“我用水浇了花”，而(1a)中的“把”字则无法变为“用”，生成“我用橘子剥了皮”这样的句子。

从句式变换的角度来看，(1b)的内、外宾语的位置可以互换，因此可以说

“我把花浇了水”，但(1a)的内、外宾语位置则无法互换，因此，不能说“我把皮剥了橘子”；如果将这两种句式被动化还可以发现，(1b)的内、外宾语都可以作被动句的主语，如：“水被我浇了花”、“花被我浇了水”，同时，这两种被动句都可以进一步转化为话题句，如：“水，我浇了花”、“花、我浇了水”，但是，(1a)只有外宾语可以被被动化，而内宾语则无法被动化，因此，只能说“橘子被我剥了皮”，而不能说“皮被我剥了橘子”，相应地，只有外宾语可以被话题化，而内宾语无法进一步话题化，所以，可以说“橘子，我剥了皮”，但不能说“皮，我剥了橘子”。

鉴于以上两种句式在内在语义关系、题元角色和句法变换方面所表现出的显著差异，我们拟在生成语法框架下对这两种句式进行重新分析，并试图对它们之间的差异进行合理的解释。

## **Mental Space Theory and the occurrence of Aspect Marker *Le* in Chinese Oppositions**

【张荣兴】Chang Jung-hsing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The term *opposition*, sometimes known as *antonymy*, is generally used to refer to the words which are either (near) opposite or contrasting in meaning. Like English, Chinese oppositions can be divided into (a) gradable antonyms (e.g. *congming* ‘intelligent’/*ben* ‘stupid’, *e* ‘hungry’/*bao* ‘full’, *nianqing* ‘young’/*lao* ‘old’), (b) complementary antonyms (e.g. *huo* ‘live’/*si* ‘die’, *kai* ‘open’/*guan* ‘shut’, *jide* ‘remember’/*wangji* ‘forget’), (c) reversives (e.g. *tui* ‘push’ and *la* ‘pull’, *wa* ‘dig’/*mai* ‘bury’, *chuan* ‘put on’/*tuo* ‘take off’), and (d) heteronyms (e.g. the set of terms for the days of the week, the set of terms for animals, plants, vehicles, etc.) (cf. Cruse 1986; Kearns 2000; Löbner 2002; Saeed 2003; Murphy 2003).

However, it is noted that the behavior of these oppositions differ greatly when they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aspect marker *le*. For example, the pairs such as *e* ‘hungry’/*bao* ‘full’, *congming* ‘clever’/*ben* ‘dull’, and *nianqing* ‘young’/*lao* ‘old’ are all gradable antonyms, in which both terms of the first pair can occur with the aspect marker *le*, while neither term of the second pair can do the same. As for the third pair, only the latter term (i.e. *lao* ‘old’) can occur with the aspect marker *le*. Such inconsistent patterns are also found in other types of oppositions. To account for the contrast,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generalization for the occurrence of the aspect marker *le* can be systematically captured in terms of two lexical relations: the cyclic ordering and the linear ordering. The cyclic ordering begins with some state, proceeds through the other/another state, and ends where it began, to start anew the recurring cyclic pattern, while the linear ordering does not represent the return to the original

state (Cruse 1986:187-192; Johnson 1987: 119-121).

This paper takes Chinese oppositions as example to account fo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exical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proposing that lexical relations of opposition (i.e. cyclic ordering and linear ordering)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accounting for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aspect marker *le*. The result of this research explains (a) why nominals (i.e. heteronyms) denoting the days of the week can occur with the aspect marker *le*, while the nominals denoting the terms for animals can not, (b) why the opposite pairs such as *e* ‘hungry’/*bao* ‘full’, *congming* ‘clever’/*ben* ‘dull’, and *nianqing* ‘young’/*lao* ‘old’ are all gradable antonyms, but behave in different ways when associated with the aspect marker *le*, and (c) why the terms such as *congming* ‘clever’, *ben* ‘dull’, *huo* ‘live’, and *nianqing* ‘young’ generally are not compatible with the aspect marker *le*, but become compatible with it when the given sentence involves certain contextual information such as *tai* ‘too’ (e.g. 你们这只狗太聪明了), *bu* ‘not’/*buzai* ‘no longer’ (e.g. 她已经不再年轻了), *bushao* ‘not little’ (e.g. 她确实年轻了不少), *gou* ‘enough’ (e.g. 等到自己够强壮了、够聪明了...), *shi sui* ‘ten years’ (e.g. 觉得自己好像年轻了 10 岁), and so on.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Mental Space Theory (Fauconnier 1994, 1997; Fauconnier and Turner 2002), this paper argues that when an expression involves an element such as *tai* ‘too’, *buzai* ‘no longer’, or *bushao* ‘not little’, etc., it opens up two mental spaces (i.e., current reality space and comparison space). Since there is a change of state between these two mental spaces, the occurrence of aspect marker *le* becomes possible with *congming* ‘clever’, *ben* ‘dull’, *huo* ‘live’, *nianqing* ‘young’, and so on.

## 关中方言中的几个特殊人称指称形式

张 巍

上海师范大学

所谓人称指称形式，是指可以用来指称人称的语言表达形式，包括人称代词、可以指人的指示代词、人称代词与疑问代词或名词组合短语、指人名词等。关中方言中独特的人称指称形式主要有“他谁”、“你谁”、“兀谁”、“兀主儿”、“伢”、“他娃”、“你娃”、“他/你+人名”等。其中，“他谁”、“你谁”、“兀谁”三个均为无定指称形式，其格式为“人称/指示代词+疑问代词”。文章揭示了“他谁”、“兀谁”的历史来源并对“谁”、“他谁”、“你谁”进行标记性分析（语境、语气、重音、分布），又对“兀谁”与“谁”进行语用功能及标记性比较。然后，文章分析了具有远指功能的第三人称指称形式“兀主儿”[u<sup>44</sup> p<sup>21</sup> fur<sup>21</sup>/ts r<sup>21</sup>]与蔑称第三人称代词伢[nia<sup>54</sup>]的相关句法结构、语用价值及二者的互补关系，说明了“伢、伢兀主儿、兀主儿、他”由心理羡慕到心理疏离的等级序列。最

后，分析了“他娃”和“你娃”，“他+人名”与“你+人名”的语气语用特点。

## “可不是”的话语分析及语法化

张先亮

浙江师范大学

现代汉语中的习语词“可不是”，从分布和功能的角度来看，有三个：

(1) 听他这么一解释，我恍然明白。可不是吗？如果让你天天坐在太阳底下晒两个小时，可能很少有人能做到。

(2) 静问道：“他们时常和你这般纠缠么？”她想起了慧从前所抱的主张，又想起抱素和慧的交涉。“可不是！”慧坦白地回答。茅盾《幻灭》

(3) 巴士从对街转过来，停在我们面前，几十个座位只有几个没空着。可不是，谁不趁寒假回家走一趟。梁凤仪《弄雪》

例(1)中的“可不是”是反问句的标记语，表反诘的语气，相当于“岂不是”；例(2)中是“可不是”是有一个表示肯定的应答词，相当于“是啊”或“就是”；例(3)的“可不是”是个篇章连接成分。

一个语言形式共时平面上的不同分布反映出不同历史发展的事实。现代汉语中的单用的“可不是”是由古汉语中的语气副词“可”+不是演变而来。如：

(1) 有功对曰：“魁是大帅，首是原谋。”太后又曰：“馀庆可不是魁首？”《通典》

(2) 韦公曰：“和尚所说，可不是达摩大师宗旨乎？”《六祖坛经》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对“可不是”的语法化机制及其现代汉语中的“可不是”的话语功能作进一步探讨。

## 试论语气副词兼表主观程度与程度副词兼表主观情态

张谊生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高校比较语言学E-研究院

### 0. 前言

在现代汉语中，同样是前加副词强化A或VP的程度，大致有三种不同的表达方式：



A 方式： 可乏味了！ 真漂亮啊！ 可讲信誉了！ 真不讲道理啊！

B 方式： 好乏味哟！ 太漂亮了！ 好讲信誉啊！ 太不讲道理了！

B 方式： 很乏味的。 挺漂亮的。 很讲信誉的。 挺不讲道理的。

我们认为，这三种格式虽然都可以表示程度，其实性质完全不同：A 类是语气副词的语用强调式；B 类是兼表语气、情态的程度的副词；而 C 类才是纯粹表程度的客观程度格式。

本文分三个步骤，依次探讨这三类副词及其三种程度表达格式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 1. 兼表主观程度与兼表主观情态

尽管 A、B 两类副词+A 或 VP，都可以凸显 A 或 VP 的程度，但其内在性质有所不同。如：

A 可、真、绝；真的、真是、真正、绝对、尤其、实在、的确、确实、委实

B 太、好、多、挺、怪、老、特、够；多么、何等、何其、越发、特别、格外  
这两类副词的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具有主观性，都可以强调程度之高；而且，两者还有大致相同的句法分布，甚至可以表达十分相近的语义、情态，但基本性质不同。试比较：

A 可漂亮了 真可爱啊 绝早起来 绝对残忍 尤其可恨 委实能干 真的不容易

B 太漂亮了 好可爱啊 老早起来 何等残忍 何其可恨 多么能干 越发不容易

“可漂亮”也好，“太漂亮”也好，都是既强调主观情态又表示极高程度。但仔细分辨一下，还是可以发现 A、B 两类还是有着本质的差异的。二者最根本区别就在于：A 类副词本身没有程度义，B 类副词自身具有程度义；A 类是语气副词可以兼表主观程度，主要功能是强调主观情态；B 类是程度副词兼表主观情态，主要功能是表示 A 或 VP 的程度。

### 2. 语用的强调式与语法的高量级

再进一步扩大考察，可以发现，汉语用前加副词的方式表达程度，总共有三种类型：一种是 A 类副词与[+程度]Vp 构成的“副+Vp”短语，再一种是 B 类的副词与[±程度]Vp 构成的“副+Vp”短语。其实，还有一种更为常见的、由 C 类副词——即那些自身不含主观情态的客观程度副词与[±程度]Vp 构成的、表示各个程度量级的“副+Vp”短语。试比较：

例子	语用强调义	主观情态义	主观程度义	客观程度义	词	主观性	程度性
A 真干净	+	+	+	-	真	+	-
B 好干净	-	(+)	+	-	好	+	+
C 很干净	-	-	(-)	+	很	-	+

总之见，A 类有主观性没有程度性，C 类有程度性没有主观性，B 类既有主观性

又有程度性。

### 3. 从语用到语法、从主观到客观

从历时与共时相结合或者说从语言发展的角度看，A、B、C三类的区分都是相对的。一方面，A、B、C三类副词内部各词本身存在差异，比如同样是A类，“真、绝对”就比“可、确实”在性质和语义上更接近B类。另一方面，某些表主观性的A类副词，长期使用中，由于经常性与带有程度义的V<sub>p</sub>共现，临时的语用意义逐渐地转化为固定的程度义，进而可以从强调程度的语气副词慢慢地转化为表示主观性程度的B类副词；而一部分B类副词随着主观性的弱化，也会逐渐演变为表示客观程度的典型程度副词，比如“挺、老”就是。

## 现代汉语使动句致使意义的实现

张豫峰

复旦大学

现代汉语使动句是指由某些动词、形容词带上宾语作谓语，表致使意义的句子。这类句子包含致使原因、致使对象、致使结果和致使语四要素，使用频率较高，致使意义比较特殊。例如：“绿色植物能够减轻污染的危害。这一桌菜真馋人！”，使动句整个句式主要表达在致使原因事件的影响下，致使对象发生一定的致使结果。本文主要分析现代汉语使动句为何具有一定的致使意义，其致使意义是如何实现的？

在古代汉语中，使动句是一种常见的、重要的句式。例如：尝人，人死；食狗，狗死。（《吕氏春秋·上德》）、花草之流，可以悦目。（《齐民要术》）等。以往人们总是把使动句看作动词的使动现象，认为使动句的意义是由于动词的致使意义所致。本文认为使动句（S+V使+O）是一种构式，在这个句式语义框架中，除了对动词所带论元有着显著度的表现，而且句式框架可以为句式增补一定的论元角色，即因事和果事，此句式框架扩充了原来句法构成成分所表达的语义内容。也正是这种构式语义框架决定了使动句表达一定的致使意义。全文主要从下面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 一、使动语与使动构式的融合

我们发现，使动句S+V使+O的意义和作用与V使的意义和作用互相协助、互相配合的。一方面，动词要进入N1+V使+N2结构，成为V使，必须具有符合使动句的意义特点；另一方面，使动句的句式意义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赋予V使一些词义特征。

我们对《汉语动词用法词典》（商务印书馆，1999）、《汉语形容词用法词典》（商务印书馆，2003）共2290个动词逐词进行穷尽性的考察，我们发现可以进入N1+V使+N2结构的动词共230多个。

## 二、因事和果事的分析

现代汉语使动句的致使意义是从 S+V 使+O 构式中获得的。因事和果事是句式所赋予的语义角色，其中 S 为因事，V 使+O 为果事，尤其是 S 常表一定的命题事件。例如：

- (1) 他们终于端正了学习态度。
- (2) 放映一些优秀剧目活跃人们的文化生活。

在这两个个例句中，“他们[做某事]、放映一些优秀剧目”为致使原因，整个致使原因或蕴涵在句子中，像例(1)，或隐含在句外，像例(2)。句中的“学习态度、人们的文化生活”为句子的致使对象。以往有人在对使动句进行语义分析时，把像“端正、活跃”等致使语看作二价动词，S为施事，O为使事。我们从构式研究出发，否认动词带有使事论元。现代汉语使动句中的致使语V使仍是一价动词，它所带的论元成分为主事O。

## 三、使动句致使意义的实现过程

在使动句式这种框架下，句中的S、V使和O等的语义角色也相应受到了影响和限制。句式语义框架指派两个论元角色，动词的语义角色指派一个论元角色，两者的论元角色之间有交叉也有差异，它们在一定的规则下重新进行角色数量上的搭配，从而使各构成成分的在致使框架有着某种显著的语义特征。

从整体上看使动句的出现是汉语言简意赅的结果，它用三个简单的句法成分，表示某种复杂的致使意义。同时使动句也为我们在表达致使意义时，提供了更确切的句式选择，丰富了汉语的表达方式。

## On the Distribution of Topic and Focus in Mandarin

### (论汉语话题和焦点的分布)

Candice Chi-Hang Cheung (张志恒)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istribution of Topic and Focus in Mandarin, and its consequences to two prominent lines of research on the positions of Topic and Focus in the left periphery along the spirit of the cartographic approach developed by Rizzi (1997), Cinque (1999), a.o. The first line of research analyzes Topic (Top) as a set of recursive projections which can appear above and below a single Focus (Foc) projection (Rizzi 1997, 1999, 2002), as in (1):

(1) Force...**Top\*** ...**Foc** **Top\***...[IP....

In contrast, the second line of research proposes that Topic and Focus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fields”, each of which contains a set of contiguous projections hosting different types of Topic and Focus with distinct semantic and syntactic properties (Benincà 2001, Benincà & Poletto 2004, a.o.), as shown in (2):

(2) [[Hanging Top] [[Scene Setting] [[Left-dislocated Toc] [[LI] [[Contr Foc] [[Inf Foc]]]]]]]

**Topic field**

**Focus field**

Built on Badan & Del Gobbo’s (2007, to appear) study on Topic and Focus in Mandarin, I show that close examina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Topic and Focus and their syntactic and semantic properties in Mandarin not only lends support to the second line of inquiry but it also reveals that the sets of Topic and Focus and their hierarchical orders may vary across languages. Following Cheung (2008, 2009) who argues that the fronted *wh*-word in *wh*-fronting construction in (3) is best-analyzed as Identificational Focus (Ident Foc; also known as “Contrastive Focus” (Contr Foc)) on a par with the cleft constituent in clefted questions in English, as in (4), I propose (5) as the fine structure for the Topic and Focus portion of the CP domain in Mandarin: the Topic field is located higher than the Focus field similar to Italian (see (2)) with the exception of PP Topic, which can appear in the Focus field. Furthermore, the inventory of Topic and Focus available in the two languages differs significantly (cf. (2) and (5)).

(3) (Shi) [<sub>Ident Foc</sub> shei], Zhangsan zui xihuan ne?  
 SHI who Zhangsan most like Q<sub>wh</sub>  
 ‘Who is it that Zhangsan likes most?’

(4) [<sub>Ident Foc</sub> Who] is it that John likes?

(5) [[Aboutness Top] [[Hanging Top] [[Ident Foc] [[PP Top] [[*lian* ‘even’ Foc]]]]]]]

**Topic field**

**Focus field**

This paper concludes with some speculative remarks on the relative ordering of Ident Foc and PP Topic. Tentatively, I suggest that the ordering restriction exemplified by Ident Foc and PP Topic might be attributed to their informational characteristics.

**状位情感形容词与述位动词结构同现的原则**

赵春利

香港理工大学

本文分别考察并验证了在状中偏正结构中,状位情感形容词与述位动词结构间所形成的果因、因果和并行三种语义关系类型,并基于不同的语义关系类型,分别探讨了动词结构的语义类别、语义特征及其句法标记。

首先，在因果关系上，动词结构主要有[获知义]、[错失义]和[偶遇义]三个语义类别，其语义特征是[非预期的瞬间得失义]，句法形式以“动词+到/见”结果补语为主。

其次，在因果关系上，动词结构主要有[行动]、[情态]、[能力]和[心智]四个语义类别，其语义特征是[非自主的瞬间起止义]，在句法形式上体现为“起动结构、动量结构、可能补语否定式”等。

第三，在并行关系上，动词结构主要有言视、肢体、期待、头面四类，其语义特征是[可自主的行状持续义]，句法形式以“动词+着、动词+时量补语、往复义动词结构”等为主。可以说，语义特征决定了语义关系，而语义特征如何体现则受制于句法结构。

## 试论构式语法中的不可推导性

郑娟曼

浙江师范大学

基于汉语的事实，本文对作为构式判别标准的不可推导性进行了识解和讨论。认为不可推导性强调了构式的特异性，但特异性却具有很大的伸缩空间，这导致构式语法理论内部无法自足。构式作为储存单位，其固化程度与不可推导性程度和使用频率之间存在倚变关系。不可推导性强、意义单一而稳定、形式上完全填充或部分填充的习语，很难建构起一个复杂的承继关系网络。通过构式之间意义的相似性建立系统是一种尝试。

## “副+状形”生成机制背后的原则竞争提要

——经济原则与繁衍原则的作用

周 静 王 涛

暨南大学 暨南大学

### 0 引言

“很雪白”这类“程度副词+状语形容词”（简称“副+状形”）组合近来越来越多。前人研究多从状态形容词的“程度磨损”、“很”的非程度用法、“副+形”

新品种等角度研究。本文从真实文本出发从生成机制背后的原则竞争考察这类现象。

### 一 “副+状形”的功能

1.1 “副+状形”的功能。状形主要充当定语；“副+状形”主要充当谓语。真实文本如左下表 1。

功能 词/组合	定	谓	宾	补	状	总	功能 词/组合	定	谓	宾	补	状	总
简简单单	54	9	3	2	32	100	雪白	90	8	2	0	0	100
很~	40	29	8	0	23	100	很~	26	65	8	1	0	100
滚烫	94	2	0	4	0	100	笔直	54	23	2	4	17	100
很~	30	56	11	3	0	100	很~	23	34	14	21	8	100

表 1：“很+状态 A”对等数量充当句法成分比较

1.2 “副+状形”的表达功能。一突出、强调；二细化性状使得表达更准确。表程度深和浅两大类共 6 小类（1.表程度深的(1)“很”类：很 挺 十分 非常 极；(2)“最”类：最 顶；(3)“更”类：更 更加 越发；2.表程度浅的(4)“有点儿”类：有点儿 有些；(5)“比较”类：比较 较为 较；(6)“稍微”类：稍微 稍稍 稍 多少）（陆俭明 马真，1999）“湛蓝”的组合如左。虽能组合，但数量差异表明这一组合的主要表达功能是为了突出状形所表达的性质，起加强程度的作用。不同的状形本身就表示了不同的程度量。如“稍微湛蓝”程度比较浅。从更广角度看“副+状形”的匹配。“笔直”是有参照状态、“凛冽”是语义重叠状态、“绚丽”是合指的状态。现在各种语体文本中都能见到。这类组合并不完全是程度磨损或“很”的非程度用法而是为了凸显状态中的不平衡的程度差异。

湛蓝	很-	最-	更-	有点儿-	比较-	稍微-
篇章	2590	15700	5580	13	36	6

表 2 “副+状形”

### 二 “副+状形”的生成机制

2.1 语言表达的自补需要。状形一般不单独充当谓语组合则填补了空白。

2.2 语言表达的凸显需要。吕叔湘(1947)认为表示高程度的词语用久了会失去其锋芒。为了更加突出状形则用程度副词强调其程度，如“很雪白”。

2.3 认知精化的需要。当新事物的性状与人们认识中的范畴有所偏离时便会试图用新的表达方式来表述。2.4 语言表达的求新异需要。2.5 语言表达的类推。

### 三 经济原则与繁衍原则和“副+状形”

3.1 经济原则。追求以少统多，利用省略隐含手段进行表达。如“很滚烫/嫩绿”词义构成“a+b=b”。

3.2 繁衍原则。追求以新求异，体现在根据表达需要在原有规则的基础上繁衍出新规则，同时不否定旧规则。如原有规则 1：性质形容词受程度副词修饰。规则 2：状态形容词不受程度副词修饰。繁衍规则：1、2→规则 3 “根据语用需要状形可以受程度副词修饰”。如“很雪白/笔直”填补磨损的程度，凸显主观强调，词义构成“a+b=ab”。→规则 4 “单个状形充当定语、‘副+状形’充当谓语”。

3.3 繁衍原则关照下的真实文本。有点马马虎虎、非常巨大、很笔挺、最冰冷、很整整齐齐…

#### 四 结语

“副+状形”在 1960 冒头，最近高频出现，本质上是语言表达经济原则与繁衍原则竞争与妥协的结果。这种自竞争制使得语言不断丰富和完善从而推动语言的演变发展。

## “一量 VP”的语法意义、语用功能及内部扩展

周 娟  
暨南大学

本文所讨论的“一量 VP”具有以下两个特点：(1) 数词限于“一”；(2) “量”指动量，常由器官词或器械词充当，也可由动量词“把”、“步”充当。对于该格式，目前学界已做过一定的探讨，如李宇明（1998）探讨了其成分构成和语义特点，温锁林（2008）探讨了其由来。这些研究，无论在共时还是历时层面，都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我们觉得，该格式到底表示什么样的语法意义，还须进一步研究。另外，格式的语用功能以及格式中的“量”为什么会从典型动量词向非典型动量词延伸和扩展，以往的研究成果都没有涉及到。

### 一、语法意义

关于“一量 VP”的语法意义，目前大概有两种说法：一是认为其表示“动作行为的快捷”（李宇明 1998），二是认为其表示“动作的小量与动作结果的显著性所形成的对比”（温锁林 2008）。其实，“快捷”和“对比”都只能概括其局部。事实上，“一量 VP”所表示的语法意义，其实是一个原型范畴。从语料考察来看，它有时表“快捷”，有时又表“对比”，有时又有“快捷”和“对比”的双重意义。

#### 1. 1 “快捷”义和“对比”义的分化

从具体构成来看，“一量 VP”在结构形式上可细分为以下几种：

##### A 组

C1：一量+趋向动词

C2：一量+动+趋向动词/表趋向的“向字结构”

C3：一量+动+表示终点的介词结构

## B 组

C4: 一量+处置结构 (“把”字式/“将”字式)

C5: 一量+动+(宾)+结果补语(+宾)

C6: 一量+动<sub>结果</sub>

## C 组

C7.: 一量+情态动词+V+结果补语(+宾)

其实, A、B、C 三组各有其形式与意义的差异: 对于 A 组而言, 由于动作行为的结果都不在结构中显现, “一量 VP” 只能表示动作发出的快捷性 (如 C1、C2) 或动作及物过程的快捷性 (如 C3); 对于 B 组和 C 组而言, 动作行为的结果都分明地显示于结构, 但由于 C 组表示的是虚拟事况, 动作行为本身既没有发生, 也就无所谓快、慢可言, 因此 “一量 VP” 所表示的只能是 “小量” 与 “大果” 的对比; 而对于 B 组, 由于一方面结构中既有动作结果的呈现, 另一方面结构又用于现实事况的描述, 因此在意义层面既表示了动作致果的快捷性, 也表示了 “小量” 与 “大果” 的差异性。

可见, 对于 “一量 VP” 而言, 其语法意义其实存在着这样一个连续统:

快捷 ----- 快捷/对比 ----- 对比

A 组 ----- B 组 ----- C 组

### 1. 2 “快捷” 义与 “对比” 义的成因

“一量 VP” 为什么既能表快捷, 也能表反衬, 这跟数词 “一” 的特殊性以及动量的语义内涵密切相关。“汉语中的 ‘一’ 是个特殊数词, 主要表示小量。” (沈家煊 2008) 而对于 VP 前 “一 (量)” 来说, 由于它既可以表示延续小量, 也可以表示层级小量, 这样也就导致了 “一量 VP” 的双重意义。延续小量强调单位动作持续时间的短暂性, 因而可以表示动作行为的迅速、快捷; 层级小量强调该动量在整个动量层级中处于最低的位置, 因而对于某一显著结果来说, 二者可构成反衬或对比。

#### 一、语用功能

2. 1 从语用功能来看, 表快捷的 “一量 VP” 主要凸显动作的主体情状。如 (1) 忿然情状、(2) 忽然情状、(3) 猛然情状、(4) 悍然情状、(5) 毅然情状、(6) 干脆情状等。这些情状之所以能够显现, 主要在于其与动作行为的快捷、迅疾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如:

小杨见老刘还敢动手, 怒不可遏, 一拳猛击过去, 将老刘打翻在地。

待他俯身为病人解衣服时, 病人突然 一拳击向他的头部, 李炎庭当场昏了过去。

俺豁出去了, 猛一扁担打下去, 正中狗头, 又连着三扁担将狗打死, 其余的狗都吓跑了

强硬派谈判者一副悍然的态度, 把你当作苍蝇似的 一巴掌挥开。

他二话没说, 一头扎进电脑数据堆中, 不知白天黑夜。

腿肚子酸了, 他索性 一屁股坐在地上, 老半天不起, 忘情于蚂蚁世界。



2. 2 表“反衬”的“一量 VP”主要凸显动作客体或主体数量多、力量大、本领高、心肠狠等，总之用于凸显“程度的极致”。例如：

在盛夏的岩心库里，野蚊成群，一巴掌能拍满手血。

这家伙五大三粗，像只老熊一样，一拳头过来能把人的肋巴骨锤断三五根。

黑鬼立刻来了劲，一口咬开了瓶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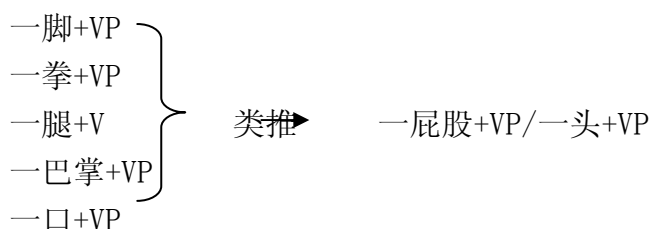
石玉山心太大了，想一口吃个胖子。

而对于上边提到的 B 组结构而言，如果没有语境的限制或制约，“一量 VP”在语用功能上往往具有双重功效。

## 二、 内部扩展

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一量 VP”的使用存在这样一种单向扩展的倾向：

“一+典型动量词+VP” → “一+非典型动量词+VP”



扩展动因：

- (1) 认知规律
- (2) 表达缺位与语用功能的影响

## Subjective Quantity

【周家发】CHOW Ka Fat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Since the pioneering studies of 陈小荷(1994) and 李宇明(2000), subjective quantity (SQ) has become a new perspective for studying the grammar and semantics of certain Chinese adverbs, including “都”, “还”, “却”, “竟然”, “就”, “才” as well as certain conjunctions, including “即使...也”, “虽然...但是”, “宁可...也不”. For example, the existence of “都” in the following two sentences has induced “二十斤” to become a small and large SQ, respectively:

- (1) 他挑二十斤都觉得累。
- (2) 他二十斤都挑得起。

Whether “二十斤” means a small or large SQ depends on whether this quantity is directly or inversely proportional to the main predicate of the sentence.

In this paper, I will propose a framework to account for the phenomena shown above. As argued in 张亚军(2005), the SQ adverb “都” evolves from the “连...都” construction, a counterpart of the English word “even”, which has been thoroughly

studied under the scalar model proposed by Fillmore et al (1988) and Kay (1990). The SQ property of “都”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calar property of “连...都” because both convey the meaning of unexpectedness, or equivalently, low likelihood. I thus propose to model the SQ property by a LIKELIHOOD function, which measures the likelihood of a sentence based on certain parameters arranged in a fraction. For example, the likelihood of (1) and (2) above can be represented by

$$(3) \text{ LIKELIHOOD}(\text{“他挑 } x \text{ 斤觉得累”}) = x / 1$$

$$(4) \text{ LIKELIHOOD}(\text{“他 } x \text{ 斤挑得起”}) = 1 / x$$

The fact that  $x$  appears in the numerator in (3) reflects that “ $x$  斤” is directly proportional to the predicate “觉得累”. Now we can use (3) to account for the SQ property of “都” in (1). As pointed out above, “都” conveys a meaning of low likelihood. In order to make the function value in (3) low,  $x$  must be as small as possible. This explains why “二十斤” means a small SQ in (1). A similar analysis can be made to account for the large SQ meaning of “二十斤” in (2) by using (4).

The above analysis of “都” can be extended to account for the properties of other SQ adverbs and SQ conjunctions. Most interestingly, the framework of this paper can be used to explain the meaning of certain idiomatic expressions that contain numerals and overt / covert SQ adverbs, such as the “一...就” construction, etc.

## 序数表属性量级的双向性

周日安

佛山科技学院

### 一、序数表达属性量级

数词表示数目与次序，分为基数词和序数词。序数表次序，一般是在基数前加“第”或“初”等标记组成；有时也直接将基数用如序数，采用零标记形式；此外，还可用天干地支、拉丁字母、罗马数字等表示次序。

序数除了反映时间、空间、逻辑顺序外，还常用来区分事物在大小、性质、程度、重要性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属性值可以概括为量级。序数表量级常用零标记形式，与“等、级、流、品、档”等语素组成区别词，修饰名词，表示事物的属性，从而给事物进行分类。

### 二、序数表量级的双向性

这类包含序数的区别词给事物分类，因时代、地域或民族文化的不同，表现出明显的选择性和双向性。序数的数值大小与属性量级没有必然关联，序列内部是升序还是降序，却因时因地而变。采用降序，数字越大，量级越低；采用升序，数字越大，级别越高。

序数具有双向性，每个序数都可能分布在升降逆向的两个对称点上，“一”

在降序中是最大量级，在升序中却是最小量级。具体事物究竟是大数还是小数表示大的量级，更多的是一种约定俗成。即便是同类或相似的事物，也可能产生表达的矛盾。这样，网上经常出现“一等兵大还是三等兵大”、“一级严重还是十级严重”等提问，就不足为奇了。

### 三、序数表量级的双向性探因

#### （一）序数表量级具有双向性的理据分析

大数表示大量级，具有同向性，数值与属性值呈现正相关关系；小数表示大量级，具有逆向性，数值与属性值呈现负相关关系。

#### （二）序数表量级的双向性源于数词的中性色彩

数词具有很强的客观性，感情色彩为中性；而表达次序的汉字，多有明显的褒贬色彩。因此，用汉字代替序数表量级，双向性一般就会消失。

汉字与序数因色彩不同，表示事物属性的量级，范围上呈现出明显的差异：用序数表量级，可搭配的事物多，范围大，较少受到限制；用汉字表量级，可搭配的事物少，范围窄，因为表次序汉字的色彩，必须与人们对事物本身的态度评价相吻合。“高级、高等”带褒义色彩，只能用于肯定、正面、积极的事物，如职称、职衔、学科等；不能用于不如意、不愉快、不吉祥的事物，例如，伤残、烧伤、地震、风灾、火灾、干旱等等，只能采用中性的序数表达量级。

汉字表达量级还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高级、高等”等褒义词，未能分化出一组表示不如意、不愉快、不吉祥事物的大量级的词语；“低级、低等”等贬义词，却分化出一组表示非贬义事物的小量级的词语——“初级、初等”。这样，“初级、初等”就中性化了，而“低级、低等”表示贬义事物的量级。

如果事物本身并不带感情色彩，则“高、中、低”等量级词的感情色彩也就消失。

表属性量级的“等、级、流、品、档”等语素的感情色彩也有差异，“流”的感情色彩最强，除了“一流”是褒义外，“二流、三流”等大都是贬义的。

#### （三）序数表量级选择的倾向性

序数表量级的双向现象，在汉文化和西方文化中都存在着，表现出人类语言的普遍性；但在使用过程中，选择的优先原则不一样，又表现出人类不同语言的特殊性。汉文化圈里，以小数表大量级为优选，而英美文化中，则以大数表大量级为优选。

## 量词“个”与名词组合的语义与语用规律研究

周 芍

华南师范大学

### 一. 量词“个”的语义功能

#### 1.1 “个”的“泛化”与基本语义功能

一直有观点认为，“个”将泛化直至最终代替其它量词，其依据是“个”组合范围的日益扩大。事实上，毫无原则的互换是不存在的。“个”虽然具有划界限的功能，甚至有时这种功能可以扩大至将数量的组合划为一个整体，但它首先

仍是个体量词。

认知科学认为，量词的丰富体现了人类思维的丰富复杂及其对语言表达精确度和精密化的需要。而语言经济原则和表意简约要求的作用，又造成量词“个”在精密要求不高的言语活动中广泛使用。其它量词抓住事物的个性来计单位或计量，而“个”则看似相反，它忽略个性，只划边界，使事物抽象化、概念化和共性化，形成单位“一”，达到容易计数的目的。

### 1.2 “个”泛用的历时成因

泛用量词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量词从无到有之后，随着社会生活和语言的发展，数量远不及名词的增长速度。这样，数词与名词之间就会出现一个空档：“数+ /+ 名”，需要一个抽象性比较高、个性不强的量词进入来填补这个空档。“个”正好符合要求。

经常使用“个”的语境有：

1. 有时说话人无法或不必要将名词的情况详细介绍时，可以使用“个”；
2. 有时表义精细要求不高，特别是口语中。

### 二、“个”称人的情况及与相关称人量词的语义和语用比较

吕叔湘（1944）曾推测“三个个字里就有两个称人”我们选取台湾中央研究院现代汉语平衡语料库的部分语料，考查其中“个”称人的比例，结果显示与指人名词组合确实是“个”的重要职能，但比重大约只有10%~30%。

通常认为“个”在口语中可以跟任何指人名词组合，但它并不是唯一的称人量词，还有“名、口、员、介、位、条”等。

### 2.1 称人量词整体特点

一、从表达上看，称人量词具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可以表达说话人或褒或贬的情绪。

二、称人量词对使用场合要求细致。量词不同，则表现出不同的文体和礼仪风格。

指人名词与哪个量词组合，量词自身的语义特点影响很大。根据邵敬敏（1993）语义双向选择的原则，名、量组合名词通常起决定作用。然而称人量词较多，且各有表达重点，说话人可以根据表达需要进行量词的选择。这充分表现了量词在名、量组合中的反作用。

### 2.2 “个”称人的组合范围及语义语用功能分析

从名词的类别看，1. 用于人的通称：人；2. 与指称家庭成员平称或叫直称，即可直接用于称呼的：妈妈 爸爸 哥哥 姐姐 妹妹 爷爷 奶奶

其次，从语言环境来看，1. 用于中性的语言环境；2. 用于口语环境

### 三、“个”称物的范围及语义语用分析

“个”称物的范围，经过整理我们发现并非完全没有规律。

### 3.1 较少与“个”组合的名词

1. 动物名词和植物名词：一头猪 一朵花 2. 可阅读的名词：一句话 一本书

3. 工具类名词：一支笔 一块墨 一把刀 一张犁 一台机器 一辆车 一架飞机 一艘船

4. 衣物类名词：一件衣服 一条裤子 5. 非个体名词：一片土地 一瓶水 一团雾气

6. 形状特征明显的名词。长条形：一条丝巾 块状和片状：一块骨头 颗粒状：一颗星

但这也只是相对而言的，是一种倾向性的使用规律。

### 3.2 仅用“个”称量的名词

1. 本身可以做量词的名词：一个人：一个个体 一点墨水：一个点  
例外的情况是名词自身有专职的形状个体量词，如“一桌菜：一张桌子”。

2. 非实物名词；如指称社团的词，也包括抽象名词，如概念、意识等。

3. 需要量词的时间和地点名词，如：时间名词：春天 小时 年头 时代 上午 节日

地区域名词：村 国家 世界 地方 位置 入口/出口 停车场

4. 容器名词和有容积的物体：瓶子 碗 杯子 柜子 抽屉 洞 窟窿 湖

5. 球状的名物：汽球/皮球 苹果/桃子/西瓜

不论是较少与“个”组合，还是仅能与“个”组合，其名词类别通常有其语义的原因。

## 四. 结论

## 增量与否定：副词又、也、还的主观意义及其表达

周守晋

北京大学

副词又、也、还的主观意义有过不少讨论。沈家煊先生(2001)用“元语增量”说明它们的主观表达作用，分析尤为深入。“元语增量”表达对一个命题的主观态度，即说话人认为该命题信息量不足，所以增补一个信息量足的命题。例如(关于“元语增量”及相关例证引自沈家煊 2001)：

(1) 小车还通不过呢，就别提大车了。

(2) 连这个字也不认得，亏你还上过大学呢。

“还……呢”所在小句之所以信息量高，是由预设的“语义量级”决定的：车的大小量级：桥洞大小一定，则小车比大车易过。学历高低的量级：大学生比学历低的人识字多。

值得注意的是，例(1)可以用“衍推”(entailment)解释表达结果：小车通不过→大车更通不过(就别提大车了)，例(2)却存在问题：大学生不认识这个字→(?)。根据衍推原则，括号里应是“学历低的人更(应该)不认识这个字”。不过这显然不是例(2)的实际表达目的：你不该认不得这个字。

史金生(2005)认为没有配对语义焦点(如例 2)的主观增量表达是一种语法化,这是颇有见地的。不过他用“凸显”、“辩驳”作用说明虚化的结果,又比较笼统,因为凸显与强调、辩驳语气与主观增量的关系都需要说明。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又、也、还的主观表达机制。内容包括:  
(a)对现有分析方法(语义量级分析)加以讨论。在分析例证的基础上,本文区分出两种量级维度:程度/范围维度(Extent Scale)和情理/道义维度(Modality Scale),并对两种维度的形成条件、表达作用进行比较。本文认为又、也、还的主观表达基础是情理/道义维度,传统量级模型(如 Horn Scales)适用于程度/范围维度的分析,用来分析又、也、还的主观表达有其缺陷,例如:[程度/范围]怎么说都不过分//\*怎么说还不过分、他能回答老师都回答不了的问题//\*他能回答老师还回答不了的问题;[情理/道义]犯了错误还嘴硬//\*犯了错误都嘴硬、你急,我还急呢//\*你急,我都急。

两种维度在一定条件下(如出现配对语义焦点)可以起类似的表达作用,如:小车还通不过呢,就别提大车了 ⇔ 小车都通不过,更别提大车了。但这并不能消除它们在表达方式上的差异,如:

情理/道义维度:(可能性)〈小车〉大车〉→小车还通不过呢,你大车居然想过(违反情理)

程度/范围维度:(难易程度)〈大车〉小车〉→小车都通不过,你大车是怎么过来的(违反经验)

上面的例子反映了情理/道义维度的性质:关于情理/道义的二元对立判断(肯定-否定)。建立在情理/道义维度上的主观表达,反映的是篇章语用层面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又、也、还是一种话语标记或语用标记。

(b)本文进而讨论又、也、还作为话语标记的表达作用:它们由各自的语义发展出“合而言之”的表达方式(联合或加合,吕叔湘 1990:326):{A 又/也/还 B→C}。A、B 结合表达某种过程、状态或道理(A、B 不一定同义:又爱又恨→情感状态),亦可简省为 B→C 或 -B→-C;如:刚才还看见她呢→她应该还在附近、我又没惹你→你不应该对我这样。在话语层面,{A 又/也/还 B→C}针对触发它的某种行为状态或情景命题(以 C' 表示),并且在情理/道义上与 C' 对立(+C→-C' 或 -C→+C'):

B: 亏他还上过大学呢 → +C: 他不该不认得这个字 → -C': 他不认得这个字

-B: 小车还通不过呢 → -C: 大车更通不过 → C': 某人要把大车开过去

总之,又、也、还是话语/语用层面的否定标记。惟其表达语用否定,它们的否定对象、否定方式受上下文影响,富于变化。不过,抓住否定这一基本作用,这三个副词的各种主观意义(吕叔湘 1984,陆俭明 1980,马真 1982 等)就可以做出统一解释。

## “连续”相关副词的句法语义分析

周文华

南京师范大学

“连续”与“连连、连、接连、一连”都是表频率的副词，它们在句法和语义上互有异同，留学生在使用中经常混淆，是其学习的一个难点。只探讨其中一个或几个（如赵新，2002；王黎，2003a、2003b；施伟伟等，2007；季安峰，2008等），不能揭示这五个副词异同的全貌。因此，有必要把它们放在一起讨论。

在句法方面，这五个副词存在着互有交叉的异同关系：①“连”、“连续”、“接连”所修饰的动词后面可以出现数量词，也可以不出现数量词；②“连连”后面不可以出现数量词；③“一连”的后面必须有数量词；④“连续”、“接连”、“一连”可以直接加数量词再修饰动词或整个句子，而“连”不能；⑤“连”只能修饰单音节词，不能修饰双音节词；⑥“接连”和“连续”之后可加“不断”，置于动词前或动词后；⑦“连连”还可以放于动词之后。其中，前三条对这五个副词的语义特征变化有着重要的影响。

从一定规模的语料统计和实例分析可以发现，这五个副词的句法特征以“连续”为中心，呈“连连←连←连续→接连→一连”序列变化：“连续”可带数量词，也可不带。往左边，带数量词的用例逐渐减少，到“连连”就几乎不带数量词了。往右边，带数量词的用例逐渐增多，到“一连”就必带数量词了。进一步分析发现，所带数量词的特征也随这个序列变化。从而反映出它们语义特征的变化：

(1) 重复性和持续性的变化。作为频率副词，[+重复]是它们共同的基本语义特征。重复动作在时间上的延续就反映[+持续]语义特征。这几个副词的持续性有强弱之分：序列左侧倾向于动作的短时高频重复，时间跨度短，持续性弱；序列右侧倾向于动作的长时低频重复，时间跨度长，持续性强。

(2) 连贯性和间歇性的变化。在表重复语义时，这五个副词还有着连贯性和间歇性的变化。“连续”既具有连贯性，又具有间歇性，两种语义特征的用例比例基本持平。往左边，连贯性加强，间歇性减弱，到“连连”变成典型的连贯性语义。反之，往右边，间歇性加强，连贯性减弱，“一连”变成典型的间歇性语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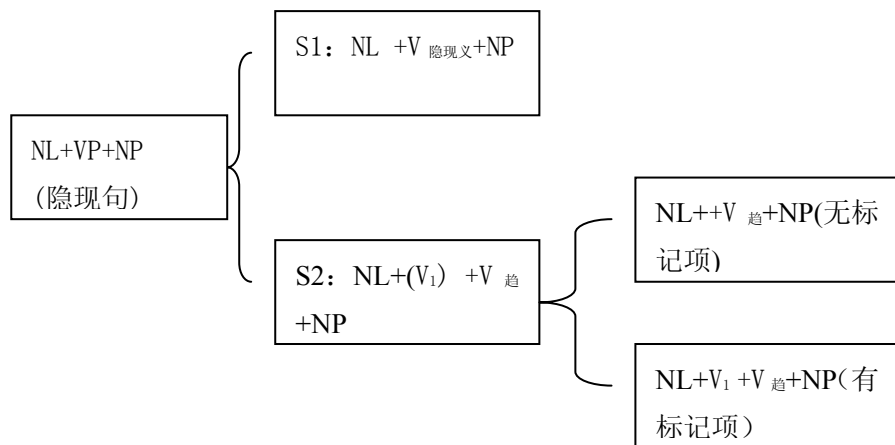
(3) 语义指向的变化。从用例是否可加数量词可以看出，“连续”既可指向动作，也可指向数量。往左边，“连连”指向动作，不能指向数量，因为它不能加数量词。往右边，“一连”指向数量，因为缺少数量词句子不成立。

(4) 客观性和主观性的变化。“连续”只作客观描述，不作主观评价。愈往两边，客观性愈弱，主观性愈强。左边强调动作的重复性和连贯性。右边强调动作的持续性、间歇性。

## “NL+V<sub>1</sub>+V<sub>趋</sub>+NP”类隐现句式中V<sub>1</sub>出现的制约条件

周 燕  
复旦大学

现代汉语隐现句可以符号化为：NL+VP+NP。其构式义可以概括为“某处出现或消失某种事物”。“NL”多由处所词或“普通名词+方位词”组成的方所词语充当，表示隐现事件发生的场所，中段动词VP可以分两类：V<sub>隐现义</sub>和V<sub>1</sub>+V<sub>趋</sub>。V<sub>隐现义</sub>是指像出现、消失、爆发、发生等表示隐现义的瞬间动词，“V<sub>1</sub>+V<sub>趋</sub>”又可以根据出现或者隐含分为两个小类，v<sub>1</sub>是实义动作性动词，在隐现句中表隐现方式，v<sub>趋</sub>是趋向动词。NP是表示隐现主体的部分，是一个定中结构的名词短语。相应地，我们的现代汉语隐现句系统表述为：



图（1）

本为将结合隐现句式义指出：S2类隐现句中V<sub>1</sub>隐含为无标记项，V<sub>1</sub>出现为有标记项，并尝试分析V<sub>1</sub>出现的制约条件。

### 2. V<sub>1</sub>“现”的制约条件

语法研究的任务就是找出汉语在表达意义时对语言形式作出各种安排的规律。我们认为分析清楚“NL+ +V<sub>趋</sub>+NP”类隐现句中V<sub>1</sub>隐现时的语义条件有助于更深入地把握该类句式的特点。从具体语料的调查来看，制约句中动词隐现的因素体现出层次性，首先是

- [1] 隐现主体：隐现句中的表示隐现主体多是一个定中结构的名词性短语，这一层对动词隐现的制约又分两个小层次，第一是NP中的核心名词，第二是核心名词前的修饰成分。

不同的隐现主体决定了要选用不同的动词V<sub>1</sub>。“NL+V<sub>1</sub>+V<sub>趋</sub>+NP”类隐现句中，如果V<sub>1</sub>出现，首先必须要满足隐现主体的语义要求，这是第一层也是最重要的一



层制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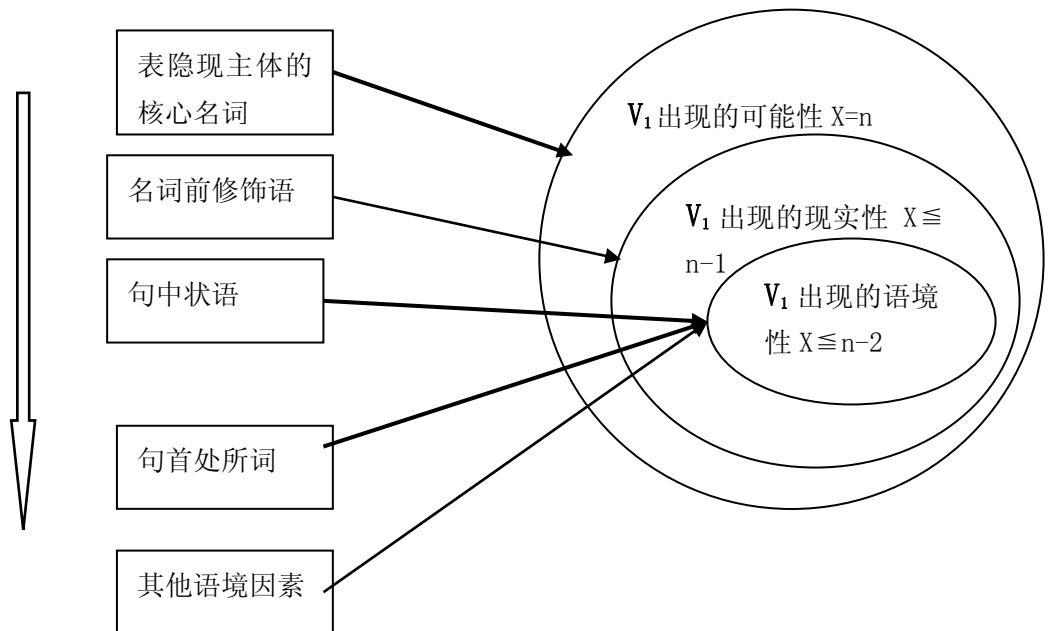
第二层次的制约：当表隐现主体的 NP 核心名词相同时，不同性质的定语也对动词  $V_1$  的出现有不同程度的制约。

[2] 另外，特定的状语要求必须出现相应的动词表示方式。

[3] 句首处所词。处所词所表示的空间是大是小，是办公室还是监狱等等因素都对动词有制约性。

隐现句中的状语成分和处所词是制约动词  $V_1$  出现的语境性因素。

至此，我们看到隐现句中制约表隐现方式的动词  $V_1$  出现的因素存在着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隐现句中作为隐现主体的核心名词对动词  $V_1$  的选择，表现为一种选择的可能性；第二层次是核心名词前的修饰成分对动词  $V_1$  的选择，表现为一种选择的现实性；第三层次是句中状语和处所词等语境因素对动词  $V_1$  的选择，表现为一种选择的语境性。如图（2）：



图（3）

如上文分析，“NL+ +V<sub>1</sub>+NP”类隐现句中，表隐现主体的核心名词决定  $V_1$  出现的可能性，这是第一层也是最重要的一层制约，出现的  $V_1$  必须和表隐现主体的名词在语义上相匹配，如果这个层次上语义不匹配，整个句子就不能成立，其他成分的制约性都是再满足第一层的要求上建立起来的；我们假定这时  $V_1$  可以选择的个数为  $X$ ， $X_1=n(n > 0)$ 。NP 中的修饰语不只一个，它们也会在数量、性质、属性等方面限制  $V_1$ ；在这个层次上， $V_1$  可以选择的个数  $X_2 \leq n-1$ 。 $V_1$  动词前以及后续句中的状语成分和句首的处所词及相应的语境成分也会对限制  $V_1$  的选择，在这一层次， $V_1$  可以选择的个数  $X_3 \leq n-2$ 。

在具体语境中出现的  $V_1=X_3$ ，这时的  $V_1$  是经过层层制约条件过滤后的动词，

这个 V1 必须符合句子中其他成分的语义匹配要求，往往就是特定的那一个。X3 的常规取值是 1，当 X3=0 时，整个隐现句表现为动词 V1 不出现。

在这三层制约中，表隐现主体的核心名词对 V<sub>1</sub> 起决定性作用，后面两层制约都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也就是说，对三层制约的分析只是为了“解释”的方便而建构的一个理想化的系统，不是每一个句子中每一层制约都起作用，也未必是一个一个先后作用，我们在实际语料中会发现 X1 就是 X3 或者 X2 就是 X3 的情况，这正是这种制约特点的一个体现。

## 状补句位意义及其对形容词的语序选择

朱文文

北京语言大学

本文以真实语料为基础，从语序角度入手，考察句位意义与词汇意义的互动对形容词状补可换位结构的语序选择所起的制约作用。我们认为，状位与补位在句位意义上存在[+方式]与[+结果]的对立，句位意义与入位形容词词汇意义的互动是制约形容词状补语序选择的基本因素。

## 也谈“一”的体貌地位

曾常红

湖南师范大学

关于谓词前“一”的语法意义，除了殷志平（1999）始点说和尹世超（2001）的强调始点说，有陈前瑞、王继红（2006）代表的紧促说和于立昌（2008）代表的实现说。我们都不赞同，提出起始范畴，认为“一”的核心语法意义不是表实现和紧促，而是表事件的开始。谓词前的“一”不是一个单纯的句法成分，而是一个使动作行为状态有界化和标明事件起始的句法语义成分。

于立昌（2008）专门从历时角度论述了“一”的核心语法意义是表实现。于的论述有缺失，第一，于文没有严格区分计量和表量。汉语史上，谓词前的“一”由计量到表量发展。虚化了的“一”只是表量，并无计量功能，“一”表唯一量，所以不存在“一”的计量义被语境抑制的问题。其次，混淆了“一”与“一 V<sub>1</sub>”的语义，是在时间顺序原则制约下“V<sub>2</sub>”与“一 V<sub>1</sub>”的紧接，才使“一 V<sub>1</sub>”带有完成、实现义，这种意义并不是“一”促成的，因此，谓词前“一”的核心意义不是表实现或完成。

我们认为，谓词前“一”的核心意义也不是表示紧促，不存在所谓“紧促完

成体”。先看陈前瑞、王继红（2006）所举的例子：

（1a）天晴了就走。

（1b）天一晴就走。

陈王二位认为这两例的不同是，后例(1b)多了明显的紧促意味，此外，“一”还较多地保留了初始的词汇意义。Comrie(1976:19-20)认为“他高了”中的“了”不是表示完成，而是表示开始，以此类推，例(1a)中的“了”也应表示开始。因此，“一”在句中不表动量，表示的是非晴到晴的临（界）点。又由于“了”的开始义与“一”的临点义具有一致性，所以，(1a)和(1b)不太可能变换成(1c)\*天一晴了就走。

从语义来源上看，例(1b)的紧促义主要来自“就”的语法意义。《现代汉语词典》对副词“就<sup>2</sup>”的8个义项逐一进行了解释，其中第3个义项解释为“表示前后事情紧接着”。

其实，表示紧接义不是动词前“一”的主要功能。首先，动词前有“一”，句子不一定有紧接义，如《八百词》中所举例子。退一步说，即使谓词前有“一”，“一”和“就（便）”关联的前后分句也可能比较松散，并不太紧促。其次，当动词后有“就”时，动词前“一”的隐现并不影响句子紧接义的表达。“一”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隐去，“一”隐去后，句子的紧促意味并没有消失。隐去条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VP”不能是无界的光杆动词。常见的使“V”有界化的手段是后接动态助词、趋向动词、宾语等。

我们认为，“一”有体意义，但“一”的体意义不是附于单个动词 $V_1$ 之上的语法意义，而是附于包含“ $V_1P$ ”在内的整个事件之上的语法意义，换一句话说，“一”是动词语的前附成分，表示某个事件的开始，且表示一次（仅一次）动量或变量，我们称之为“起始”范畴。“一”指明事件的起始点和唯一量，起始事件与另一相关事件只有时间的先后关系，没有时间上的同一性。

“一”虽然跟动作或性质状态有密切关系，但它并不是精确指明某一时点、始点、结果点和变化点的，“一”只有起始义，指的是其所附事件的开始。第一，起始事件中动作的开始与该事件的开始不一定同步，如非瞬间动作的开始应早于事件的开始，所有“一”标明的起始事件中动作、行为或变化的始点不会晚于该事件的起始点。后续事件的发生的始点就是起始事件的终点。明白了这一点后，我们就不难理解，用来关联前后事件的词语往往是紧接义的副词“就”或“便”。其次，如果“一”的确指示动作、行为或变化的始点，那么就不可能有“一 $V_1$ 了”（一有了带头的，大伙就跟着干起来了）、“一 $V$ 着”（一想着单身就转着梅龙镇）和“一 $V_1$ 过”（一吃过晚饭就洗澡）。

“一”与“刚”很多情况下不能互换，根本原因是“一”能表唯一量和标明事件的发生（起始点），而“刚”仅表动作的短时段。虽然施关淦（1985）和邢福义（1987）认为“一”是限定“V”的，值得商榷，但他们对“一”表时点已有充分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较多的佐证。

至于完结句中的“一”，也不必看作紧促完整体或实现态，可以看作是起始

范畴在具体语境中的变体，其起始义已经淡化、脱落了，但唯一义的“一”因为其句末的句法位置而具有了特定的语用功能。例如：

(2) 我打开门，见是他，不由得一愣。(陈前瑞、王继红用例)

(3) 得了官就一走。(殷志平用例)

(4) 他忿忿想道：“出了五块钱呢。”就往弹簧太师椅一坐。(殷志平用例)

例(2)(3)(4)中的“一V”都出现在后续(完结)事件中，例(3)(4)的格式“……就……一……”，是“一……就……”格式的倒置，前后事件关系同样紧促。这说明，“一”不可能有起始义了，只剩下动(变)量义，即唯一义。

从语义表达方面说，“一V”一后置，就变成了句子的语义焦点，“V”前的“一”不能隐去，因为它的唯一量(非多量)，有助于刻画人物的形态和性格。例中的“一愣”、“一走”和“一坐”其实是“(一直)愣住了”、“走(离开)了就不回头了”、“一直坐着，不是离开后再坐”的意思。这与“V<sub>1</sub>”前“一”的功能大不一样了。陈前瑞、王继红(2006)认为完结句中的“一V”表示前景性动作，有道理，但他们对此没有做具体的解释。我们用“一”的语义句法功能来解释就比较清楚了。

## 试论补语“透”语义的泛化和虚化及其历时依据

宗守云

南京师范大学

“透”用如补语(用“V/A透”表示)，既可以是结果补语，也可以是程度补语(朱德熙1982，刘月华等2001)。本文拟详细描写“V/A透”格式的语义类型外，指出这些语义类型的内在联系，主要表现为共时范畴中语义的泛化、虚化途径，最后从“V/A透”的历时发展印证其共时语义的泛化和虚化。语言发展总是从实变虚的，程度补语是结果补语虚化来的，“V/A透”越实在，虚化程度越低。“V/A透”最实在的用法是典型的动结式用法。典型的动结式由四个语义要素构成：致事、方式、结果、客体。就“V/A透”而言，“V/A透”的引发者是致事，V/A是方式，“透”是结果，“V/A透”的承受者是客体。

1、“透”表示物体贯通。这是“透”的基本意义，是最典型、最实在的用法。典型的动结式都是两个子事件整合成一个致使事件(施春宏2007，宋文辉2007)，表示致使关系。致事的语义特征为[+主体，+工具]。一般情况下，主体是人，工具是物。V是与客体接触的动作动词。这样的动词有：插，穿，戳，刺等。

2、“透”表示内容洞晓。致事的语义特征为[+主体，-工具]。主体一定是能够思维，能够表达和理解的人。主体有时不在句法层面出现，但可以根据常识推断。V是认知类动词。这些动词都和表达、理解有关。这样的动词有：说，讲，读，悟等。有些动词的常用义并不表示认知，但在格式中表示认知，如“吃透了

内容”等。这一语义泛化的机制是隐喻。

3、“透”表示光线穿过。致事的语义特征是[+光线]。V是表现光线状态的动词，只有“映、照”等少数几个。客体为空间、缝隙和透明物，不具有这些特征的，光线不能穿过。光线穿过和物体贯通有相似性，其语义泛化的机制是隐喻。

4、“透”表示流体渗透。流体包括液体和气体。“V/A透”多反映液体渗透。致事的语义特征是[+流体]。V是表现流体状态的动词，有：湿，溷，浸，泡等。客体为可渗透物。其语义泛化的动因仍然是隐喻。

5、“透”表示达到完全。“透”作为程度补语，首先虚化为表示达到完全。这样的词有：热，凉，白，黄等。“透”的语义由物体贯通虚化为达到完全，其动因既包含了隐喻，也包含了转喻。

6、“透”表示达到极端。有“V透”和“A透”。“V透”虽不是动结式，但也有致事，不过致事在句法语义层面都不重要。V都是表示消极意义的心理动词。这样的动词有：恨，怨，烦，厌烦等。“A透”的致事是不明确的。A都是表示消极意义的形容词。这样的形容词有：暧昧，肮脏，懊丧，悲惨等。“透”的达到极端的语义是从达到完全的语义虚化来的，其虚化动因也包含了隐喻和转喻。

“透”在共时平面的泛化和虚化过程也可以得到语言历时发展证据的支持。我们利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汉籍全文检索系统，北京大学汉语言中心的古代汉语语料库，并结合相关辞书、文献，对包含“透”的历史材料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检索和分析，大致勾勒出了“V/A透”的历史发展过程。一般认为，动结式萌芽于魏晋南北朝而普遍运用于隋唐五代。严格意义的表致使关系的“V透”始见于五代，但仅有一例，而且是在五代词中出现的：看看湿透缕金衣。宋代“V透”的用例也不太多，似只见于禅宗语录和宋词，但基本意义和泛化用法都已出现。元代还未见到“透”用如程度补语的用例。从明代始，“透”可用来表示达到完全和达到极端。这和“V/A透”在共时平面语义的泛化、虚化过程基本一致。